

蒙齋先生文集別錄

酬卷之一

有卷之二

榮卷之三

使卷之四

湯谷十日記

轍加環

編

錄

錄

錄

記

錄

桑名前修遺書

二

秋山文庫

3-3/

7

桑名前修遺書二

蒙齋先生文集別錄

附志 如 乃 子

遺書編纂取極略刊

蒙齋先生文集別錄卷之二

桑名 秋山 斷 校

翻夢編

文化丙寅夏四月望、發家、煙靄蓬勃、行樹滴翠、顧瞻南湖、水如鎔銀、是晴兆也、明神村、在山脊、奧毛二州、以村心爲界、不知者、或以此爲古關址、非也、古道距此東在二里、抵蘆野、壘壁在市東、昔者須藤氏有那須、子孫分爲七族、蘆野氏其一也、抵伊王野、遺墟在村北、壇壝門廡、故迹可辨、伊王野氏亦那須氏族、其國嘗除、臣子流離、多墮編氓、村無釀戶、所賣皆我白河醕、滕伯鵬先余在黑羽、相與登大雄寺後山、所謂那須原、蒼々茫茫、平楚數十里、西南至高原二荒、諸山麓而窮焉、衆水流其間、脈絡分合、東西糾紛、如銀蛇闐然、暮景漸迫、上方昏黑、獨見西山紅雲一縷、殘照未歛、夜歸



逆旅置酒以尋餘興

十六日買舟下那加水間之士人曰是水發源本州西山東南經
常州那加郡而入海水名由是起岸高川低巨石起伏激浪箭奔
舟駕之危甚篙人巧與峽石遊其間爭毫末余乃激昂曰如非見
此可懼則何有此快乎伯鶴曰是可酌也恨無酒耳余曰佳境如
此胡借杜康忽見一山當船頭舟夫曰是烏山城也屋宇鱗次市
鄜擁簇駐船京野烏山在西岸京野在東岸夾水正相對買酒酒味醜惡果不能稱
山水人家比々曝紙關東紙佳處烏山為最抵成田自此以東山
勢與已過者別又有小流旁入以是為毛常界名曰兩國川過此
水流始慢人相慶以忘危岸頭小舍吏人閱船有載米粟詰問其
所由來水府管內常平穀價兩絕糶糴故其嚴如是至青柳渡上
陸便水府北郭

十七日周覽府內城樓隍渠規模宏壯相傳因佐竹氏之舊構中
古大椽平國香亦據此地是日神祖諱辰闔府士庶喧闐

廟庭童卯舞蹈挽所謂屋臺者以巡街坊士人擐甲擁衛神
輿見立原翠軒柴田子統有豪商咸章堂性好古書若遭古帖則
捐重價購藏遂為敗產鬻墨本為業後疾失明不能看字乃摩挲
墨跡以為娛晚遊千波湖湖南有吉田祠扁曰第三宮謂延喜式
所載常州神祠中之第三祠也後世淫邪盛興而正祠寥落今為
表出者亦義公遺政之一斑
十八日發水府數里地平草莽村落稀少北見笠間城樓起樹杪
抵穴戶市鄜雜農屋宇卑矮南曰新坊北曰舊坊侯治所在二坊
間岩間愛宕山石梯三百級甚峻急垂鐵鎖以便攀登祠廟小而
清潔掃除亦至石數百株或蒼或黝為羊為狼為猯為蛇此遊所

經、峯壑明媚，以是山爲第一。又南登男體山，絕頂有城墟，問之士人不知，余好閱古墟，其成於中古者，多據山巔，鎌倉大草紙載，小田氏據男體山，與上杉禪助戰者，豈是墟乎？宿瓦井農家，一家數口，歌且春。

十九日，余志在樺山，盥漱畢而仰望之，翠色如屏，白雲縷々，隨生隨滅，行二里許，始至山脚，每六十步建小石牌，十二牌與溪遇，遇復離者數四，二十牌溪盡矣，溪盡而峻絕殊甚，顧見伯鵠，口如砥，膝、喉成鋸木聲，三十牌爲頂，頂狹而長，若行劍脊者，三百許步，大石倚累，樹根糾纏，小祠叢立，禮階甚厭，下視眞壁，下館小栗諸邑，歷々如盆底物，南阪比登路更峻，如前有晚者，後有推者，一投脚乎此，則不能復中止，直下到一本杉，所謂一本杉，足尾山在南，樺山在北，山脚走來，二山合縫處，足尾祠在山頂，藥王堂在祠南，堂

中鐵屐草履數千雙相枕倚，土人言，患脚疾者，藉禱得驗，寢以是物，又南一里曰峯寺，懸崖百仞，觀音閣架其半腹，俯覽闌干，心悸足酸，自勵踏地板，餘響遙在谷底，宿湯袋，實筑波山脚。

二十日，遵山而南者一里所，鳥道一線，大石森然塞路而不可通者數所，有立者梯而登其上，有覆者穴而出，其下有仄者蝸附而行，其腰稍得平所，伯鵠踞吹煙，余戲曰：是煙焉知不爲山下雲也，而今我叫者亦豈不爲雷霆哉，絕頂雙立如馬耳，西尖名男體，東尖名女體，相傳天地融結初。

諸册託跡斯山，故以名之，觀望之美，二尖大抵相侔，但男體極西北，女體盡東南，世人稱山亦有幸不幸，如筑波，雖不甚高，以特起曠野中，其得名著也，然今一登之，赤城二荒皆可以相掛，而關左八州聚于一矚，乃知名不可虛得，山多老杉，蓋數百年物，道周石

鹹冷女生水、即女男川源、

陽成帝有御製是也、大御堂者在南麓、壯宏煥發、三都之外、寺宇之盛亦所罕觀、綽楔揚扁曰、天地開闢、抵小田、昔小田天庵兵強糧多、兼并數十郡、關東八雄、小田爲魁、後爲佐竹義重所滅、村端一臥石、平滑如砥、義重戰勝、閱首級于此、若有誤踏其上、至今必爲祟、又有古碑一基、字皆泐剝、聞之士人、藤藤房爲僧、匿跡流浪、久住於此而遂死、是其墓也、宿土浦、關東馬市所在有之、土浦爲盛、首夏作市、與羽之馬成群、筑波以東民屋、檐下掛小棚、綽楔、華麗清潔、飾以金銀、曰、患痘之家、設位祭神、如幸患輕、則留以待後、或以假與人、

二十一日、買舟泛霞湖、湖上流承土浦城隍、有橋曰櫻花橋、解纜于此、舟背人家去、兩岸稍廣、蒲蘆繞渚、漁舟泝沿、物象雄麗、抵牛

米、風波打船頭、舟子曰、湖中險惡、莫如於此處、若強東則恐有禍、乃就陸、至余吾、仙臺侯遙管常州一萬石、治所在龍崎、是其支村、路遇少年騎馬者百許人、曰、鄉鄰有祭事、會集三十三村人、名此曰引御事、盛飾鞍韉、競驅健馬、爭殿最、騎法亦巧、馳突回旋、儼然武人、古稱關東出精兵、應信然、大杉祠罹災、土木草創、其神祠常陸坊海尊云、伊勢崎者亦一都會也、有土岐美濃守者、嘗據此地、雄視近郡、於是江戶崎名傳播四方、豪商造醬、味美、以角大爲號、二十二日、過神崎、刀水岐流爲二條、有舊刀新刀之稱、藁葭蒙密、沮洳數里、農民耕耘、皆圩田也、常總二州刀水爲界、刀水天下之大川、堤防決壞、水道屢移、州界亦隨變矣、滑川觀音閣、頗雄傑、所謂坂東三十三所之一、謁成田不動祠、人始未知其靈、優人柏筵首唱葺祠、於是豪商供施相屬、香花日昌、金碧焜耀、人之無知、爭

錐刀之利於人，而弄丘山之費於佛，若使之代其施，豈患其不爲仁人哉。至大須賀，見荒順德，順德曰：今滑川觀音閣，小田天庵所再造，總州本係千葉氏管內，而天庵興土木者，當時兵爭隣邦，相吞苟可得民心者，勉強爲之，小田氏之爲，蓋亦是耳。宿滑川，順德來語，夜五更地震。

二十三日，順德來送，至高岡，井上侯治所，有寺曰眞城院，總州天台教中巨藍也，藏唐善月畫羅漢像十六幀，筆力猷美，具極變化奇品，村々插秧，大抵地阻十里，農器異制，蓋由田有鬆硬燥濕之不同也。至岩崎，有墟曰鳥居侯，不削封時居此，佐原大邑，戶數盈萬，豪富集居，釀戶甚多，釀方倣伊丹池田，是以香味無雙，關東之釀無出其右者，謁香取祠，東州祀典正，且古者莫如本祠及鹿島，雖殿堂碩大，幢影翻天，不以爲醜，祠下雞數十，逐人求食，拋菜餌。

以與之，啄々爭哺，宿津宮，見窪木修默，謀明日舟行。二十四日，舟下刀水，村落据兩岸，田疇在堤外，男女赴業者，以舟爲脚，雖婦人小童皆能操，是水國風土，雨降，臥睡篷底，舟人喚曰：大江來合，俄起觀之，刀水與霞湖合，渺漫無際，謁息栖祠，綽櫂建水面，有二壘，在水底，每海潮盈，流波倒走，水悉爲鹹，獨壘中水不帶鹵氣，名曰忍潮井，又解纜至鹿島，鹿島香取息栖，謂之三社，其形鼎足，舟自香取至息栖，沿也，自息栖至鹿嶋，泝也，所謂潮來當三祠中央，白壁層樓，晶々臨江，皆妓屋，鹿島祠宏壯，勝香取，要石者在祠北，俗傳石根深入，下與地軸連，距鹿嶋二里，曰神戶原，二石佛夾路，是古鹿嶋第一綽櫂所在，故曰神戶，因意伊勢神戶亦太廟第一門，今建桑名者，蓋成於後世也。二十五日，路出汲上村，有寺曰威德院，漁父嘗網得觀音像，以藏

院中、村名因起焉、以網得爲汲上、頗欠的實、俗間命名往々有此類、縱山村、多老樅、土人曰、昔或饗飯於鹿島、神食罷、手插其箸於土、自生枝葉、故其木形狀殊異、村北有稱合戰塚、大小高卑、纍々相列、蓋京觀也、有耕其側、得古兵器、子生村天女廟、池水回環、鯉魚不驚於人、大貫村臨海、大抵漁戶、大洗祠斗出海崖、祠下磯石爭立、風波雪噴、抵祝市、與大湊隔一水、大湊市鄙繁稠、而祝市皆妓樓、近世俚調稱祝市者、此市新腔、

二十六日、大湊有府公別莊、請吏見之、有樓東面、曰寅賓、有堂南面、曰已有、義公所命、樓上之望、海色杳冥、天水無界、凡海之廣莫如我東海、唯西人所謂亞弗利加洲在萬里外耳、村松虛空藏佛像、成於古良工手、稱天下三虛空藏之一、其側有

天照皇廟、亦義公所營、當時天下雖窮壤遐陬、必競趨伊勢歲三

十不詣者幾希矣、經過道途、慣見輕薄、啓遊蕩之心、義公憂之、禁民之赴伊勢、乃作此廟、使之歲時敬瞻、以達其情、宿太田、常州地田畝膏沃、井々相連者、太田側近爲第一、中古佐竹氏創業自是地、

二十七日、登瑞龍山、山勢面東、松栢鬱葱、土白而壇、實土之良、爲府公葬地、龜趺圭頭、碑碣相列、支封之侯亦陪葬焉、問義公墳、展拜致敬、旁有明人朱魯瑛墓、嘗聞其操行之偉、哀其客死、跪以薦溪水祭之、文曰、嗚呼先生、遇中夏之亂、離兮、踏蒼海之茫々、經南國以間關兮、乍入我域、以彷徨、夫省菴之耿介兮、願祿半以充其養、豈有名聲之素慕兮、俄見德輝而煌々、維義公之好學兮、求賢達而遑々、聞先生之盛德兮、驅蒲輪以遙迎、待先生以賓師兮、牽子弟講倫常、嗚呼先生、有恢復中夏之志兮、卒埋客骨於常山之

陽、非先生之忠烈乎、胡使人垂涕以沾裳、雖無酒饌之致、奠兮、聊薦溪流以掛餘芳、尙饗、祭畢去、至石奈阪、石皆白團如卵、村童曰、阪有觀音大士惜石、有持去者必患瘡、午後天陰風冷、時近梅天、故然、

二十八日、遙見手綱城、山小而木茂、女牆隱見、是府老臣中山氏新移太田於斯、土功猶半、赤濱有寺曰願入寺、僧曰辨初修真言教、及遇日蓮、脫然悟入、乃誓營寺一千宇、以報其德、至作此寺、其數乃盈云、抵磯原、見野口一藏、天妃山枕海、大北川衝其西、滙爲潭、漁艇繫焉、我邦海運遇颶風、必祈金比羅神、不知有天妃之靈、獨水府有此祠、由朱魯瑛始、大北川在常州最北、故名、其大云者、非曰其水之大、以大爲最之義、至平瀨、逆旅蒞海起樓、擇其最近海者以投宿、終夜聽潮、

二十九日、訪勿來關址、古道久萌、蹊徑不可辨、荆榛中石祠双立、是爲關址、東帶海、西控山、險且得要、古人相土多得宜、大抵此類、山下有村、曰關田、古置關時、以其租稅供關費、城墟有在關田者、岡田左近居焉、有在土田者、柘原美濃據焉、柘原佐竹氏之長臣、岡田又爲其臣、岩城地、或分爲四郡、或分爲五郡、地志所載不一、岩城一郡名、而并爲數郡稱、蓋以古置岩城國、至今猶襲其稱也、我與郡名無核實、不唯岩城、古以關國爲三十六郡、今爲五十四郡者、不復知起何時、而其五十四郡互有挂漏、無一定之說、湯長谷、內藤侯治焉、市弗盈百戶、小邑也、湯本村、生溫泉、人家開槽以待浴客、其民非農非商、多游惰浮食之徒、村西山曰湯山、有石形類篋、篋者三、是古所謂三箱山、溫泉即三箱御湯也、備夫郡亦有湯泉稱鯖湖者、邦言三箱鯖湖相近、故土人主張、各以其地爲古

所稱湯泉、平城有板橋、長六十丈、橋下無水、地稍窪耳、若一日有雨、四山溪水乍集、行旅不通、故架之、有德尼者造之、故名曰尼子橋、德尼、藤原秀衡之姊妹、嫁于岩城、懷平泉不能忘、更命所居地曰平曰泉、其平云者、今城治所在、泉云者、或以爲今本多侯所治之泉是也、或以爲平城西有白水村、是古泉地、後分其字爲白水二字、岩城地每五里建八幡祠、官皆置祀田、所謂御朱印地、俗謂之五里八幡、宿石川翁家、

三十日、雨降、石川翁燙酒烹魚、自房州至奧州、地濱東海者三百餘里、魚美皆不及岩城、

五月朔、登赤井山、道過善昌寺、內藤侯嘗治本城、有美政、口碑所傳、班々可聞、寺藏侯像、恨出於拙手、面貌庸劣、無生氣、至猪鼻、石川翁贈酒、蓋家釀也、山上老杉鬱茂、寺藏杉中、杉大者二株、在寺

前、曰老爺老婆、蓋言一山中杉之父母也、藥王堂、制度闕偉、鐘樓門廡、與此相稱、寺僧導至觀燈臺、夜方冥昧、現出龍燈、始二三炷耳、炯々明滅、乍增乍減、遂至四五十炷、稍々近山、其狀如人暗中衝煙管徐行、僧曰、是火生海、逐溪漸泝、四更始達山、達輒挂于堂上杉枝、名其杉曰龍燈杉、余有嘗聞龍燈說、或曰山有水精、遠火必朝、其或然乎、入寺見其扁曰水精山、與或說符、然聖人於易曰、澤中有火、革、又峨眉聖燈、古人所記、不一而足、造化伎倆、固非人知所能窮、余四更未睡、伯鵠鼻息、

二日、溪行無奇、宿三阪、岩城地至此而盡、本村地勢向西、似宜屬石川田村等、而猶隸岩城者、水生本村、各注東西、蓋因水分郡界也、

三日、路復在溪間、多歷村落、登八阪、始見鄉山、過前田川村、宿遠

藤氏熊川遠堂遠山如畫此家不唯豪於財雖山水亦富夜供家醞甘美如蜜

四日伯鵠過菅川余直走觀石川瀑々勢倍常濁波滔々因昨夜雨原野中有稱長者館牆壁塌壞遺趾四圍意規摹壯大不翅村豪之居今人以古稱長者者為富豪之號或曰郡縣正長之稱哺時還入城余每往來武城路上遙見筑波煙鬟玉立秀色襲人登陟之念時々發夢寐今方得酬遂記是游名以酬夢云

蒙齋先生文集別錄卷之二

桑名 秋山 斷 校

有方錄

寬政八年夏五月予在昌平學受業于林公門我公遣谷文晁西上京畿訪古器遺物因命予曰汝亦欲往乎乃應行之也予退謀栗山先生先生曰諸生業須通古處今非讀書則不通古非游都邑周覽風俗山水則不能處今而知務於是遂與文晁俱游京畿欲更獨極西南州公即賜黃金若干十星曰遐邇久暫惟汝所欲以益其所學也費用所不足即有司而取之五月廿八日夙抵文晁家喜多子慎奴安平從發佐士禮犬子繩安公綽錢予至飛鳥山下酒樓傾杯決去及板橋北村某尾池某

等亦辭、送者既盡、往者志專、時方梅節、其多雨雖當然、首途先遇
泥濘深滑、意頗阻、濟戶田川、一名荒川、雲霧間、遠山微露、日脚
垂數十里外、小憩蔭驛、或說秩父山澤民有壽至一百七歲、猶健、
期能汲炊、府召見賜錢物、其子歲七十九、扶掖至、育子孫幾及
百口、文晁子慎從間道走岩槻、寧親、予宿大宮驛、有水川祠、延喜
中擇天下神祠以爲官祠、祀典預焉、延喜式載之、今求之州郡、其
傳之正者不多得、而是乃儼然營造、亦稱大宮之名、

廿九日、上尾驛、與文晁子慎合、日華破雲、炎輝射人、暑殊甚、遇楮
桐林、葉翠濯々、風鳴如雨、乃謂他日我當書齋植桐、記今日首途
之壯、鴻巢驛、旁近村落、每旬以四九日會市、適值其日、家悉排館、
布帛綿絲、茶蔬菜實、倚累層沓、喧闐街買、有寺曰勝願寺、門揭下
馬牌、關東淨土教十八檀林之一、自發江戶地平、村墟相屬、禾黍

布田、桑柘接陰、然爲薪蒸被斧斤、希有大木、無復丘阜、可登陟、騁
望、大間村、福嶋、孝作知讀書、與文晁有舊、訪而宿、手畫方圓曲直、
呢々譚古今郡縣建置沿革、地勢險易、所著有武藏志、猶稿、
六月一日、孝作導至糖田村、村隸足立郡、昔鎌府時、以封藤九郎
盛長、放光寺門側小宇曰藤九郎堂、茅覆柴扃、肖像古蒼、僧服合
爪、雉髮眇目、骨相頗奇、中古人士老則入佛、盛長亦然乎、其眇目
無所聞耳、箕田八幡祠、老樹繚繞、有碑、畧曰、源將軍經基、射藝絕
倫、嘗試弓力、射竹貫之、竹叢在道周、爲古遺種、源氏諸將大底善
射、蓋傳自經基、經基以右大臣藤能有之女甥、並傳射御秘訣、不
惜、渡邊綱、爲攝津之人、或又爲此鄉人、忍城一名行田、四方平疇、
地非據高、深泥扶路、城以是爲險、成田氏數世治是、每困敵兵、是
日執政吉田侯自日光還、江戶路、逕此地、道路修潔、驛站肅整、吏

目夫馬紛集奔走利根水南岸置關誰可行旅關吏則忍侯臣屬水發源上州利根鄉東南流關東地曠平故水渺漫無險漕運有便其利蒼生廣武藏上野以中流爲界兩岸堤防特嚴若決洑則國界爲之伸縮宿館林相傳赤井法連初在青柳城欲收築之見童豎捕狐欲殺濟而放之老狐來謝曰曩僕兒危若非大人仁慈殆不免也願報大恩以要地乃導至今府城以其尾刷地如成綿絕者然及城成一合其規模後又遇寇至則驚濤隨作利害所在使不得伺因名之曰尾曳城又一名曰霞城

二日謁茂林寺寺昔有老僧掌庖厨其名守鶴不知何鄉人又不知何時入寺來常以一大鼎烹茶道衆盡日啜飲而不涸人少怪之後或窺其在閑室假睡舉體皆毛老狸也寺不復用其鼎寶藏至今名分服茶釜童謠曰分服茶釜兮頓茁毛髮毛髮弗妨

兮剝去淨潔以傳此事遠延四方野田村南一水亂流岸頭建一木標以表上下毛州界大路一條自西亘東曰禮幣使道每年首夏勅奠幣於日光

天使由此度小生川田悉栽桑自此西北數郡地皆帶山風氣不漏泄俗勉業精蠶桑織造或富致巨萬足利有學校舊址小野篁爲守創造今唯存聖廟門廡耳庖厨以下爲浮屠所據春秋之薦俎豆之實皆其手而不過蔬筭之物也爲之大息然皇化隆盛日人文具備學校之設所在有之亦今泯然無聞而此學適在世人之美而稱之亦宜矣書庫嘗遭火焚蕩惜古書注解有世不傳物存焉但宋板十三經零本僅存每卷末必書文明某年某月上杉安房守憲實寄附山井貞物觀等以當時流行本校

合同異、簽題曰七經孟子校文、清人船歸、大奇珍、於唐山復刻、孔子及十哲像、亦後世所置、孔子所冠似綸巾、手狀如有所把持、今失其物、好事者爲說曰、是非聖人、必諸葛武侯、然無確證耳、鑿阿寺在廟西隣、足利氏爲先祖造立、修冥福、堂宇壯大、勝於聖廟可幾層、

三日、宿齋沐浴、謁聖廟、辭去、良介鷹巢、大野諸山、起伏絡繹于足利之北、北高南低、特出在上者曰行道山、自發江戶當良維屬目者是也、井川世貢嘗曰、新田足利爲地、以山擁其背、以野豁其懷、東南清淑之氣、吸而不吐、鬱勃停蓄、生英雄、今來觀其地、信不我欺也、足利西有渡瀨水、即小生川上流、亦以爲國界、古松鬱蔥、山不甚高、表々數十里、謂之金山、殘礎遺砌、橫瀨氏世守、今爲墟矣、有燒米石、蓋舊立倉儲之所、經兵燹而化、山木不承斧斤、非以城

墟、而以有大行院也、則爲

府朝初祖德川義季君創、銅瓦朱楹、殿宇巖然、其人雖僧形、氣習如官吏、動以法律周旋、金山產香菌、寺採以致、江戶、筐篋所至、道路避人、其嚴類菟道茶壺、脇屋村、有觀音堂、秩父三十三所之一、觀世音以三十三所相爲聯屬、遍瞻禮之、喚曰巡禮、巡禮有西國、有秩父、有坂東、木票書鄉貫姓名、每堂納之、名曰打札、路取便利、縱橫經直、不必緣觀音定番之次、堂側老樅一株、拂雲、下有源義助墓、碑唯雕姓名耳、義助歿於豫州、其墓在此、以其食邑於是也、傍近村落、有大嶋、岩松、鳥山、篠塚等、源義貞起兵時、攀附羽翼者、與此村落同姓氏、多皆出於此、自古豪傑、以類相應、大率如是也、四日、有寺曰大通寺、由良播磨守所創、營有古松一株、謂之加冠松、源義貞始加元服日、手植此樹、遺愛所存、紀以命松、世良田村、

有神祖廟、以方修葺、固扇外門、不可窺見、比日暑雨、青蚬盤人、毒如
蠶、驛馬駿怒、步趨不常、不可騎乘、宿高崎、屋皆板覆、鎮壓以石、
防颺風飄散、

五日、妙義峯在數里外、畧見奇絕狀、奴安平稱其奇、心身先脚已
飛、以時當梅節、陰晴乍變、山巒隱見、快悶交至、及已近山、雲霧全
消、日華方午、巖巖崱嶸、直上造天、巨石傾側、欲墜不墜、如有鬼物
維之、下入林樾、人家夾路、或逆旅、或酒肉舖、待瞻禮者爲生、妙見
祠在山半腹、宏崇華潔、金碧焜耀、都下廟祠不能過焉、樓門內多
鬻弓矢小樣、瞻禮者必取以爲幣、下山沿溪、石巖奇秀、數里不斷、
或如人起行、或如拍肩而隨、或如蹲蟾蜍、或如怒猊、或如碑碣、或
如磬者俯而求杖、又有列壁中竅穴、熒々如星斗、麗天者、士人稱

是昔百合若麻呂自試弓力、其強破石、箭孔如此、是其道上所觀
耳、若登陟其間、東搜西索、雖亘旬積月、猶不能究其形狀之細、又
行數里、山勢增東、無他徑可由、關門據其險、安中侯遣吏視之、橫
川關是也、天正中、有大道寺某、穿溝渠以禦前田利家之所、左右
崖谷、雲霧填埋、不見其底、地非不險、然當其時、豐公傾天下兵以
東行、欲恃尋常溝瀆以拒旗幟之所、斥、宜致敗、取笑于世、宿坂
本驛、在碓冰東麓、自是以西、接木曾、大率多山行、過六七日程、
可始達美濃、

六日、文晁早起云、碓冰在咫尺、登之、妙義衆峰簇々萃于目下、復
與昨日觀異、乃不覺鼓勇以上、畧極其頂、宿雲半解、遠望纔通、蒼
々茫茫、不辨際涯所在、古昔日本武尊東顧思、配偶、蓋是處也、俄
頃雲霧大合、咫尺不可望、嵐氣結如雨、滴々降、樹杪、昔有定光者、

隱伏此處時出行剽及遇源賴光校武藝服之約以爲臣即以確
冰爲姓路右石磴數十級上之有熊野權現祠是爲信濃上野界
山樹悉枯無皮與枝生物有草耳沙土如寒灰遇雨不黏起天明
中淺間岳噴火煙焰漲天或飛石爆裂相擊于空中碎屑紛々落
燼石熬沙木爲之髡山爲之帖掘取沙礫七八尺許眞土始見此
時災及坂東最甚山岳震動川澤決決集入利根一川是以利根
所逕不問城邑田里衝突一刷遠拋之東海而究焉予嘗聞之今
視之於此猶足寒膽予問淺間所在文晁指曰如臥罔不斬者是
其大麓而巔則入雲如晴則不遠顏咫尺時々顧望却行竟不見
之鹽灘驛有川此流所謂筑摩川間甲越虎爭之地在下流十餘
里以道里稍遠不到宿八幡驛主人曰甲信間村落舊壘遺隍無
處無之自武田信玄起順者并之逆者亡之卒皆旣爲墟也安平

疾不得寢五更吐瀉并至蓋中暑也

七日安平瘡馮中方發抵望月驛有故墟甲將山城守嘗居焉驛
古出良馬和歌所謂望月駒蓋言產此者信濃於今爲生馬國大
底天下非多山澤國不產牛馬故如五畿東海西海道山野壅辟
無菱牧之閑地牛馬不出也然今驛蓄牡馬而不養牝馬行李頻
繁馱送難給嫌牝馬力劣旁近村里仍蓄牝產馬宿和田左右山
高人家道路如在溝渠陰雲出岫日暮驟雨夜涼無蚊不用襯
八日上和田山天下稱信中多險艱和田山最險而長踰山六里
而得達諏訪驛馴昇丁尤苦此日雨後路滑沙礫嘯鞋屢易鞋半
腹以上雲霾殊甚微沫襯衣襟鬚眉變白予爲臚曰馬氏五良誰
辨其最好子慎又曰人悉是雲間陸子龍撫掌大笑漸至絕頂有
愆亭雖健丈夫罕不息於是至孱弱則往々委頓不能起下山風

回雨欄、飛揚雨衣、嵐氣切肌膚、口銜金丹、歷之、至諏訪、日高、猶可得往、而前途有鹽尻、山路復險峻、故止而宿焉、湯泉生驛中、有三眼、每眼開浴槽、諏訪祠、在驛南北兩端、春祀南祠、秋祀北祠、其西則鷺湖、渺漫、波碧、粲白、陰晴變化、視之湖上、最奇、湖側高島、城樓、粉壁、浮動、委波、冬寒、則湖凍、腹堅、牛馬、逐水上、則徑、其欲先渡、有狐、必聲渡、春水將陷、狐復鳴渡、蓋狐多疑、結凝融解、能伏聽、水不誤、人因爲候、驛有巨葦者、善而蒲荷、訪之不在、子右順荷留、供饌、羹、味佳、湖中所捕、

九日、鹽尻山、自湖北登、回顧鷺湖、浮雲破綻、漏泄日氣、淡碧深綠、浮白沈紅、水天各自成幾樣、穀文、文晁倒載、寫小景、湖南一方山低而遠、晴日則富岳、自其處露出、人往東海道者、皆見其面、往木曾者、獨於此阪得視其背、是以人時奇賞也、此日不見、梅天多陰、

時恐特

客途失名山、雖是其常、可恨、洗馬驛、是爲木曾谷口、溪流活々、爲犀川、兩岸薄立、水齧南岸、則取道北崖、迫北崖、則復道南岸、道與水相左右、洗馬語聲與狹通、蓋變字名地也、往々見飛泉、洒落可愛觀、由比日霖潦、平生或不然、王摩詰謂山中一夜雨、樹表百重泉、光景想似此、宿棟井驛、

十日、鳥居山、谿間二水互發、東流者、犀川之上源、西流、則木曾之濫觴也、自此西已、謝犀川、復與木曾水相遵、得德恩寺、聞藏源義仲畫像、請見之、不許、距寺一里許、有墟、爲義仲之所據、福嶋於木曾、山深谷奧、路隘而水勢猛、山村氏爲源義仲裔、世居此地、得封於官、奉命於尾侯、古所謂附庸者似也、置關視出入地勢得宜、如岨此爲戍、雖衆不足、懼、以檜作笠、市多賣之、駒岳、巍々立雲表、今方仲夏、猶見雪斑、三冬雪中者、望之則形狀更奇、殆如白馬俯

稊因得名焉。往木曾者，從山東轉遶其地，遂又出其西，故數日猶在其山脚，入蜀者所謂三朝三暮黃牛如一者，其或有肖乎御嶽在西北，崇高入霄漢，與駒岳相抗，其陰則爲飛彈國，其衆水來注焉。木曾水始大，沓掛以西，溪石特怪，石立則衝而繞之，偃則烈而墮之，斜且平，則走且急之，水本無形，依石生變，所謂棧道亦在斯地，嚮者尾侯仁於行旅，大作徒役，壘石水底，上陞岸腹，遂齊路面，留架棧少許，以存遺蹤，因無復昔時險阨之虞。山榴花盛開，點綴于石間，亦奇。宿上松驛，逆旅婦見人，執衣挽留，可厭。十一日，寢醒村中，入華表，構院俯溪，一道人守之，溪中一巨石，出水數尺，上廣平，可坐百人，名曰寢醒牀，牀與岸東，相爲陝隘，蹙則激，伸則漫，水之性然，是以湍悍殊甚，相傳浦島子釣魚於此，夢騎神龜遊水府，龜化爲美人，留浦島子爲婦，極富貴樂，及夢覺，過數

世，因是名寢醒，世相傳，有浦島子傳云，丹後國人，其事在雄略帝時，然其所述，與隋唐小說相似，近出於風流才子虛架托寓乎，一觀七錢道人，以是爲利，以蕎麥造麩絲，頗有佳名，蕎麥喜生寒冷地，味亦美，天下嘗不知食蕎麥，信人始飯食之，於今嗜而飲之，比膏粱之甘，天下徧矣。至御殿村，始與木曾川離，淙々聲斷於耳，有園原先生者，墓其碑陰云，先生御殿神祠官，好學耽古，著木曾古道志，以奉尾公，其子孫在村中，訪問其書，無有，曰，先生在時，恐其書流傳，使世知其要，書則不秘也，乃不存稿，我服其用心之縝密，上馬籠山，有瀑雙瀉，名曰雌雄瀑，木曾爲地，山高而重，水往其間，地可耕者甚鮮，道路脩治，橋梁完繕，畧無虛歲，是以租稅入費且盡焉，其利獨在山木，檜栢杉樅，蒙峰豆谷，斧斤斬之，船筏浮之，不數日達尾州，天下言材良者，以木曾爲最，宿落合。

十二日、下阪十餘里、阪究有川、日落合、謂二水來合處曰落合、美濃信濃以斯水爲界、人言信濃國地最高乎諸國、今以下阪遠、信其言不欺、陰霖數日、收麥生耳、白杵空不椿、民有怨嗟聲、中津川驛、山川溫藉、市鄴頗富、屋宇茅覆、氣蒙酷似吾白河、有禰津甚平是行碑、所謂五輪塔、文字漫漶不可讀、是行事錄府、封信濃松代、桔梗原有怪禽、利嘴銳距、輒傷害人物、人懼羽翮健、名曰八重羽神雉、是行千金購鷹、使之搏擊、神雉與鬪、毛雨翎風、冲天數日、頭尾輪轉、卒墜相死于大井驛三里所、有寺曰長國寺、藏是行牌子、及馬銜鞍具、古朴堅牢無飾、過十三山、盤陀屈曲、道路多山、則往往以十三或二十三解之、不必爲實數、非限此地也、有西尾喜太郎墟、據其最高處、亦不知其居此在何時、與亡如何也、土岐盛時全濃爲其有、或亦在其時乎、宿大湫、

十三日、復與木曾水遇、經雨流急、船不得載馬、買小艇以濟、其深廣如江河、不復木曾中峻激澹澹者、水外得山、峭直舉聳、石皆含光潤、草木如梳、石根入水、布成淵底、又往々露頭于水面、如水獸抗角、如鯨鯢現鱗、一紆一直、清鮮之狀盈掬、數按轡隘視、恨不竟日於此久之、然後去、水外山盡矣、而讓奇於水內、木石明媚、彼此殆似、忽覩老樹數十株、檀欒翳曠、支徑入其下、訝然崑洞、可展布十餘席、中安觀音大士像、石罅滴水、水下清冷透骨、予生一閑思、謂剪除榛莽、撤去掩翳、却退數百步、水上浮舟以望之、則其奇有更加焉、下乙阪、日已西沒、天際見樓櫺層出、粉壁帶日彩、縹渺如雲、即犬山城也、隔木曾水、地皆屬尾州、村步如見甘瓜、濃瓜則天下名品、其名眞桑者、或說本邦古無有瓜、天正中、兵討朝鮮、持其種還、栽濃州眞桑者尤美、宿鵜沼、陵霄華盛開、

十四日、丘垤累々、東西相對、謂之旌旗堆、大澤氏與織田信長戰敗焉、其時樹旌旗布陳、是其跡、大澤氏墟、距此東一里所、傍近山無事、樹木、岐阜一山、老樹鬱鬱、如屯雲積氣、近之、斷崖千仞、攀折甚難、壯哉、織田氏舉也、猶齋藤道三、據此城、雄視天下、古所謂稻葉山是也、信長依齋藤氏舊構、增葺營繕、更名岐阜、特欲以雅馴也、雖然有志并天下、特區々險阻、嘗見參遠創業之地、未有據高山崇嶺爲城堡、是豈神算規摹之所自異也哉、濟飛彈川、水源發飛彈山中、故名焉、下此則改名墨股、墨讀如素、水至墨股、又蓋大、非用舟楫不可濟、天正中、黑田長政騎渡趨瀨、其膽壯可畏、東岸有古柳樹、長政渡時、援攀上岸、土人於今謂官兵衛柳、官兵衛者、長政表德、其柳六七年前就枯、小堂有佛像一軀、曰瀨踏地藏、相傳地藏佛化童導渡長政、謂先渡以量深淺曰瀨踏、又得久米川、

其大劣於墨股、西岸巨柳翳路、群鳥哇々、定巢枝榭、糞澆染草木、腥風逆鼻、所謂草腥鷗鷺宿、即似是、樹外堤坊虹臥、數里不斷、若夏水怒漲、堤身一決、水浸大垣城、郊野悉爲沙泥、壓斗斛之不收、是以大垣城秋冬際起、徒役、苟有缺壞、竹落土豚、嚴脩修築、大垣鄙多罌紙、濃紙、天下絕品、石田三成作亂、以大垣其爲封地、據是爲巢穴、

神祖駐軍垂井、有人薦柿實拳大者、神祖手握之曰、大柿既入我手、三軍皆賀、柿垣聲同、故道之祝衆、投宿渡邊順菴、谷春騰來見、十五日、順菴春騰送至垂井驛、有古井、其水甘、雖遇大旱、未嘗乾、居民汲炊取足、故舊名之曰足井、垂足語聲相近、故變、關原驛北、慶長中伐西兵破之、數十萬性命墜之、英武戡定、大受天命、營

壘蹤跡、一々可指點、是日風雨慘憺、燐火鬼哭、彷彿欲觸耳耳、番
 場驛、樞泉生山脚、至清可鑑毛髮、相傳驛南數里山有養老瀑、落
 地滲枯潛伏、至此復發、未知其果信否、以此泉瀉麩絲、強之冷如
 熨齒、道右數里得山、曰居吹、方言蓬未制為艾者曰居吹、取是山
 蓬蒿製艾、極利於病、村市賣陳艾、然艾之名品、產下毛州者為是、
 以其地同名、而今襲取之、以在中土、其之見傳多於下毛州云、近
 江美濃界曰癡語村、東隣屬美濃、西家則隸近江、所隔一墻壁耳、
 是以二州人可臥枕相語、因取為名、得磨鍼山、喬松夾路、石被紋
 苔、起伏草間、未知其絕頂為有奇觀、而先覺其秀麗、不為凡境、及
 至其登窮山巔、眼界濶達、琵琶一湖可俯而掬之、湖周回百餘里、
 水白山青、民家漁舟、城壘邑里、遠近錯落、稀密映發、可謂難為思
 也、嘗耳竹生島最奇、諦視湖面、宛然鏡中一點、大抵范文正公岳

陽記、似為此地作、劉禹錫所謂遙望洞庭山翠色、白銀盤裡一青
 螺者、亦類為竹生寫景、本邦播紳今古作者不乏、為是湖以國
 字作和歌文章、一誦之、使山川發響、其復何計、唯以文異體、今不
 道之、又謂畫工之為圖、大率皆美過其實、於琵琶湖、我嘗多觀其
 畫、悉不能當今日景象之半、兩畔人家、結構頗大、左者曰望湖亭、
 尤宜觀望、屏風題詩、韓人作、格調平穩、無甚奇骨、不敵江山之傲
 儼、山下岐路、右為北國道、彥根城隱映湖天、宿高宮、
 十六日、越智川水小、晴日東楚且不流、若南風俄至、則暴漲病濟、
 是以諸侯東觀西就、使步戶守渡口、視其無悞、過此而相賀、昔此
 國有江南江北之稱、京極六角二族、恃兵爭強、以越智為小鴻溝、
 驟雨滂沱、雨衣箬笠、觀蓮於田中村、池廣僅十餘畝、生葉田田、今
 歲淫霖花遲、村長家篋藏舊花、就見有一莖著六七花、不唯並蒂

品字、古昔中條姬采藕絲織曼多羅、是其遺生、於是此遺無藕絲、今猶然、距田中一里餘、石壁四周、匝以隄渠、如隄壘、大君朝

京師、爲頓駐所、嘗命彥根侯、一夕而築焉、八幡安土遺墟、距此不遠、山高湖濼、田沃民富、陸運水漕、控制諸國、實霸圖所存、明智氏謀篡弑、焚毀自盡、人不復眷顧、好善惡惡之情、豈其及山河乎、宿守山、

十七日、過山田村、訪木內石亭、近年好石、效米家癖者多、石亭其巨擘、出見數千顆、皆巾裹匣藏、拂拭生光澤、其所藏之富、非歷三四日、則不能徧觀、自戲曰、本邦自古未聞有多集奇石、是非無奇石也、無能好奇石而知者、造化生物、必已不孤矣、苟生斯物、則亦生好之之人、其自負如此、蓄雲根志以傳世、琵琶湖中有佳蘗、俗

謂源五郎、鮒、畫師、養供、辭去、拋舟于湖、沿岸南行、兼葭擊船腹、所謂八勝、隨出、隨移、奇觀也、至膳所城上陸、始志期上石山、日傾路遠、乃直走官道、謁木曾義仲墓、夕樹義仲寺中、蓋寺後人爲墓造焉、又有詞人芭蕉墓、芭蕉生時無所言、及沒後、笈中出系譜一卷、云、其系出義仲、因葬於此、義仲戰敗於宇治、欲退與今井兼平同生死、兼平戰於瀬田、亦敗、值義仲而殿、義仲中流矢沒、兼平聞之、即口銜劍鋒、墮馬自貫死、忠壯凜然、使人感泣、若陪葬其主側、墳墓與存、忠義之鬼必怡於地下、慮不及此、徒使詞人輩墓同兆域而駢立、以見土人之不好義乎、初更始入京師、
十八日、入松山侯邸、主金子仙左衛門、邸在三條高倉、仙左衛門雖陪臣、能道朝章故實、又好談論、諄々至夜分、
十九日、訪橋本肥後守、奉稻荷祠官、又帶朝官、學明典故、且其

人健步、聞有古器書畫類、不避寒暑風雨、不遠數十里、尋訪探索、必獲而還、號曰鐵足軒、蓋非足也、心所好也、京師人多好逐銅臭、此人甚廉、真卒不修邊幅、

二十日、見藤叔藏、藏古圖畫、又多蓄錦綉古異、皆大方寸許、帖而糊之、其人好奇務求異于人、尤不好浮圖、號曰無仰齋、

二十一日、

二十二日、訪若槻毅齋、性沈靜、講求經書、通山崎家說、賴霞崖每推爲畏友、家在正護院、森遠望比叡山、近接加茂水、田園繞戶、窓其居與人物稱、人言飲加茂水三日、使腠理緻實、筋骨清通、見山本中郎北尾春徹、

二十三日、大德寺曝書畫器械、堂室所至、重沓展列、中有趙子昂書字、曰、染雲爲柳葉、剪冰作梨花、不是東風巧、何緣有歲華、其字

掌大、筆法猷美、蓋絕品、大抵京師古剎、所藏咸富、暑月曝之、平生深秘不敢出者、其時得寓目、文晁西上、職爲是故也、歸次過飲原子重、書買持來皮日休聖廟碑墨本、亦佳品、

二十四日、謁北野菅公廟、遂出外郭、經小室、右入山間、樹林莽叢、奇石側立、溪水來澗、與人左右、每跨以約略、旣而二路雙引、左者爲高尾、右則爲梅尾、梅尾即高山寺所在、本邦始得茶種、先植梅尾、後移宇治、寺有鳥羽僧正畫三卷、晚近學鳥羽畫法、成鄙俗戲筆、是末流之弊、如此卷、筆路縱橫、風韻溢紙、作蝦蟇嫁娶圖、亦秘不容易爲人發厨、文晁致上野凌雲院書以介之、是以得見之、下寺轉至槇尾高尾、以觀山水、高尾鐘銘有三絕稱、上樓弄觀、真偉物、楓樹蔭徑掩溪、當隈隩地、窈窕深靄、夏時故然、至于秋霜、紅黃相錯、觀楓之勝、四方傳稱、可以想也、

二十五日拜見

禁門不雕不採，剗削木素，墻壁黃土塗之，白堊爲界五條，吾徒賤人制不得出入，或假託名目，被官衣帽，得出入宮掖，窺視之，我不欲爲之，凡京自大內至民庶屋，以天明八年春正月晦遇災，於今近十歲，竊聞燒前宮殿，規模因循，或失典故，有從臆度，更造之日，嚴命群工，考古徵今，百度完備，時我公與大政，掌新宮室，西入京師，騶從寡約，車馬儉素，從前執政之行官，無如是者，然朝天之儀，恭敬發中，進止合禮，松山侯公兄前朝京師，衣冠車輿，一法前古，無所苟爲者，故京師俗雖好議評，於二侯則每稱曰白河威儀，松山故實，美其所希見也，宮室雖已成，民庶猶多未作家，每街衢必存閑地，其年災自定鼎平安

後莫暴焉，於今民猶言之，聳息夜與子慎至下鴨，逐風涼於糺，游人雜選，謁鳴祠者，傍午咽路，腰刀遮攔，憩亭於水上，樹柱葦箔，四圍，煮茶待人，床下清淺，水聲洗暑，京師暑月，以四條河壩及糺爲納涼地。

二十六日訪福井嚴助，同族隆助，主一耶父子，以醫顯名，府朝聘舉，治功每多，主一耶嘗意石膏必治癆瘵，然以不經見而不驗之他人，後自病，喜曰：是可以試也，乃煎服數十日，雖無得效，不敢自疑，乃曰：苟非服而至死，則不足徵其無功也，及臨死，投七日果無治也，其自信如此，又見皆川漪園，以儒鳴世，當時推爲耆宿，其學該博，至稗官小說道釋書，莫不盡讀，讀必有成說，曰：我之學問猶莫斯科未亞，近世傳言西洋莫斯科未亞，有一婦人稱帝，方併邦國，既及數十，拓地不休，漪園蓋以譬其注經釋史及子及仙釋。

其不可中止、又見佐野少進、寡言沈靜、善通三禮、記性極厚、人或問阿州城上有樹凡幾株、少進對曰、松幾本、柏幾本、樅幾本、一々舉其數以不差、一見不忘、大概如此、
二十七日、謁西依成齋、年方九十五、猶踴躍、喜對人談、古今得失、又健飯、一食或盡、鷄鳴一匹、梁上橫眉尖刀重數十斤者、每日萬一有事、我欲擁此刀以護衛、
禁闈、雖萬夫必辟易不進、氣概老猶壯、學承山崎關齋統、筆法古蒼、爲予作二紙、視知足院曝書、又至方廣寺、觀明朝人衣服器玩、又有豐公所御飲食什器、刻鏤金玉、貼桐葉華、渾堅牢實、不似近日唯喜觀美、其質麗鬆、廬舍那佛像、大數十丈、堂庇之、其崇高可知、世稱曰大佛、則非此像、在寧京者、除二疆外、無可比者、豐氏所造、大抵足以駭人、

二十八日、日暎發京師、與文晁子慎別、獨身齋地圖一面、墨斗、詩文稿、四本、雨衣、袂服、各一、以黃袱韜裹自昇、抵伏見、人煙繁稠、以近京師、風氣頗似、昔時豐臣氏、或浪華、或此城、往來相居、其墟在市東山上、犁爲麥田、諸侯邸宅跡、植小木標、書曰某々邸跡、蓋土俗所爲耳、然可知者少々、而不可知者已多、慶長五年役、鳥居元忠、松平家忠、內藤家長、松平近政等、爲
神祖留守、及城陷、以身殉之、壯矣哉、買舟且飯於木津屋、二更舟發、舟不點燈、終夜昏黑、惟聞艣聲、已履聲、恐然于大衢、舟子曰舟過澗城、今在橋下、又聞水聲、淙々、曰、此城無井、挽水城外、所謂水車、因意國家廢圯、伏見城、慮京師屏蔽單薄、乃特命我先公起役、築此城、賜黃金若干、伏見城退村數百棍、其經營相度出、我

先公或言謀之小幡景憲至其水車機巧之工天下盛稱無賴子同舟終夜喧嘩五更就睡

二十九日舟子喚曰浪華城已在前起有揭篷窺見樓櫓數十羅列於女堞上朝霞映發蜃壁爛然無有定彩宛如天上樓臺嗚呼盛哉豐臣氏以是爲金城湯池萬世無虞國家一加兵十萬強兵無所用其守敗衄受誅誰謂非天授乎不然則固非人力可以攻也兩岸植木綿花以桔槔汲取澗水且暮灌漑又率百丈上挽路或七八人或八九人以爲一隊前人俯地後人俯前人至天滿橋下上岸投山片某又轉過懷德堂見竹山翁及二子午後游住吉土人以是日祭祀便有拳力者負燈竿女高二三丈許樹木爲二層或三層下層連點燈籠四五十圓中層滅其數三分之一上層又如之童男女邪許從之聞其祭天滿宮群舟燒燈炬煌々如晝

浪華俗尙氣豪是以每遇祭祀相夸以燈乎住吉祠宇罹災土木假構募緣四方欲以興造復舊以其名神致財不尙榜書姓名贊數揭之和歌者流所謂岸上稚松今有拂雲之勢其方已歷幾世之歎猶將催之但謂之岸上則不然去水涯在一里餘蓋泥沙歲集民開墾之濱海諸州如是者所在有之不足怪
七月一日出帛篠田孝藏喪其怙爲尾藤先生賴霞崖之嶽丈路次見濱田希庵其人年未及而立夙成聲譽醫爲本業旁巧書畫又訪僧大惠於逆旅
二日竹山翁以史學自負選逸史方成矣請讀之文章雅健取捨有權自古史書無此撰濱田希庵拉余訪藁葭堂主人頃年風流好奇稍々而出集古書畫品器械服玩經此人鑑定而價相增
三日此日炎熱時甚日映驟雨傾盆氣息始甦竹山翁聽諸生講

孟子、余在旁聞之、
四日、竹山翁講說論語、士商雜然來聽、浪華舊無書院設、官賜宅地一區、營懷德堂、是以稍有向學者、爾來數十年矣、
五日、見商賈集渡邊橋、交易五穀、人衆如雲、彼此相分、或隱語、或正言、喃喃々、約言定而散焉、有人經紀之、視其價直甚上而欲病、相結而不可解、則大澆斗水、如急風驟雨、人乃散而復集、更端而鬻買之、名曰相塲、相塲邦言也、謂一定物價之上下也、天下穀價、大抵因此相塲、而貴賤同異相移、是蓋那國之大權、寓之商賈之手、且不存之京師、江戶之間、委諸浪華何也、浪華者、舟船所湊、東運西輸、不歷于此、則不得能、是以一日貿易數百巨萬、富豪射利、素封者多、儼然侯國、不爲之稱貸者、爲甚稀也、夫侯國雖小者、尙連數十里地、舉其財利、納於尺寸無土之商夫、雖勞使然、豈無

無恐有

制度之能救哉、須應廟堂謀議有處也、浪華則大坂之兼稱、山片某供纖麪、潔白如嚼雪、寒液溢口、夜乘涼於難波橋、以觀煙火、岸上列榻、賣茶果、橋下舟船填咽、燈火煜々、中井曾弘倚橋欄、哦出危燈知有樓句、相繼遂成連句、
六日、工持天龍吐水者來、其制造自西洋傳、與舊傳稱龍吐水者異、其物、木箱外無長布囊、投一端於井中、加一端於屋上、以長杠一上一下、左右互敲、布囊吐水於屋上、淋々如建瓴、澀井某來語、是夕家々祭牛女、五彩書和歌及詩、以注竿頭、插牆壁、陸放翁曰、京口人以七月六日爲七夕、今我俗亦然、不知何由爲此、太早計、七日、見赤松文平杉本玄澤、又見中井履軒、此人隱操甚高、竹山翁弟、名曰積德、經學文章亦與竹山翁爲伯仲、
八日、

九日，將至四國，問舟可托，有阿州船，欲以明日發，乃與此約。阿州有厲禁，不挾過所者，不許上陸入疆，於是就其藩邸留守謀，留守予券書一通，山片氏爲余周旋之。

十日，竹山翁命別酒，謝其厚遇而去。復過山片氏，喫飯乘舟，所謂五十石斛船也。二更解纜於道頓港，船舶群聚，舳艫相銜，絃々相撲，帆檣森然，如行林樾。江岸置一字，戈戟列植，張燈數炷，閱舟出入，舵手大呼以報曰：阿船一隻方發，岸上曰：聽了，即過此。松樹如戟，斜月在杪，水白影黑，微波湧珠玉，風聲如琴筑，真是新秋氣象。余賞情客思，併至兼動，行一里餘，水天空濶，不見際涯，左見燈光炯然，是爲住吉祠前石樓所燈，前者無此設，四方客船若遭風雨昏暗，不記江口所在，暗沙礁石，被災巨多，於是船戶會議，糾錢疊石起樓，每夜點火，又見水中施楨幹如築墻壁者，舟人曰：江口泥

塞，以病舟行，官爲之除水漉泥，浚鑿去塞礙，著然有聲，視之鯉魚躍超楨幹，四更風張帆南馳。

十一日，夜已白，立蓬窓左望，蒼波渺漫，濃霧霏微，其際彷彿如見山，是爲淡路國，左顧則和泉國近在數里，不帶煙霧，浦淑邑里，歷在眼，城堞逶迤，出沒樹間，爲岸和田城，又見屋大壁連表々然，遠望可異，其前者爲貝冢坊，奉淨土真教，導衆食鐺，故富，後者爲飯左太郎，相傳

神祖攻浪華城不利，退縮十餘里，士卒饑，求食于左太郎，其家巨富，有奴婢數百人，常爲之多炊，廼出以供之冷飯。

神祖嘗之，改姓賜飯氏，爾後數世，姓名相襲，一仍不諱，其不墜富，有如有冥助者，頃之，日高靄消，江山現真面目，澹々者與心靜，峩峩者與氣壯，旅愁忘，而賞情旺，手披地圖，眼閱水山，澄坐帆陰，以

徵其處所、而恐一勝之或遺也。我鄉白河在距海三十里地、目未觀大水、及游江戶、見大江浩蕩、而心常壯之、未嘗極泝沿泛舟之娛、是故浮海之游、始於今日、停手見淡路諸山、翠黛分明、無復今朝彷彿、日映風惡、錠泊吹居浦、

十二日黎明風歇、舟循岸行、絕壁斗峭、其下竅穴、大小數十、深淺不可測、微波吞吐、巖坎樅鞞之聲、可以應鼓節、恨不同善笛者奏一闕以和之、東南見峯稜於山上、是爲根來、乃知紀州界已在近、一鳴牛臥于波濤、松柏蒙密、如蟲毛遍羈、日蓬鳴、自此以北、水帶兩岸、風波之患、有所遮蔽、南出過此、即瀛海空濶、亡羊數萬里外、雖夷嶋蠻嶼、無有復入眼者、退顧我後、洲渚灣然弓曲、以抱海水、和歌山城當其肥所、和歌賀多二浦上下在其頰、我舟奮飛激奔如箭、如離弦而發者、和歌賀多共有勝槩名、遠矚不悉、可惜、已而

風波險惡、舟如簸揚、一上一下、朝天隨地、艫手大怖、曰、牟嶋在近、可以暫避、舵工叱之曰、闔船所載非祭祀具哉、後中元達、則千金糞土耳其、况牟嶋地小、不可久維、何太怯也、西船東艫、北帆南舵、馳突回旋、隨風轉化、其眼在帆、其手在舵、足走而口叫、雖一身挾十手、其捷不可噫、予非爭利者、欲持身保安、烏計以遺軀、試萬一於危難也、舟愈行、風愈疾、怒浪擊船腹、泡沫紛飛、衣中沾濡、被席以防、輾轉自衰、伏不能起、舵工喚曰、阿波雖在近、我命已危矣、顧淡路福良可避耳、乃轉舵正帆、北馳迅疾、直入兩山間、有天女嶋、當中央、如所謂樹而塞門、船回就其陰、避風繫船、鳴上樹、茂風號、月清氣冷、旅情爲之動、岸上即福良、

十三日、風不休、楫手舵工聚首叢話、猥雜可厭、借脚舟於隣船、漕去上陸、村北有八幡祠、繞祠多古木、每被颶風吹、盤屈擁腫、如經

人工移植人家假山，足以可跨，炎景烘人，其陰來涼風，披襟頌之，就村家飲食，還宿本船，南風仍疾。

十四日，降雨，柁工曰：是好風，雨霽則風亦休，復借脚舟，就村沐浴，梳髮，村雖小，有渾堂剃頭店，有阿波小松舟，亦避風來，在余船側，溫酒煮羹，以祝中元，且寬余客愁，其情可謝，日暮風雨果共止，此夜岸上有鐘鼓聲，徹曉不休，是爲所謂中元踊也，上岸觀之，街上置燈籠三基，狀類墓碑，男女著淨衣，圍燈外團結，應鼓節以舞蹈，又就新喪家於神主前歌舞，主人供茶果，送迎以勞之，或謂今之踊云者，非歌舞之謂也，蓋昔哭踊之遺俗，變凶爲嘉，改哀爲樂，甚者駕臆說曰：於其祭爲舞蹈而樂先祖，非也。

十五日，平明舟發，萬頃帖乎，淺濤不皺，西有山，夾水屹立，對峙如門，礁石起頭而參差，楫手指曰：是即鳴門，海中險惡，是爲第一，阿

波

波國逕迤在其南，余徵立於舷，左瞻右望，弗能自己，前日恐悸之地，山靜水深，澹然爲愉樂之區，於是知憂成於恐懼，樂生於安平，船至阿波，得河泝之，爲吉野川，源發土佐，逕讚岐伊豫，南入阿波，東流注之，四國東西長南北短，是以水注南北海者，未得大而早入焉，其東西走者必大，而吉野爲其最，自別宮上岸，與舵工辭，入德嶋城，不知武智叔倫家在何坊，則不可投，且逆旅忌獨人，謝之余，謀窮矣，欲歸舵工屋，渡板橋，有喚余者，視之，近藤某也，導至叔倫，品坐語舊，近藤某嘗在尾藤先生座，能知我面。

十六日，見岡田君章，名波成勳，城下三十六坊，自十四夜至十六夜，爲所謂踊者，每坊一僧，富者交以鐘鼓絃笛，雜選喧譁，徹宵以止，若淫及十七日，候遣吏捕治。

十七日，將至平嶋，早發德嶋，今年雨少，隴畝乏水，路側見踏翻車

挽水竿頭約青紙傘，自翳烈日，農夫且奢，用調度如是，得小松村多豪戶，田植藍，刈取作餅，以售他國，染帛師每言用阿產藍，艸顏色殊勝，松魚乾肉，以土佐爲名品，阿波次之，二物最以得利，村南奇岩十餘株，突兀枕倚，立于海岸，岩最大者，周圍三百步許，古樹盤屈，托根其門，如人施設，其下有天女閣，究至其頂，鷗鷺多棲，腥臭衝鼻，奇境爲之穢，炎威殊甚，蔭松櫛假寐，有人亦側我而休，我覺語，人曰：子單裝輕發，可怪，聞江戶每遣監者於四國，豈子亦是乎，我辨，益疑，自我公從政，開通正路，發摘伏姦，痛絕苞苴，或曰：竊發監人，伺察郡國官員，清濁治績，故官人恐懼謹慎，無敢自縱者，此人意余爲是也，宿武衛氏，十八日，謁樓龍君，其爲人溫雅善詩，征夷將軍源義植子義冬，不

爲父所容，出寓阿州，以世居平嶋爲氏，名義根，號樓龍，稱右門，土俗喚阿波公方，公方有天下稱，源義滿始賜是號，後世襲稱，義冬無罪，嫡而被廢，故民哀稱之，至今乎，阿波侯待以賓客，屋宇類萬石以上，諸侯邸宅，少有夸門地色，余歎其非，所以全終，十九日，苛留供飲食，二十日，早辭平嶋，取舊路，復還德嶋，投叔倫，二十一日，城南大瀧山，有觀眺美，登後院，曰白雲關，僧英居之，與叔倫訪語，布席於松樹下，德嶋形勝萃于一矚，叔倫指點說書，一不遺，小寺彥夫，招余會詩友，其室臨池，頗存幽致，扁曰清音亭，彥夫好書字，學賴霞崖翁，二十二日，雉兔園復集諸子，主僧元寔，妙齡善詩文，拙齋嘗以僧中一龍目之，木芙蓉以新仕阿波，來在座，共語江戶消息，

二十三日、僧英拉余過村瀨某、某嚮學栗山先生、因殷勤問先生起居、辭叔倫家、叔倫僧英送至城北郭、宿興源寺、寺侯檀越、故巨刹、

二十四日、至吉川、叔倫分手、僧英猶送、遂抵長谷寺、寺主約夜宿、午後趨見鳴門、歷四軒至岡崎、比屋以資、撫爲生、地接撫養、撫養聲與武屋同、鹽田井然彌望、民富於其利、欲以方金換銀子、京師西南侯國、必私制抄、使用國中、是以蓄銀子、錙錢者少、倩一老夫先導、喚渡濟土佐泊、鳴中以沙石不可植、民釣漁爲業、深沙沒脛骨、秋陽熬之、如在洪爐中、脛骨欲焦、一石特起、爲妹脊岩、不詳其所以名、平布于波間爲尾嶼、有圓山、生七大松樹、土人建立名目、喚圓山、七本松、然不足爲勝、風馬數十隱見於群松中、或下岸浴潮、自滾于沙、馴相觸、怒相逐、仰鳴俯秣、是阿波牧地、自水際至山

火法

當

是册落連耳、以防迭失、余渴甚、乞漁戶水、女帶鐵腥、不堪能飲、上山一里、地稍平所、細草茸如茵、坐此俯臨鳴門、尤爲壯觀、阿波先侯嘗作亭館、時來聘望、先侯奢豪、國計耗縮、及今侯悉撤無用、遺趾存焉、世言鳴門景狀、如莊子所謂尾閭相似、今視之不然、蓋水底巨礁、昨嚮相連、其出水面者猶數十株、最大而受名號者三、曰夷嶋、曰飛嶋、曰程嶋、南岸今我所踞、嶋角皆出者、而北岸則淡路國南邊斗出海中者、兩岸相對、縮而相薄、不合者僅一里、外爲南溟、內者所謂播磨灘、故每潮汐盈虛、波頭層沓、漲廣盪狹、與彼巨礁排挨觸擊、盤渦如輪、旁巉兩岸、喧眩礮礮、聲震數十里、時有巨艦帆風而至、舉艦人皆瑟縮屏息、伏祈哀於天、惟舵工立船尾、與巨石曲折相避、以下、已而與盤渦遇、旋轉成規、三匝以流焉、然後人能言而起坐、必醒酒爲喜、導者曰、今潮猶穩、若月初三四日、

騰濤奔騰、更有加焉、又曰、古者濤勢大激、響如震雷、遭其怒時、釜甌盆缶爲之破裂、和泉式部嘗賦和歌、天吳爲感、乃收其暴、然其辭鄙俚、恐後人僞託、北岸有所巖、昔在潮聲如吼、瀾波射天、七日不休、一名僧坐岩修法、潮爲之退、因以氏巖、山下小祠中、藏小瓶、土俗稱曰御瓶、明神歲若枯旱、則闕村老幼摩挲拜跪祈雨、不出三日必應矣、是以侯命屋而納之、以爲神、還宿長谷寺、俱舍唯識二書、於佛典極爲難讀、有一講師來自京師、是夜坐帳、集聽者百餘人、有隆淳者、就余語、歎佛法衰、雖在聖人繩墨之外、亦厚於其所道、可嘉、

二十五日、山行三里許、達海岸、即在鳴門西、自是至讚岐國界、左山右海、行沙礫煎熬中、炎輝殊赫、時遇喬松結蔭、涼風吹面、以療煩敲、若不然、其爲道暍已久矣、入讚岐、地稍寬敞、引田村爲其小

市聚、投神崎寬齋、寬齋能書、又好論筆法、運華與呼吸應、曰、不如是、書無精神、晉唐人作書、皆如是、不知其果信否、觀家藏趙宋名賢親跡、籤題曰宋氏家藏、海柳作、以供曰、客途長遠、口腹亦不可以不養、蓋厚情人、

二十六日、拜白鳥祠、土木壯大、相傳日本武尊駕白禽、自青霄下降、止此不復去、後因建祠、與尾張熱田所傳表裏足徵、抵津田、古松萬株、高低曲直、虬蛇殊狀、甚引涼風、宿志度、問志度寺所在、曰、在村北、隔丘隴、據五劍山麓、壽永三年、佐藤次信視敵將強弓命中、義經已危、驅出其間、披胸承箭、以身救主、義經收骸痛惜、贈葬以所愛駿大夫驪、西塔辨慶與書、寺僧修法事、其書及大夫驪所負鞍梁、志度寺今現存焉、寺北切海處、名眞珠浦、世傳大職冠鎌足、爲

帝疾故欲得蚌胎珠而進之乃通蠶婦謀之蠶婦以死許之深入水

底得其珠割乳藏之以浮於是處因以名

決恐誤

二十七日脇田舜民藏書畫玉石數十品訪且求見舜民以陶爲業志度窰南方名產吃茶飯決去道上五劍山始見一名八栗山栗山先生讚岐人生於是山下五峯同麓譬如駢指戴石爲頂故能峻急快銳比劍其下屋脊財露樹間是即志度寺道左有二墳大者爲佐藤次信墓碑則寬永中所追樹小者瘞大夫驅亦樹碑二墳之北則古戰場屋嶋橫長嶺臥其西五劍山高聳擁其東海水灣入風波無恙平師奉

帝艤艫維此於地利爲宜源師在陸戰已接平師欲耻之船首注扇

於竿喚曰源兵善射請射之那須與一當撰抽軍進馬波瀾動搖無有定準餘一以爲恐人力不可能乃冥目祈神鞭馬更進發斷

扇柄飄颻扇矢共飛敵將奇之起而舞餘一復射斃之今有二石一曰禱石其始祈神處一曰駐馬石後發箭處意其時此石無必存之後人因傍偶有石而托言乎或移置此石表出遺趾乎屋嶋有

安德帝廟帝崩在長門則此以其駐驛民特思以存之也有二渠雙

流曰相引川潮盈虛二水必同故名方言軍中有斯語是故予始聞疑其故事熟問無然也逕牟禮至高松牟禮和名抄作武例文字但異耳聲則同投宿竹石山人家山人作畫有風致二十八日發高松欲上白峯問道農父指示便道謬聽失道我今所登正對白峯隔一牛鳴地然深谷窈然降復陟踰一里餘日暮雷雨且晡時後登白峰必會妖怪土人防而不登遙拜廟宇樹間見欄干嗟

帝英主也，其事一跌，竟崩於海表，因歎有志者，取禍於亂世，雖帝王不免也。至國分寺，有逆旅二十餘椽，嫌子獨行，不肯宿，巷首有賣糲子家，就食充晚餐，主人憐志，在夜行，謂余曰：雖屋破，猶宿否？余謝而請之，其室八席，只二席不壞裂耳，蚊虻群咬，點燭見之，爛裂無余幅。

二十九日，路見清泉，自石溪注出，承以石槽，側立小堂如懋亭，土人喚之曰八十八水，船值颶風覆沒，汲此水灌溺死，八十八人皆甦，以爲神靈，乃爲營造，以異凡水，飲之極香冷，歌津市，富麗繁庶，一都之會，市西有山，遶之出海崖，即回龜城，北望嶋嶼相連，鹽飽七嶋是也，其實有十餘嶋，凡地以數呼者，世多加增其數，此獨省約者何耶？嶋有民居，村里大小不齊，租稅賦役悉除之，以恣民所食，欲熟慣操舟，萬一有事，爲籍而用之也，自豐臣氏然也，入圓城、

宿尾池世德，迂德王村吳竹來語，三十日，德王復來，亦見官武良藏，八月朔日，辭世德，近世金比羅神威靈尤著，諸國信詣者日數千人，浪華以西乘舟到者，他港不許上岸，圓龜獨不問之，故自圓龜至金比羅廟，大路一條，可以比官道，竹兜馬匹相屬，有山獨立，削成數十仞，名曰飯山，又一名曰讚岐富士，富士之爲各山，天下固無可耦，若形相似，則雖小山必冒其名，然不直稱之，冠以其所在之地名，如薩摩富士，津輕富士，信夫富士是也，又北越有三步富士行道，逕三步間，望彌彥山，酷肖，過此則不然，皆所以別在峻者也，象頭山，古樹蒙密如毛，遠瞻已與他山澤々者異，其狀甚似畫人所描之象，金比羅廟在其眉眼所，堂宇峻高，似上毛妙義祠，閤壯則倍焉，自祠至市，相去數百武，兩畔立石欄，諸州豪富捐財，每

柱雕姓名石槩復百金基大小羅列至善通寺空海產此故後營
 此寺側有西行菴西行嘗隱處不與世通逆旅不復敢宿還至圓
 龜宿會舟舖自入讚岐逆旅忌獨行客尤甚余恐伊豫俗亦如此
 乃欲經中國以至九州故再到圓龜是夜無中國船焉
 二日至多戶津尋舟亦復無航中國者乃仍就陸彌谷以名藍聞
 山如人立寺當其膺南北迤迤垂手抱之棟高現兩角秋暑且以
 空海舊地道流雜還故不登觀音寺日暮其勝槩雖嘗聞亦暗中
 摸索所謂明月濱唯聞濤聲聲女耳嘗得其塵馨石一塊時女鳴
 擊樂之此行欲併觀其山水而不得之雖費數日滯留本為山水
 非可惜惟長途在前年華及仲秋客情如引去知有他日思到此
 則恨悔亦隨之沈吟久之遂捨去至大野原有豪戶某氏兼并迄
 一萬石築塢隄墮墻內不可伺視叫喚講槍法土人曰其家慎盜

講武比者盜殺良民逐捕甚急是以逆旅特不許聊宿余飢不能
 行舖于蕎麥店店主審余狀曰是不似惡少乃宿
 三日歷和田濱復沿海岸沙石瑩徹多類珠璣山上有人家五六
 宇不復似農人曰是山讚岐伊豫界其宅對人之居無誰可之嚴
 川上縣夾川而邑焉遠數村一萬石為其治所故書伊豫有河邊
 縣因聲近改字耳見毛利玄伯苛留因過宿猪川某乃二洲先生
 外親先生產此地以經學顯竟應聘江戶
 四日發川上松櫛稍密見故川上塢主墳土人樹碑勒姓名年日
 本州自伊豫親王後更姓河野世女有之迄近世滅或其親族其
 詳不可知其餘德在民以歲時拜奠然問之無知其事業賢否為
 何如雖公侯富貴至身後不過受此追思耳數里始與海別入山
 連峯接嶺此究彼繼溪谷深則必生水崖斷則必飛瀑殆如行木

曾山中、宿川側方通家、在關村、仍山中、方通好作畫竹、五日、方通引余一室、壁掛赤壁圖、障貼杜詩、皆清人所作、曰、雖好文學、山中幽僻、無可共語、惟以書畫爲友、家事省約、行奴僕有法度、蓋一佳士、毋中方辭、驟雨滂沱、油衣透裏、沾遍身、至角川、水色如丹、以發深銅山、其氣薰染、水中石絕、蟲魚不復生、非綠雨濁、余彷徨疑其淺深、揭衣趨其湍急、水果不及腰、銅山去渡口僅一里、晴日抽出其頂於衆山上、遇雨下、溪水暴長、登之致狼狽、乃止、又數里、得鳴川、銅山諸溪皆濁、至此復見清水、津渡用篳長數丈者、舟子曰、如平生或可厲、水潦方集、如此湯、因知銅山果不可陟、宿大戶、土人驅猪鹿、害禾稼者、屢乾放鳥銃、夜夢每覺、六日、早發大戶、至胡桃川、石色多青、間有奇者、自此復左右山高、氣象窘隘、登降甚勞、所謂石椎山、四國第一高山、今所過其麓耳、

往々山上黃穗離々、方見有秋、以其能產高地、謂之天粟、蓋稷別種也、如我陸奧、以山嶺委于不可播種、然以是種樹藝、安知不可爲升也、櫻樹夾路、蟬聯不斷、喚之謂櫻三里、其實非止於三里、春色之佳、可想、惜差牙爲枯枝者亦多、若繼植而續發、不亦善乎、伊豫民澆紙爲生、田植黃葵、取其液、和楮殼以爲紙、今花方發、陸奧所不見、至道後宿、古昔伊豫有道、前道後目、在今不知其境界所指、只存其遺名、冒一村、村有湯泉、仰生平地、斫石圓通中、加泉眼上、作槽匝周、古史相傳、

天子

御幸、聖德太子撰碑文、表異湯泉之効、疾、其碑今不存、近世服元喬復撰文、欲樹碑、未果、浴者雖沈痾、澡雪立瘡、槽三所、其下者以洗馬、湯泉南有遺墟、溝渠未壅、河野氏所据、產好木綿布、擇其最佳者、織帖裝刀、爲纏柄繩、世喚其緘曰道後、

七日、至松山城、北負山、南臨阡陌、遠瞻隈山、海接紫溟、爲形勝地、見杉山平丞、去宿嘉市、老農二人亦來宿、共語桑麻、朴可愛、八日、山道上下村落向背不一、多植楮、剝楮實爲蠟、作膏或燭、得山中驛、農商相半、過此入溪、與水流左右、旣而得佳境、水嚙右岸、山骨悉露、巨石如榻、茂木蔭之、秋陽可避、揭衣渡之、游魚驚散、据石久見、散者復集、追逐以戲、閑適之狀、以可人意、螻蟻稍來、欲咬人、乃去、至內子村、訪安川公綽家、父母親族出迎、問江戶信、公綽在江戶、結交相友、九日、公綽舅彥六、携親戚四名、漁前溪、得年魚數十頭、燒落葉炙、獲、餘村釀、班荆同醉、十日、雨、發內子、上堂彥六同行至大洲、嘉市以西、皆大洲管內、見祠宇、梵碑甚罕、彥六曰、四國自空海產後、佛教甚盛、民力爲之削

耗、有司方銳意爲治、力除人心之蠹、害、撤邪淫之祠廟、其民富且樸、有異于他邦、夜大野子慎就見逆旅、子慎即公綽之友、其人沈靜溫良、猶對公綽、十一日、子慎剝啄來、謂曰、昨來雨急、比地川將溢、如何遲緩、則不可復濟、且逆旅地汙、恐爲所浸、滯、即裝東駕舟、至子慎家、西谷嘉左衛門、堀尾四郎次、弓削某、來語薦酒、皆江戶之所知、下舖雨愈暴、川益溢、水已及子城、三子家已見浸、乃蒼荒辭去、市人匈々曰、水進至坊、低屋被水數尺、墻壁半壞、歛簟席、擔什器、移之樓上、或高架、啞啞聲不斷、彥六命奴曰、井將淤泥、明日闔城無水矣、宜急汲蓄甕、旣而戶外有鱸、駭起見之、水流于街上、澹々、大夫加藤齋官、乘舟巡視、汙穢浮出、井窻圍困、皆混爲一焉、余上樓避之、五更甕始收、人漸着瘼、

十二日天猶陰平地泥濘數寸墻壁門廡水痕或至一丈許又果苦乏清水西谷掘尾二子來語昨夜之狀比地川源遠山高諸溪合併動輒氾濫如昨水逕大洲城西北入海海口多隘侯歲一必漁舟張旌旗隊伍部分一以陣法進退在寓操練意非專以漁爲事實爲壯觀弓削某亦尋來乃屬鄉書

十三日靄霧黯淡將復雨彥六曰大洲地氣候有頗異者天將開霽平旦先陰焉如味爽而晴則不崇朝必復雨今之陰雲乃是好兆辭子慎家掘尾子迎余烏銃銜送至郭外熟稻悉爲泥沙壓無植立者農夫終歲辛苦徒爲一堆腐草可愠也彥六曰如幸不出三日復得大雨以澆洗之庶幾收歲之半也大洲以西地脈墳起悉爲嶺使民得平土者鮮矣抵喜木排卸積布帛賣酒肉亦小市也非僧若醫不御繡繪俗之質不似阿波讚岐抵伊賀多南迫於

海民半業漁蝦墻壁皆雜碎石泥之厚二尺餘不如是輒海風扇颺壞圮立至村長家獨大宇和鳴侯年々觀就嘗於城下海口乘舟屢侵御鼻險近改至是上岸復自三机駕舟是以堂室之大爲侯而設也御鼻者在伊加多西十許里正對豐後佐賀關宿村正宅

十四日路在山脊左右皆海村落依嶠稻田僅鋤谿間穀皆充租稅民就山植甘蔗雜食海錯爲糧孳犢牧此土人曰生長山澤狹隘動輒抖搜觸突不受人之制產海畔則風氣曠濶耳目習之自馴良易使伊豫雖馬亦產不居牛之半其出土佐者矮小力強踰界無復此種世謂之土佐駒有拳石疏理輕惡蒼白無澤投水不沈嘗無此物自薩摩櫻嶋焚崩之年有之蓋海濤洶送也山最高處曰嘉一北望中國諸嶋螺髻點々煙帆風棹忽生於空溟而俄

頃又失其所往，秋冬之交，風多西北，舟行必濱中國，春夏則風自東南，以傍四國，舵工以是爲訣，午後至三机，是爲九州津口，宇和嶋侯置戍，夕將井關，又右衛門則岡高從弟，致岡高書，又右衛門以疾不相見，使人訪余，岡高者，尾藤先生門人，宇和嶋之文學，投宿菊池宇，夕頗巨豪，爲村長，有船數隻，日借與漁戶，彥六外族，十五日，風濤三机太多，魚每作鮓當舖，飯寡魚多，余竊笑以爲如他州，以魚爲飯，夕之媒，三机人乃反之，村北此沙洲灣曲，有八幡祠，老松數株，翳之，祠側立碑，記宇和嶋侯舟船往來，有時風惡濤急，然無恐怖之虞者，藉神之靈而然也，文則藤好道生者所撰，土人以此日修祭事，童女盛裝，或縱鐘鳴鼓，擔勝花，從神車後，無復歌謠雜劇之陋習，是夜中秋，海上湧金動搖，亦一奇也，十六日，僧禪那來語，頗解讀古詩，余留滯僻遠，眉頭久不伸，得禪

一飯字恐衍

那與語，亦足消日，前洲有咿啞聲，宇投袂而起曰：是必獲多也，余亦從往，一人立山上，兩手執麿，衆船仰見，聽其指揮，麿揚則進，麿下則退，合則聚，分則散，惟魚之所在是逐，已而網中爲一團銀色，海鱸數萬頭，鑽網欲脫，亦紅魚，濺刺奮躍，海鱸爲之頭破尾斷，晚細剖紅魚，加之飯上，屑葱薑和醬以食，方言謂之薩摩魚，美者莫如紅魚，世故稱魚中之大牢，十七日，雨不放舟，宇請名其子，菊池氏名有用，政字，有用直字，所以分旅類，請見其系譜，實爲肥後菊池氏裔，系統分明，非世妄濫者之比，蓋名家，十八日，諸國船比日來泊者皆發，獨不許余之解纜，復畏御鼻險也，晚飯饌極生鮮，番饌有法，竹籃盛之，固結其蓋，埋之潮際沙泥，不如是，飯時味殺，漁夫云：是夜風必疾，果然，

十九日、未牌游前洲、風縹山影、全已深秋、

二十日、彥六辭去、

二十一日、村西山上建小亭、名曰遠見臺、以備外國虞、凡瀕海宜有此設、而他邦則未之聞、北方天昏如墨、土人曰、是日中國風雨、山多蒙吾、俗謂蒙吾爲款冬之別種、其說未可甚非、大抵自入四國、有蒙吾則無款冬、有款冬則無蒙吾、不復見其並生、蓋本一種之物、而因地其性乃移乎、但蒙吾冬華、款冬春榮、異耳、唐山諸家斷爲二物、無相涉之說、無乃未盡其性乎、記此以質博物家、

二十二日、

二十三日、將飯、前洲復下網、僅行擱、鯪數頭來、其易得、猶摘園蔬也、三机乏菜、貧民不能多餐、彼此乘除、天地固無兩全、

二十四日、登村後山、山生雲母、蓋下品、土人卑之曰糞土、言其弗

成用、

二十五日、四國無狐、有狸、其善靈魅勝於中州之狐、又生馴猴、歌舞應節、故使猴者、非產四國則不畜、

二十六日、自至三机、非風雨、必日登山、又浮舟、此日亦觀漁、臨夕天氣清明、宇曰、明日請航送子、乃織舟以待、海底有沈木、黝墨如玉、名曰扶桑木、俗以爲桑滄變改之前所埋、恐有然、

二十七日、艤舟解纜、波濤坦如坐席、水碧天翠、上下相合、左傍豫山、礁石林立、沙土爲風波所洗去、肉瘤骨現、雄深怪麗、與世所稱勝概可伯仲者、不可記其得幾何處也、右則防長衆山、高低相連於波外有無之間、郡國舟楫以晴明得便風、飽帆東行、水中有人、被髮黑面、眼光炯々、其沒也如鳥鬼逐魚、舟子曰、是捕鰻者、腰緇數十尋、末頭係一桶、沒則拋之、浮則自抱以息、其形象非人、辛楚可想、雖然非此則無爲生、生長都邑者、眼未見此狀、視爲不異、菜蔬、何邪、豫山欲盡處、號御鼻、石嶠作罅、巨石怒撐、正與豐後佐賀關相當、佐賀關亦迤邐斗出於海中、一嶋又橫臥、彌縫而未合、蓋地脉相屬、而爲海濤所斷也、南爲溟濞、北周防洋、腹大口小、以吞吐於其間、宜乎潮頭銳利如劍戟、舟人恐怖、過此必賀、此日波瀾穩帖、菊地氏爲予謀者忠也、哺時達佐賀關、訪關跡所在、無復知

基恐基

處所八幡祠前群石一白一黑各以類相分界際分明無一石相
欄入若有人淆亂則夜中還原所名曰基石濱謝肇淛所謂凝露
臺手談池恐指此所也夜猶宿船

萬下恐脫石

二十八日從佐賀關至鶴崎相距五里皆肥後侯管內其在豐後
國者為四萬治鶴崎歲遣亞大夫一人吏人若干名理政事其餘
則土著人家溢郭商賈輻湊風土人物宛然侯國也肥後帶海於
西東則接山故舟可以西發而不便於東駕譬以天草郡易之舟
船帆檣凡候觀就時有用之具咸蓄於此有故城大友氏嘗被兵
闔國城壘皆陷女將據此城自擐甲帥侍女巡視防禦號令審明
島津氏兵雖猛竟不能拔府內城今以侯之封小規摹省約撤去
羅城以為市聚大友氏累世霸圖之盛不可復見其彷彿宗麟時
控引海外華蠻商客交易饒利西洋人宇留齋伴天連等乘是賈

之謂恐倒

姦傳播天主教宗麟尊信迷惑失智邪說入我國自此地我源
氏嚴禁邪妖排斥異端雖其巢穴至今肅清距城三里曰濱市四
方商賈以此月相聚為貿易百貨山積莫所不在關西交易盛者
有三安藝嚴嶋讚岐金毘羅及是地也俗之謂三市宿逆旅坊間
終夜喧嘩

二十九日西行海岸路極細遶山腰出高崎山下大友氏整瑩跡
其處最險隘若牛馬相值不可避行是以欲上下則必大聲先呼
示者行而過焉過此下山為別府為濱脇比々有湯泉生焉余浴
別府曰能瘥百病濱脇不別設浴槽就海灣生湯所手自掘沙沒
身其中能瘥打撲傷如神二峰突然衝天曰由布嶽曰鶴嶽其麓
逕迤走接海數里草野不耕大石礪砢蒼黑枯瘦如歷焚燒又大
石二條牆列四百餘步所謂石垣原慶長中黑田如水大友義統

戰爭處、道左有吉弘嘉平墓、墳上石龜藏、牌子書曰統雲寺殿傑
勝運英大居士、傍書九月十三日字、義統將黨石田三成、嘉平諫
諍再三、不可、三成果敗、黑田如水來討、義統戰破、嘉平曰、我當以
死殉國、自帥軍防戰、遂死、土人感其忠烈、奉之建碑、歲時爲祭、又
所謂有驗、賽以熬米穀、田間男女方刈、江隴、對潮漑之、削爲絲以
織席、關東所謂琉球、而西州皆謂之七島、抵小浦、投脇子善、子善
爲中井竹山門人、竹山每稱吾門高足、相傳脇屋義助後、可謂貴
胃、

九月一日、子善使門生二名導去、過日出城中、正勝寺、觀鐵蕉、庭
雙生二株、岐出枝、極數百、幹大數十圍、是嘗大友氏盛時、苑園中
物、後移此寺、鐵蕉大樹在、和泉界津者、爲無儔匹、是亦無多讓也
二日、辭子善、子善使奴送、至古書所謂赤江地獄之地、其周回可

嶽恐獄

十五丈、湯泉沸騰、嘘泡翻々、如飛星相迫、聲復似鼓小缶、中則縹
碧、綠側太赤、其深不可測、古書既有赤江之目、千百年來、池色未
嘗改變、十年前、池鳴波湧、飛沫射空者數日、尋又大風雨、岸崖塌
陷、巨石大樹不見蹤跡、池色自是變、其中失赤、綠側獨如舊、上山
數里、得二湯池、其一冷暖適中、可即浴、一則炎熱奇毒、救養者作
架池上、瑩石四圍、通戶數尺、下垂蓑席、使氣不泄、不閱、俱而入之、
伏架上而取溫、能瘡痔濕瘡類、石垣村、雙丘駢立、側開窟穴、南者
其口小、不復則不容、入內視之、四旁結石、覆又以一大石、大可布
六席、北者口濶中廣、隔成二室、每區四席、亦石圍、土人謂之鬼窟、
南者女鬼居、北則男鬼處、子善昨爲余謂之曰、好事者觀鬼窟、多
爲說、或謂古史所稱豐後有鼠穴者、抑是乎、余於諸國見如此者
多、上古穴居跡而不足怪、然此特其大者也、宿碓村、

三日、濟道尻川、地廣人少、草野榛莽、或連數十里、氣象殆類下野陸奧等、偶有村里、間之、非隸熊本、則竹田之屬邑、行五里許、得螺丘、山形殊異、當眾嶺之表、故行遠者、東迄周防國、猶能識認、以其隱見、憂客路之遠、諺云、遐踰周防洋、顧使人傷、歸渡周防水、望使人喜、古分那時、以是山頂爲三那之會、終其所生之茅、以記疆界、於今茅咸各指其方云、山下有渠、長八九里許、廣七尺許、熊本藩士某建白鑿此、導源玖珠山、以溉田數萬頃、野蔓化爲膏壤、享利者多、玖珠二峰、駢立雄拔、時々吐雲、自蔽其奇、使人注目忘倦、土俗稱、山下有泉、曰眞珠池、環神祠鑿、雖旱歲不乾、頃者一旦枯涸、有得銅錢數千文者、蓋累年人之所寶、不朽壞以出也、宿玖珠、四日、曉氣淒愴、衆山悉晴、惟玖珠山生白雲、縷々不斷、隨消隨生、譬如續出、是頗奇、其他則凡山耳、數里行草莽、玖珠盡後、阿蘇現

前路傍松栢成林、短矮不長、間之、阿蘇常燒、每急風、煙氣擊搏、是以樹不能喬、阿蘇爲山、突起千仞、其巔窪然爲坑、猛火自焚、日夜不絕、如續薪樵者、比之淺間之火加烈、雖有登陟之志、非登三里餘、不得窮火穴、且以霖雨不晴、土人拒之、大明會典載、封此山爲壽安鎮、以建碑、今訪之無有、按、彼雖行之、我不之受矣、猶嶽、在阿蘇南、其山之奇、須命以嶮、而本邦無以嶮名、唐山有九嶮三嶮、斯山不失七八嶮之實、今茲六月霖、此麓崩、水大發、肥後一國、水之所被、淤泥充斥、下板梨坂、兩畔巖險掛空、下到仰望、山抱阿蘇一郡、古水不決、蓄爲湖、蛇龍水物、爲民之害、阿蘇神相山、穿低處以洩水、湖化爲田、其穿山處、今爲瀑布、後又禽獸害禾、民以爲患、神復狩以毆之、或鑿墮水、因名其瀑布曰數鹿流、神之有功德、斯民深矣、民祀以爲阿蘇明神、延喜式等取以爲正祠、宜也、謂其祠官

曰太官司、元弘建武間、屢將兵勦王、稱白阿蘇太官司、皆是先祖、阿蘇祠、長屋板覆、局爲十區、顏曰一宮二宮、列以其次、至于十宮、帷幔皆畫鷹翎、是菊池氏服章、菊池氏數世有斯國、威名奮遐邇、祈神求福祥、奉帷帟什器以爲賽、是襲其舊也、祠前有二墳、土人呼爲陵、實爲神墓、旣已名陵、非人臣之稱、或其帝者乎、是所未詳也、距祠北一里、有小祠、曰霜宮社、阿蘇郡地高霜早降、禾黍蒙害、是以每歲自七月至十月、使少女子就祠前、燃薪以壓寒冷、若有怠消火、繁霜直墜、熊本侯於板梨村置戍、閱人大嚴、從寬永中天草郡盜賊大作、而惡無籍之徒往來爲聚、有此事、宿內牧、其南有阜隆然、曰指冢、蓋京觀、然何年所築、未詳之、

五日、內牧西南菹茹一里餘、曰常鶴沼、蓋阿蘇爲湖時之遺跡、水中生磚子草、土人八月下旬卜日刈之、先置數束於阿蘇祠中、衆

民爭取其餘、或爲繩索、或爲御牛馬之具、堅韌堪久、玖珠以西至此、山深海遠、魚介稀賈、酒家燒蒟蒻爲下物、阿蘇郡以下坂至此、復下山、有二重山之目、風雨急疾、箬笠雨衣爲帆、脚先意而迅、投宿大津、夜寒、亭主貧無襟、出半掛一領借、以掩肩、則脚露、被脚則肩出、一上一下以終夜、

六日、自大津至熊本、相去六里、平曠無陵阜、道幅十五步、直亦如曳繩、天下道路、其大如此罕見、民或犁道半爲畦、行樹松杉、大抵四五人圍以上、加藤清正築熊本時所植、以其老堅、嘗斬造船無成、路右有立田將監故墟、今年白河決溢、嚙墟、山腹坤墜、窟穴數十現出、多橫穿深入、蓋地道之類、白河遶道左、濁浪滔々、自六月大水、不復激清、草木根菱、冒在樹巔、是洪水所經、城闔所浸、人家破傾、衣糧流沒、於是擔荷舂鋪、運泥除砂、雖聞水之成災、不思如

此爲暴、加藤清政築熊本、竭人力、不惜財賄、專要其堅固、樓櫓起天際、蒼瓦粉壁、帶日閃爍、天下以浪華姬路熊本爲三城、道其宏麗壯嚴相敵也、清政初築、謀謂禍亂未艾、若浪華有傾敗、則奉豐臣氏退以據是城、猶能制扼九州、足以偏安霸業、其忠、筭秘計、雖可嘉之、不知天命有歸、謀無所施、方今侯國文學之盛、熊本爲首、是以欲駐以交文人、以水災未平、期之歸路、去至高橋邑、樟木多壽、大七八抱、不足爲異、東國所不有、人言此樹不堪、歲寒、向者春寒風雪、樹巔咸枯、其是柑橘亦槁、是爲寬政六年、余在江戶、自正月十日至十三日、其寒之甚、着重綿就火、猶懷水、然則其年極東西海涯、天氣所施布同然乎、邑東有侯別館、依山臨水、其構華潔也、一水通海爲港、舟船湊集、有任載石灰、似石能燃、諸國所不見、筑後三池產之、用此多煮鹽炊飯、則帶臭、越後國所產之薪土、與

此相似、但彼土此石異已、丘文莊於大學衍義補、亦言斯物、路出山背、雨甚急、路狹石多、入夜無燭、前途遠近所未記、無聊亦甚、下山茅屋十餘家、曰近津、道其近海、清政恐有水害、欲有戒心、以名之、余欲宿、辭以無買米、乃以甘薯海錯充饑、七日、近津無船、取山道以發、意在求舟、故遍問瀨海邑里、抵宇和村、寺門前建碑、文用國字記之、其略云、寬政壬子、肥前國嶋原雲仙嶽大燒、山崩海湧、濤波衝肥後國瀨海村邑、一刷奪去、爲一片沙鹵之場、不復見有人家蹤跡、曠災速避者得道、顧戀財賄、遲疑不斷者皆死、因書使警於後、海之插入二肥間、其狀如世所謂柄繪形、島原在其腹、宇和近津旁近蒙災之地、附其背、腹之崩、背受其震、理所不免、清政名以近津、存戒也、於今則雲仙澄晴、使人有仰止之歎、而忘吐火降災之慘、宿腹赤村、古昔

殊一作特

景行帝討三韓，駐驛筑前，土人獻紅魚於行在，

帝見之曰：此腹赤魚也。自茲朝儀有腹赤費，土俗云：是所以名此地。然筑前肥後相距非近，筑前亦魚蝦國，而以為此地產，似無實證。但既腹赤為名，所產紅魚殊太贖異常，有不可誣者。村北有小祠，曰女石宮，祀

景行帝妃，其海崖東西十里，名曰女石浦。

八日，腹赤無船沿岸至長洲，亦非官渡，便舟復無，與漁夫謀，買一艇，風正席掛，其餘如在枕席，往々見漁舟屯結，鑿々扣舷，舟子曰：是網魚也。此海每秋初，火光生海面，熿如燒波，或絡繹往來，蓋壯觀也。名曰不知火。

景行帝嘗觀火光為紀，東為火後，西為火前，土壤肥饒，且以火焚燬為災，改火為肥，其聲同也。當船頭有白光一點，怪以屬目，樓閣次

第現出，嶋原城也。舟達多比羅，婦女雖嫁且老，皆存眉毛不剔，宿三室，終夜聞潮聲。

九日，村落以是日祭土神，報賽歲物成，作餅餌以饗親賓，家々有白杵聲，每逢佳節，益思親句，使人吟出感愴。至會津，會津村名也。島原地，中雲仙嶽，村里城邑周匝四邊，至會津，雲仙餘勢既盡，山單而表裡皆海，地脉欲絕，財續，蓋要地也。島原侯置戍，視行旅，寬永中，耶蘇賊天草四郎唱邪教，惑眾作亂，據島原天草，爾後條禁奉邪教者，尤嚴處法。自此西去，土礪确少，田依山蒔蔬，又以漁為業，網罟暴乾，巷上腥風撲鼻，宇喜村，西南帶海，空濶冥茫，雖島嶼無入看，惟知波外有唐山已，田間山茶方開花，至實熟，收取笮之為油，宿矢上驛，驛中為官道修治砥平，十日，日見山，酒店憇亭接簷而造焉，以近長崎，奢豪之俗已可見。

下山入溪，跨溪以石梁，梁斲石起之，下開上合，以成二間，其狀似目鏡，俗謂之目鏡梁，是已爲長崎，其地方一里，其西地乃拆海水入之，故其形如燕尾，重屋累居，切海溢山，唯恐不相容，官開互市利，引夷蠻于此地，其餘利之及，編戶膏庶如此，主德見如圭，如圭爲宿老，其職掌互市之事。

十一日，土人方爲諏訪神祭，鹵簿儀衛比王公，興神厨巡街衢，觀者拜跪叩頭，男子十歲許大者，四五人爲朋，盛服踏歌，凡有三十餘朋，中有唐言唐服，謂之唐人舞，唐人出觀，最悅而見之，辨髮胡服，容儀醜率，不識先王之餘俗，復何所在也，吉村迂齋來語，好學不住，教人食僧。

十二日，芳澤武卿，彭城清八來見，清八其先楚彭城人，避明季之亂以歸化，命世主譯事，見主譯者，皆非善經學文章者，特筆記唐

言通俗者，以字數類聚，自童稚而誦之，足以接話唐人，則止也，其人固非士類，有韻致者亦稀矣，武卿南部人，遇遊在此地，以其與余同國，喜相見，
十三日，諏訪祠前，張散樂，過見之，衣服帳幃華麗駭人，諏訪祠之於長崎，鎮守神也，耶蘇教入國既久，頗傾人心，故欲以法禁之，以教導之，今祠官祖青木某，有闢異之志，建議起此祠，時僧隱元亦蹈海來歸，官特崇信之，使知所依歸，隱元統出于黃蘗，於臨濟曹洞外別立黃蘗派，是亦所以使斷絕耶蘇教之一術也，邂逅永富充國，此人能文，五島侯之文學也，遇佐坂士禮，余在江戶，與士禮同窓苦學，義如兄弟，不圖握手相見於五百里外，過至崇福寺，長崎平地，市鄣搏地，寺觀倚山，墳墓在半腹，回瞻之，東南北皆丘隴，中元墓祭，必持酒菽，到墓前，舞蹈歌謠，是俗之陋者，使外國人

觀我俗如此，非復美事。崇福寺，所謂唐寺也。垣墻堂宇，壯鉅堅朴，片瓦隻木，繩墨既成，舟載來造，不歷我工匠之手。扁額題聯，多隱元即非之手書。門側有關帝堂，以此日禮瞻者多，嘗住持夜夢，關帝謂曰：我鼻梁受創頗傷，汝請療之。住持走見其鼻，果傷，因補葺以祀。由是人稱此像爲活關帝。

十四日，抵立山邸，鎮臺所館，訪佐坂士禮。

十五日，游若宮，溪流下石，聲如鳴玉。其祠則祀稻荷者也，所以名若宮者，未爲詳。又至松森菅公廟，緣垣雕刻精細，悉農商執業之狀，其側多長松，鱗甲皆如龍。

十六日，過芳澤武卿寓居，遂又過如圭別莊，觀菊。

十七日，拜

神祖廟，先是鎮臺相議，長崎者夷蠻入港，應答禮重，若措置致謬，

非一國之差，非依

神祖之威靈，而安能得鎮撫之，於是乞請以營造，自鎮臺頭目至宿老通事，以是日謁。

十八日，穎川清八來語，亦通事也。其先祖唐山穎川人。

十九日，過河合梅干多邸舍，是我外族，從鎮臺中川飛彈守祇役于此。

二十日，游崇福寺，觀唐人筆跡數幅，晚供酒饌，什器割烹，全倣唐。

二十一日，餞送河合梅干多，縣令高木作右衛門，籠養禽鳥，海外所產，又有風銃，非尋常裝藥發出之類，穿架中空，使可蓄風，設轉機引氣，風氣已實，轉機不復輪，以此爲度，送下彈丸，準以發之，彈力不及藥發，才擊燕雀，其響亦乾。

二十二日，穎川四郎多、清川某來見，亦通事，午後與四郎多游大

德寺、寺隣唐館、

二十三日、遊福濟寺、亦唐寺也、後山墳墓皆唐人客死者、是日唐人來祭、僧侶諷誦、用唐音、梵唄太鸞、祭畢、後堂引之以供酒、船主胡寧遠、費西湖、裁副蔣菱舟、皆吳人、頗有文字、介通事、通姓名、問目數條、疏荅皆舉、芳澤武卿亦與筆語、唐人辭去、僧侶送出石門、俯仰拜揖、余又至淨福寺、見水晶屏、鮮麗駭人、有東坡四時墨竹、及琴槩書畫游圖各四幅、皆名品、子昂唐寅等書畫數卷、真贋似雜、要待具眼鑑定、庭植椶櫚竹、

二十四日、佐坂士禮酒肴邀我、

二十五日、訪林百十郎、其祖林公瑛、仕明升高官、及其滅、耻身事二姓、浮海投化、世為宿老、衣冠度量衡類、今其所藏、公瑛將來之物、子昂墨竹一卷、其首大書修竹賦、書画二妙、百十郎曾祖道榮

潛

亦有書名、藏其一軸、筆痕迥美、楮林達夫、拉余游清水寺、觀音閣後有碑、獨立所書、又過大音寺、瞻開山功德碑、其文物茂、卿撰、清人書字、

二十六日、謁見鎮臺平賀式部少輔、與我

公有舊、因延見予、

二十七日、過洪福寺、為瞻磯野子準墓也、子準在昌平學、忘年結交、嚮從鎮臺來此、罹重腿病、自知不起、述絕命辭、墓側立碑以雕、余至此不覺潛然、

二十八日、

二十九日、雨、

晦日、高松南陵見訪、老儒也、乃扣松月菴、是淨福寺後院、見渡海羅漢面軸、未詳誰人所作、子昂作跋、仇英獨樂園、金谷園、桃李園、

西園雅集圖、陳彭年、王元美等跋之、

十月一日、有藥園、官之所開、草木咸唐種、恨時屬凋衰後、抽擢空枝、花葉難辨、又過崇福寺、見橄欖樹、

二日、迂齋武卿來語、

三日、千里鏡、海國要器、西洋製造多佳、余嘗奉命欲購求、匠人持一條來、累年舶來其數巨多、然如此物、匹儔甚罕、試見諸遠眺、乃携登福濟寺、望深堀野母等屯戍所在、咸來於咫尺之間、如手可以捕之、野母最遠、在七里外、其戍前立木檣、舟舶入港、則揭旗爲號、深堀受而又揭旗、而玉浦、而長崎、俄頃以達、今分明見其設、若捨鏡徒見玉浦以外茫洋矣、此器精妙可嘆、

四日、西洋館在出島、出島本無其地、西洋人埋海而自作館舍倉廩、沙土木釘、一無求我邦、其國載來、其長曰加比丹、好樓居、每

柱挂硝版自照、又設硝櫥一間、其前列硝壺、油藏、小白龍、白猿等、其南有書記室、以皮爲紙、羽爲筆、油爲墨、文字蠅行、卷首在左、近世讀蘭書、通其言語者稍多、余不學之、則不能讀也、有戲器一坐、盤高與帶齊、方四尺許、一隅有穿、皮囊承之、赤白二丸、杏子大許、以槌衝之、或疾或徐、或二丸觸擊、周匝久之、有止盤者、有墜窠、以論藏輸、供蠻酒二瓶、蜜藏瓜二樸、皆異味、牢養牛羊、我邦無羊、牛亦形狀大異、鬣際有肉峰、有事擊饗、又抵唐館、構造自官、每船主必別棟、扁額聯題、各戶充滿、有菩薩堂、中央祀天妃、裝嚴頗至、儀仗森列、堂前有燒紙塔、高三尺強、蟹灰塗起、狀如今俗所用行燈、上下通五六穿、有字紙、必投其內、盈即燒之、唐人重文字、故不敢妄作返魂紙、過費西湖館、西湖出迎引樓、席上列盆菊、張綿布、擬將垣、如入花園、滿開團藥、清香襲人、鷄豚酒羹、珍異滿盤、酬

醉則醉後爲之、其始各異杯盃、請其吟古詩、欲謹聽之、固辭不敢、不識以吟詩比鼓趙缶乎、其爲人愷弟、似不設城府、拒吟詩、獨然、可怪、需其書畫、即作數幅、館中茶店酒肉、揭招牌以邀客、爲交易、有題南京茶食、其任何如、不得染指、五日、青木惠、德見如圭、粒余舟遊、是日秋氣激霽、清風拂衣、山水長價、中流酌酒、詩歌唱酬、蓋壯遊也、乃援筆以記其概、舟及玉門、戍、又轉至蛭子祠前、上岸、憇祠官家、酒肉復薦、少頃、夕陽沒、山水烟林、霖潤、節江山、復呈別段之景趣、初更始歸、近水人家、炯然點燈、所謂玉門戍、福岡佐賀二侯、間年更番、遣兵戍此、大抵長崎海水入山間、如胡蘆樣、戍去長崎一里、在其腰所、對岸置二戍、以防津要、設大銃于庫內、若遇有事、使排窓點火、大銃皆可發、岸下船廠相列、以備戰艦、又戍西每一里、砲臺對據、戒嚴詳悉、

六日、訪鉅鹿助五郎、展玩古書畫、助五郎祖魏九官、於明朝爲顯官、惡辮髮俗、避之我邦、其家藏來時所携之唐物、魏九官於我邦保壽長年、當其賀誕辰、唐山親故贈壽章書畫、皆繡成、又董其昌親迹赤壁賦十四幅、字掌大、七日、訪白龍道人、年七十餘、好作詩、自負曰、唐人某嘗觀我詩、擊節、我詩勝唐人、八日、訪佐坂士禮、九日、訪近藤重藏、亦江戶所知、十日、游壘華院、崇福寺後院、長崎人士爲余餞、送賦詩、始知小栗大進、小濱侯之文學、面人宗丹之後、十一日、林百十郎、小栗大進、檜原達夫來、從史游鳴瀨、在長崎東北、水從山間來、駕石而下、石高丈餘、如人之額、水狀類梳、下白髮

被面有題字，在巖上處，曰鳴瀧。林道榮書，每夏潦盛，沙礫磨擦，故字半滅焉。水落於石，莫不皆鳴，其聲不大不小，惟此宜聞，是以擅鳴瀧之稱乎。其北名龍岩，岩在山腹，色如淡墨塗出，雙角生枝，揚首于草間，始欺真龍，使葉公見，必將走焉。又有一岩，望長崎於眼下，以石叩岩，則聲澹々然，久之然後響止，因喚名澹々岩，只恨就其間刻佛謚，曰某居士某大姊者甚多，下山墳墓累稱，有稱東海墓者，亦歸化人家，甚富，臨永訣時，謂子弟作墳墓，其墓削山成三級，盤石圍側，雕鏤文字，花鳥類，洪纖得宜，刀法極工，是以初營之也。歷年不成，土人諺曰：成得何其遲暮，定是東海之墓。夜歸，南陵達夫武卿等飲餞。

十二日，如圭舉家崇酒訟別，如圭百十郎四郎多武卿送至日見山，就亭子開榼復飲，達夫誦明日相思無故人句，武卿和之，乃決

別，下坂數盤，如圭大呼曰：鄉國在天涯，君自愛，余不能仰蒼宿矢上，如圭使一奴猶共從。

十三日，反奴道前日所經，唯物候稍老，景致亦變，禾既悉斂，方種牟麥，男女被野，余在長崎，如圭勸薩摩行，藩學亦盛，余欲行，鄉書方達阿母云：作明年首夏，度支君欲携家赴越後，汝歸莫誤期，於是薩摩行不能遂，我爲處士，無所係累，乃心約之再遊，東歸宿三室。

十四日，復至多比羅買舟，以風波不可發，邑無逆旅，有一老媪，無別生理，邀宿遠客，得微利以糊口，投宿其家，日猶午，室亦陋。

十五日，平明放舟，天氣開朗，仰顧雲仙金比羅，雲烟如帶，曩々然撓屈，離山即消矣，高瀨木葉諸峰，對岸出西北，與雲仙金比羅兩奇雙映，前望後顧，使分析一身置兩處，各得竭其奇，久之西風迅

急、怒浪、掀舟、掀舞、不能起坐、謂舟子曰、江海上人、每慣風波、猶以此爲尋常乎、舟子曰、否、如此則罕有、秋冬際、動輒天氣俄變、舟人之所畏、乃勉執纜、漸達長洲、取道高瀨、至木葉宿焉、舟中所望之山、列于道上、陰晴旣變、無復今朝奇、

十六日到熊本、訪村井椿壽、不在、宿逆旅、天草豪戶某亦來宿、語其風土、

十七日、過大城、壺梁翁語江戶決別爾來事、悲喜不一、見息文多、爲時習館句讀師、乃留寓其塾、出訪村井椿壽、此人以醫鳴九州、陸奧津輕諸生來學者、前後數人、生於東海、學於西隅、能師致人、弟子篤志、可兩嘉也、

十八日、壺梁翁延至別莊、其坊謂竹部、即員郭巷、牆外接田園、禾稼尚在、棲畝、鳧雁就哺、不恐人、田外岡阜、楓櫨經霜、濃紅欲然、乃

命酒吟哦、杉浦飯田諸子亦尋至、斜日極晴、霜葉加色、墟落含烟、趣更奇、秉燭乃還、

十九日、壺梁翁藏沈石田山水人物、休榮汲溪圖、董其昌詠蘭四絕、咸真跡、趨見高木敬藏、辛島才藏、敬藏爲時習館督學、才藏爲時習館訓導、

二十日、飯田季札、愛甲某、拉余游靈巖洞、入城門、有名百間堀、高數丈、累大石作之、下入上出、飽然如腹便友、欲登者固難、加藤清政老臣、飯田覺兵衛、森本儀大夫、威武卓然、特巧築城、顯名、此或二人所作、與覺兵衛始作角、豐公美其積戰功、更命爲覺、凡軍中豫取勝爲覺、復出城門、是爲西郊、有清政寺、清政墳寺、因名焉、清正生時、信法華教、背旗書南無妙法蓮華經字、歎常認見恐懼、磨針以西、山水潺湲、多生薏苡、茂竹修篔、往々聞人語、鵝犬、知有村

落得金峯登之、黃菊野生開花、比詩裁者加蕭散、松杉夾磴、一直究頂、前者跟脚、在後者胸臆、唇如焦、喉吐爛、路右土窪樹缺、寒泉微滴、有穴承而蓄焉、放杓其中、以供酌飲、蓋登者至此必渴、無不飲也、絕頂有坐王權現祠、其額熊本先侯書、金峰孤立特顯、雖有他山但陪其脚已、於是遠望無遮、八代宇土天草等城邑、雖脚未踏其地、今賴斯山領略形勢、南下坂路、登者爲北坂、南坂比北坂更急、名曰眩猿、似水經注所謂猿從失工捷類、人如轉丸、直至岩戶村、有寺、左右石壁、高數百仞、雜樹就罅、隙托根、枝垂根進、其間安羅漢五百軀、洞口豁然在其左、中建觀音堂、上圓下方、方處可布數十席、圓處鑄靈巖洞三大字、旁又有僧東海四字、較小、有印章、不可讀字、迺強刻亦妙、其以在高不可就打、所謂鼓瀑亦在斯山中、以日將暮、不得到、

四恐有誤字

二十一日、過左田氏、見古箏、桐色古蒼、形制亦較異、裡面雕字二行、惟可讀壽永字、其餘漫漶難辨、曰得之米良山中、余舊聞米良在肥後東南、重山複嶺、溪間散處、有數百戶、殊不與山外通、距今百餘年、世始知之、以隸官籍、其俗長劍短衣、儼然武人、古器戎服、藏之者多、或謂平氏遺胤也、觀之於此琴、則見其言之可信、過高橋邑、見其宰齋藤高壽、爲人磊落恢放、有古俠者風、喜刀劍、磨礪裝飾、手自善之、試斫甲冑、品其利鈍、子弟納交二百人、名之豪傑黨、呼高壽曰豪傑魁、
二十二日、訪境野嘉十郎、觀犬射、射圃在城樓下、周回四百若干步、柵圍堅牢、門在西南隅、書記亭在北、二人坐對簿、衆馬南列、手擁弓、腰插矢、監察二人亦騎立兩頭、奴牽犬出、就中高處、衆馬進圍、監察揚鞭曰、叱、奴解繫、犬乃走、衆爭射、犬之狡者、巧出人右、使

難射於是或迎或還馬蹄繽紛一整一斜趕以射之監察視其中否謹告于書記蓋古射儀也中古以來失其禮肥後薩摩二藩存之爾

二十三日城南渡白河堤上多楓映帶箐林有榭垣女塔高一丈所苔蘚蝕石文字有無且不可知女古娼妓善和歌一時名人清原元輔等多與之唱和其屋檜樹皮以覆且圍之以風流遭人賞士君子猶傳不滅其實踰于庸流乎所未詳也天明癸卯年工斫石於山遇坑中有筐其蓋有題曰檜垣女像自作貽後意此婦生交文人死留像圖後名而爲此慮乎歸時過辛島才藏時習館諸生會集賦詩屢滿戶外樓曰朝爽金峰在西秀色可攬二十四日壺梁翁杉浦某欲浮桑湖其勝所舊聞心甚慕乃續二人發距熊本一里湖水太清水皆發此地非別承源流葭菼旣枯

鳧鷗恣泛沿岸亭館悉是富家別莊放舟命罾師得小魚温酒擊鮮壺梁翁俯延手摘取水苔曰是所謂水善寺苔苦染醯醃之味甘岸上有水善寺所以得名已而酒盡矣買村釀亦美薄暮醉歸二十五日見井上平八其人敏於學特遠濂洛說能通習世故是以早登要路二十六日抵高本敬藏來語者四五名皆彬々文學士也方今侯國一切據武爲政不以文進退人物肥後獨以文藝取人故人材方盛有天巧行丸者狀類黃雀卵有小孔鍼眼許大海之所產玉石類然未審其爲何物記以質博物者二十七日游竹裡園諸子爲余餞二十八日至藤森祠門側有一巨松清原元輔守肥後時手自栽於此繁茂旣久三十年前就彫槁矣有碑記林道榮所撰文且書

二十九日辭熊本、東北郊平陸、道路獨卑、如行甬道、土人云、此國至清正、更作道路、使如是、當其出兵、欲敵不知、村落中有設門家、是藩士土著、以別平民、菊池郡治隈府、隈府亦菊池之兼稱、肥後有熊本、久摩郡、隈府、聲皆同、地名多用斯聲、求之古言、則或有意義在、所未詳、隈府有池、周回數丈、池心生水、仰涌泡起、狀如菊華、因以氏地、菊池氏累世治於此、寂阿武光以來、以忠誠雄武特顯矣、後爲大友氏所亡、人家繁富、上田膏沃、猶其餘業哉、有即來樹、喚曰將軍樹、是懷良親王手折枝插地、枝葉根柢俱生、至今鬱然造天矣、人若臥其下、則夢中不覺轉移原處、蓋有靈依此而有然云、宿村豪宋氏、其祖事菊池氏、雖今至瑣尾存民間、尙祭菊池氏、歲時不怠、菊池氏累世墳墓、在正觀寺、正觀則武光之謚、以是名寺、爲武光創造也、寺有老栢一株、其下乃所葬武光之處、古碑斷

壞無存、宋氏捐財更建碑、方碑龜趺、其制全摸湊川楠公碑、藪孤山撰文、而澁江右內書字、其餘之碑、則在寺東南、泐剝傾側、無文字可讀者、以世數數之、則似無闕者云、蓋方

皇統兩判、南北分爭、天下士反復無定操、終始一心於

王室者、蓋新田楠那波結城等、而子孫數世忠義不變、菊池氏一家耳、其德深入民心、雖野父蕘兒、敬謹不敢入兆域、過前則必趨、寺側田往々墾得古瓦、有菊花紋、疑寺古大刹瓦覆、有呼犬射場地、菊池氏講武處、十一月一日、至宋文五、觀古書畫數品、有假面刀鐔、古色可愛、嘗於菊池墟所得、余欲上墟、墟東去人家數百步、陵阜隆然、呼曰龜甲、旣犁爲田、有二井、皆智矣、上方僅未犁處、遺礎爲堆、是乃征西將軍懷良居館址、土人非跣不履、其南地高、有老杉三株、日內裡

杉、懷良非帝者、以親王鎮九州、通使明朝、明朝封日本王、勢比帝王、是以呼之謂內裡乎、山崕在北爲箭筈嶽、連綿於南爲鞍嶽、二山雖不甚高、以菊池氏著於世、有馬元章有詩曰、箭峰新月隨弓影、鞍嶽行雲落馬前、去墟北半里、有北宮、祀八幡神、藏團扇、以皮制、懷良軍中所執、又有木像十二軀、冠帶蹲踞、每軀有銘、曰大願主肥後守藤原武朝、願主藤原氏、應永癸未六月一日、
二日、過澁江右內語、其先居肥前有妖孽、
稱德帝使之禦之、有驗、後移住肥後、有水獸稱河太郎、九州最多、害人亦夥、其物如獼猴、滑液被體、時出與人相撲、前者輸、則後者尋進、愈輸出至數十百頭、而不已、竟使人困頓勞廢、雖有人救至、盡感恍惚、不復辨人事、然特渠嬉戲耳、至其殺人、則潛伏形骸、牽人沒水、挾取臟腑、澁江氏有方術、若帶其符章、則河太郎畏而不近、

是以熊本侯聘之、給廩米數十斛、爲濟民害、右內出示其所著菊池風土記三卷、核實可喜、河太郎、唐人所謂水虎類、
三日、有藏聖像一幅、亦菊池氏遺物、薰沐拜見、畫雖不甚巧、古色亦可喜、其幅背書曰、文明四年二月吉日、孔子堂附之、藤原武運、今田畝中呼學校田者、蓋孔子堂故迹也、菊池氏累世忠孝隆盛之美、乃知由教育有資、而非虛行焉、食時辭去隈府、山鹿驛東、巨巖角立、樹生其頂、如髻插簪、以有不動廟、曰不動岩、又地數里、土稍高爲崖、有竅穴十餘、方正深廣、咸稱尺度、大可納粟百斛、蓋人造、夜宿南關、在肥後北界、在昔北畠某據肥後筑後間、常以兵爭、菊池氏置關于此、以壓疆界、北關則在筑後內、過南子江者語、四日、訪中子文、禹中發南關、有肥後筑後界、立標路傍、過此、風土民俗減肥後、數里抵清水寺、安觀音、相傳草創在京師清水寺前、

以在僻陋、知者甚稀、有川曰鹿野、呼舟以渡、是乃矢部水上流、宿志久、

五日、雨雪霏々、肥後高山其頂皎白、李獻吉所謂起望、昨遊處、惟見滿山雪、不圖光景迫真、道在松樹中、秋時生香菌、國有厲禁、不許採摘、九州中、筑後最爲平衍、四顧寂寥、荒廢稍多、東北隅、獨有山相連、其究處爲香良山、大樹鬱葱、堂宇高低、武內大臣廟存焉、如登此、則旁近勝形可領略、欲即探之、有岐路、一東一西、東則通香良山、西則達久留米、得一則失一、爲之踟躕、旣而決策、與有山川登頓之趣、不如爲人物風俗之觀也、久留米亦一都會、始以筑後一國封有馬立花二侯、凡每國田數、公私必異、公數常縮、私數常伸、立花侯先公數自取、故有馬侯封地特大云、筑後川構流平原、兩岸堤防、數十里不斷、於九州爲大河、有筑後次郎之稱、

以次坂東太郎也、坂東太郎、謂利根川也、方其上流、遙望玖珠山、發源豐后、可知、彥山巋然接空、昨夜雪、如覆銀甕、至其他山、則峰稜崖角、勢緩者盡埋、其急峻未悉沒、以見其高低淺深之概、抵木口村、有大道來合焉、是長崎官途也、踰二筑界、初更宿湯町、有湯泉故名、其言町者、去太宰府遺址近、其盛時衢街及此乎、

六日、發湯町、天拜山當北而在焉、其頂稍平、高樹駢列、菅公登此、祈天處、蓋畏其遺靈、草木爲之不刈也、入太宰府地、華表以內、民居兩畔、挾道、菅公廟前、老樟深鬱、二天門、回廊、拜殿、皆備焉、焜耀閎壯、結構華潔、側有一室、題曰浮殿、歐陽恒所書、浴室額、趙即之書、古人所謂惡札、於今以數百年物、人猶重之、一池灣然、繞其外、有橋而通焉、凡神廟有池、曰神池、其制似倣古學宮泮池、池畔下榻、煮茶待客、懋氣象、酷似江戶神田湯嶋等廟、廟西山嘴、大石欹

仄林木根菱、纏其間、頗幽深、有塔半蝕、苔、題曰傳衣塔、寺僧曰、昔公陞天後、埋其遺衣於此、古者

王

朝置宰府、前後遣官員、不可知其幾、十百名、獨管公蒙讒憤激、忠義之氣、凝結爲神、百世廟貌、精禱有驗、不亦盛乎、廟南有山、突然入雲、曰寶滿山、土人云、有橘姬故事、我未詳其所以、然足以爲斯廟壯形勢也、又北連山中、有石壁如劈、鳥道一線通其上、是爲高橋、紹運故墟、紹運爲薩摩見圍、城危在旦夕、薩摩勸降、昭利、紹運義如鐵石、城陷遂死、百世下聞之、猶感慨、今觀此墟、壯士莫不泣涕、立花侯近命、蔽孤山、撰文樹碑、觀音寺、今一野寺耳、蓋與宰府爲盛衰乎、菅公詩所謂鐘聲、今僧絕無敲擊、佛堂中置大石磨、重數百千斤、非人力之所能磨、轉名之曰鬼石磨、然其實經菅宰府時、磨土作瓦磚類云、又至都府樓蹟、山擁東北、西南平野、遺礎

數十基、羅列田間、礎大方二三丈許、石質美澤、傍近州郡類此者無有、土人曰、其或唐石乎、蓋田間爲妨、可移者既移矣、此特留存重大者也、想古無侯國、以九州力致之一府、故其壯巨如是、而臺榭門廡、與此稱、則不亦壯麗崇峻乎、聞田塍溝渠、往々出古瓦甍、類有鐫天平寶字者、予欲必得之、草間水底、以杖搗抉、其已破裂五六寸許大者甚多、忽遇陂塘崩塌處、蒼瓦起頭地中、大七八寸許、滿面有人字紋、凸起一平字、是或天平寶字之文、而失上下、予獨語嘆賞、盛裝中自擔、宿雜所、七日、雨霰、山嶺雪深、北風亦急、寒不可言、抵博多、其富華繁庶、九州第一、其民多工匠、隔川即福岡城東門、門西鄙市亦昌、蠻夸船舶、昔集於此、朝聘貿易、沙紫織出、內抱港、外防濤、鹿島補其闕乏、如開門戶而有外屏、韓人所謂十里勝、和歌者流所謂海中路、皆

是也、若良辰美景、放舟游此、其樂如何也、恨寒風砭肌、不可復久立、博多郭外、沙路平如掌、長松群從、有寺、扁門曰西都法窟、又得一門、題曰敕賜萬年崇福禪寺、相傳、寺舊在宰府、及黑田侯入福岡、移寺于此、乃始知扁額西都語、非必僭稱、謁箱崎八幡祠、題曰敵國降伏祠、北面隔海對朝鮮、古者三韓屢寇、筑紫欲藉神威靈壓也、又謁香椎祠、祀

神功皇后、二陵挾路、間之、曰南者、

神功皇后討三韓、獻誠作京觀、是也、北者、埋后兜冢、名之兜冢、其上有石製兜冢、承以木、其木亦化半成石、每三四里、必有石井、瓦屋欄杆圍、扁鑄甚固、豐公發軍朝鮮、歷涉此地、頓營鑿井、是水皆是也、黑田侯先自豐公時始有大國、遂裸將於我、是以不敢忘舊、使其餘瀝不棄用、其忠厚亦何異也、宿青柳、

八日禾稼未刈、鴻雁鵝鶻布田、此年穀多不升、是以未收、待司農巡閱、然使禽鳥飽、我不知其解、所至沙路、不覺失官道、誤左、宿于蘆谷、此爲蘆江口、九日、渡蘆江、往々見舊墟、筑前之於九州爲形勝、是以蒙兵禍亦數矣、至若松倉廩數十屋、民人群至、出入米穀、青柳以東、郡縣租稅、甘藹石盡、以轉輸、水陸便宜、外爲玄界洋、內爲黑崎江、更倉山、崑江上、嶋嶼羅列、可謂名勝也、未知古人品目表出已有之否、宿小倉、小倉於九州、在其首、而承中國尾、可以控制彼此、實爲要地、治則禮以厚接、亂則武以扞蔽、小笠原侯國家舊臣之胄、而鎮此城、與平侯復在中津、翼衛之、不識封建之初、孰能參議大謀、廟筭之妙、足以折衝也哉、城南有足立山、昔者別部清丸奉使九州、手足俄痿、不能起立、山有湯池、數日浴、疾盡瘡、因以氏山、湯池今

無有聞之、變為冷水、
十日、風波擗惡、船不可放、及晡時、乃報風小穩、或欲發舟、若欲同
之、即至、余坐船窓下、欲有窺之、寒風自北、其疾如箭、以射罅隙、人
皆伏船底、無敢起坐、已而得引島、又得岸柳島、有佐々木岸柳宮
本武藏者、皆劍客、同舟渡津、共論劍術、竟於島中鬪、岸柳死、因名
焉、始論岸柳夸而不讓、武藤謙屈如不能者、而鬪則勝矣、名島以
負者、蓋惡其夸而貽誠也、日既暮、北岸燈火煜々不斷、二里所、為
下關、人家櫛比、倉廩出尻、砌海涯、古書長門作穴門、中國九州相
距一里、自北海至南海、必逕於此、如往穴中、是其所以得名、然若
此水不通、則南北往來、必將經四國九州外、犯險艱、費日月、其不
利者不可測、天開此地、以福斯民、大矣、宿逆旅、周防國有上關、故
此云下、其曰赤馬關者、兼稱也、

關一作關

十一日、上阿彌陀寺、曰天皇堂、相傳葬

安德帝之處、堂中藏

帝神像、及異本平家物語、世所謂長門本是也、老松數株、直聳造天、
名曰隱文字、蓋此地隔水正對門司村、古關址所在、登是堂者、為
松蔽遮、所以名此樹、檀浦平氏所殲、欲往而弔、以謁住吉祠、取道
山北、不果、住吉所謂長門一宮也、創祠此地、在祀和泉界之前、長
府城、

王朝所置國府、今毛利小侯治、其先讓嫡居庶、世以為賢、海岸有二

嶋、草木深秀、左曰干珠、右曰滿珠、相傳二珠古之寶玉、

神功皇后討新羅、新羅進兵接戰、投干珠、潮退而舟膠、投滿珠、水漲

而舟蕩、是以大勝、今以珠命島、未詳其故、余欲往菽城、岐入北道、
日暮雨降、行樹結蔭、雲光亦黑、高低不辨、困頓特甚、宿四郎原、逆

旅亭主曰古者此處有豪族所謂長者名四郎故以名地又相子
 曰子恐是薩摩人余問其故曰子頭髮溝大髻小所帶雙刀長者
 甚長短者甚短風度盡是薩摩人也乃撫掌共笑
 十二日歷秋吉村山白石林立形狀類太湖石又有黝者襍其中
 遭尤奇者摩玩不忍捨去盛一頓於裝中地陷窪然者數十所必
 犁種牛房其他則草野牛房產此味美稱曰秋吉牛房名品也宿
 萩城
 十三日風雪
 十四日觀明倫堂規摹頗壯孔子祠堂廣業堂庖厨皆具焉講武
 場亦列側有碑故督學山縣公孺所撰見費官中村某山縣庄內
 及學生十餘名明倫堂在城門內他邦人不許敢漫到觀我
 公之與毛利侯畹戚至親以義同一藩特使寓目焉大夫有號八

家邸宅壯偉可比江戶八九萬石侯伯第舍山陽一帶侯國皆富
 迨士庶人抄甚貧者
 十五日抵城東觀北溟是日風急潮驕波浪驅雪咆哮衝岸翻倒
 其勢欲捲地并去宜乎北海諸州秋冬後絕航也導者云朝鮮相
 距殊非遠漁艇遠出往々見山峯彼國漁蝦亦遇颶風載漂到年
 多有
 十六日城南一里有寺曰龍藏寺觀音閣榜揭所謂緣起其略曰
 天平中京師有營繕天下咸赴役長門太守大發丁壯踰衆竭力
 一大白牛殊負大木巨石頗勞疲喘急
 天子憐之休放無復驅使爾後長門牛獨用耕耘已不敢載重走遠
 又必生白牛則送此寺畜養若或惜而不贈則家必有不祥白牛
 好食素紙似羊大抵長門通石見山多野狹民居溪間雨行襪襖

如雪、以木槿皮製之、除官道外、咸五十丁爲一里、與伊勢熊野同、仙臺則六丁稱小道一里、卅六丁稱大道一里、國中道里不齊、有如是、寶辨嶽爲周防長門界、群山遐邇相列、一夕必可有名氏、遠人獨單、欲問無人、惟南海一碧、不問而可知、下山爲山口邑、山平頂者曰高峯、大內氏墟也、大內氏盛時、禮樂制度、竊比朝廷、殿堂輪奐、藏珍積寶、亦擬京師、招延縉紳、敦聘儒雅、然道德不講、倫常不明、禍起蕭牆、數十世雄霸業、一旦燿滅、竟屬他人、余有懷古詩云、喬木造天知故國、世臣滿位抱他腸、嘗爲賴霞崖所賞、

十七日、人家隣並相接續者、特古者劇市鬧巷之趾耳、其餘五家十家、各處整列、相成街衢之家、不如他村落向背自恣也、見石壁數百步、竹樹蒙茸、圍繞麥田、疑其爲廢苑、問之、大內氏別莊、猶有

十餘石、橫臥狼藉、蓋園池所有焉、土人指其一、二、曰船石、曰帽子石、大率以形肖命之、箐林中有庄七郎墳、七郎嘗諫諍以死、民感忠君之義、不忍壞圯、傳以至今、然不詳其年代事實、又有基址、狀如受柱之礎、蓋古有祠廟之類、然不可知其何神之所安、平蓮寺在舊城跡、隍水四圍、但通一路、檐下揭榜、以戒凡寺中草木勿剪、伐之、名銜連署、皆大內氏老臣、如信宿尋古、則必有可悅、農商稌居士流絕無、欲問而不能也、有川跨以石橋、是昔時外郭、有石偃臥、如可能受、一石又容其上、帖然不動、名曰重石、得二大利、曰勝地院、曰善祥寺、勝地院後山、建神祖廟、有名柘山、大石攢立、皆黝黑有澤、過此、又得一佳山、肉勾骨高、直上刺天、其明媚如洗出、是曰西山、以在官市西、因名焉、韓人嘗望曰、奇哉此山、必當生偉人、曩者周南鶴臺皆產斯下、土人

稱韓人有識，韓人又嘗過州里，曰：此地昔富，今貧，我見知之，人間其故。蒼云：舊屋大，新屋小，可謂眼目知所穿也。鱗川，方舟五艘，鐵鎖繫住，架木板爲梁，南爲三田尻，北爲宮市，兼稱防府，古國府趾，人家鱗次，街衢縱橫，菽城老侯館於三田尻，士大夫亦宅焉。菅公嘗遷筑紫，以風波惡，繫舟留此，觀山水雄麗，嘆曰：我雖躬往宰府，如魂魄眷戀留斯地，土俗依其言，建廟祠享祀不輟，銅瓦朱柱，繚牆彫鏤，有碑，周南撰文，旁有假山，曲池奇石，美木，國分寺亦廣大修潔，古昔每國有府，府外必建國分寺，須皆雄闊，今大抵荒涼衰微，不過一野寺，於防府獨見古時彷彿，有石井，欄而護之，有碑曰：菅公嘗泊，待便風，屢游寺，主僧請公自寫作，公乃汲井磨墨，飯田居謙者文也，耦馬浦在寺南，即菅公所解纜處，宿富海，十八日，道在山脚水涯，老松怪岩，佳處亦多，但風雪疏密，江山明

暗，隨增價，隨減價，難爲一定品評。德山，毛利侯支封，劣小市聚耳，過此，往々海面嶋嶼，基峙葱然，生樹村中有大石，圓而蒼，如狗伏背，高爲樹華表，題曰拜石，蓋神或馮依，致人禱祈乎，宿呼坂，十九日，上下山谷間，土色皆赭，川高平地數尺，甚類畿內風土，得欽名山，石路盤屈，凡數十折，其絕頂穿石通道，此阪於中國險艱爲第一，吳子所謂地機也，降此，溪水決々，自橫淵來，與行人並流，驟絕聲，音怪伏窺，溪水皆滲漏，爲枯渠矣，土人曰：是即伏流，距此東五里，復發岩國城，德山以東，溪多架石梁，以其石易得也，岩國城地勢狹隘，人烟夾川，無餘地，跨川以橋，橋長三十餘丈，作五大柱，每柱疊大石，高三丈許，鎔鉛補填罅隙，其形上銳而下方，上不銳，則受水而必激，下不方，則載橋力弱，柱間數十丈，棟梁交架，鉸釘綴之，狀如羅網，初架橋如尋帚者，夏水暴漲，即破，吉川氏患之，

與僧某謀、共極巧思營造、爾後無復圯壞之虞、僧某者、吉川氏聞法僧、人名橋曰錦帶橋、言其美也、又名曰錦盤橋、言其形肖也、晚投宿山公鷹、小野道濟來語、

二十日、小瀬川、小舟以渡、唐山所謂步者、意應此類也、是爲安藝周防界、續日本記、

聖

武帝天平六年、制安藝周防二國、以大竹河爲國界、今以小瀬川、即古大竹川乎、周防長門皆毛利侯封內、每一里、必樹木標、錄其里程、自下關至此、凡卅有六基、余欲見嚴島、陸路盤陀、買小舟、捷而且便、風波恬靜、四望有山有水、有近有遠、酷得位置、亦一佳境、椿至嚴島、以有天女廟、亦謂宮島、島中不殺生、麋鹿游陌上、類犬豚、獼猴走屋、噉々相鬪、

廿一日、登彌山、彌山則嚴島絕頂、群嶺所朝、量其高、以六十四步爲一丁、樹小碑、錄其數、自下至頂、總五十碑、周回七里、上以石奇秀、下以水清麗、中土肉肥膏、以樹鬱葱、天造之奇、世罕儔匹、或以天橋立松島嚴島爲天下之三勝、好山水之家、品評詳悉、論量錙銖無復奪此與彼者、庶乎公論也、釋曇暉有詩曰、大海中分玉女峰、娥眉翠黛爲誰容、我寄愁心遙相送、浪湧搖臺十二重、讀之可領略雄壯之髣髴、然此詩全摸朱文公武夷二曲詩、九州人不知之、爲一世絕句之冠冕、亦可見學者百年前稀、讀程朱書也、余嘗游松島、今復上此山、其勢又將得及天橋立乎、履土人先導、一履一百錢、然必擇老而貞者爲可、不然、則不多熟古事、而探勝踰略、我之所履、得兼二者、登山僅六十步、溪流幽々、自樹底來、與石相搏而飛散、視溪所由、源未深而水俄集、以山之靈異鍾清秀之氣、

石液木汁滲漉其有餘者有瀧宮堂宇理新水落乎南崖之下縷如紡績出之曰白絲瀑有小亭以爲憩樓之所謂之中堂中猶中輿之中當讀爲去聲其實非及山道上下之中但以其地勢緩弛而有水有木渴者得飲熱者得蔭寒者得儲衆者得容舍此而不堂不復得其所也或謂不然即讀爲平聲有全石爲山翼然上垂下虛曰南海石樹木未長或能望南海今在樹底而無所觀過此有華表有二天門製造古質像亦猛獳不凡立當門中當使諸障得邪魔欲入而不得也岑巖中有石菩薩露立不覆梳風沐雨似示津梁之苦井水一口在其前澹而盈焉溪流已遠不可復下汲也左得支徑二大石相枕倚狀如屋廡其下祀天女無復別所有復就原路而上有大日堂兩楹間揭記文石川丈山所撰堂後大石層沓重累高數十丈道曲折通其間如蛇鱗出沒建小祠凡

五十餘所左禮右瞻前詣後拜雖篤信之人至此不得誠敬不散甚乎佛者之設教使人媿瀆不自堪又有一石飽然臨路若欲人抵觸者導者曰請慎側身避之若謬與之相衝必病疥瘡而不能免也命之曰染瘡石名山藪澤之於物雖宜莫不藏奔存此怪惡醜害之物而不敢蠲除造物者之量亦洪矣哉又有蒼石狀如傾瓶側面窾穴碗大許蓄水不乾特與下潮汐盈縮同時染指嘗之清冷無鹵氣上下二石覆承相對焉俱出其間上痕類頭顱所觸下痕類足跡所躡謂之盲腹所衝以似道之耳其實非雕礮之所爲其餘又肩摩耳屬踰過伏出者數十處有一老杉客生石上其根與枝樛曲盤屈如未安其所謂之飛杉流俗相承云空海移居此山杉自高野山飛到其說類晉公之飛梅絕頂翠巖露出無復生木以足頓其石鏗々然餘響入雲蓋石鼓類已坐此以觀東南

海是口幸美日晴波恬浪曳白紵青爲經爲緯一片玻璃盤上現
出百般景象若夫四國之峰巒絡繹繞外三備之洲渚蜿蜒伏中
不援不凌雖固與斯山無相關各自在其處擅名勝之聲使我今
收拾不遺雲烟不掩風波不擾以陪列壯觀彼亦不敢辭而拒之
已而短晷西傾割愛南下雙石柱立又一石屋覆其上可以避風
雨其下空谷閭寥無底跨以板橋履之遠響下應足爲之酸石龜
安不動像博石嵌錢數枚傳言向者有盜欲竊去佛前錢幣其錢
黏附自入石不復得摘起如神有惜之毘沙門堂有石川丈山武
森士式二子之記文木版肉書懸之楣間丈山初名重之後改曰
奉仕

神祖爲侍臣從大坂之役兵刃已接鼓勇不自禁敢犯軍令擢衆
顯功乃退隱期以不出世數年以母老家貧奉養不給因復出仕

朝

安藝侯非得已也母死即辭以再遂終焉之志此記其在安藝游
此山之所作也士式亦安藝支封赤穗侯臣侯背反禮法
朝廷傷人是以賜自盡而其仇亦犯刑免而不死憤怨腐腸不忍並
生復讎以殉義士式以有文學每對儕輩勵以仁義竟能成其事
如絕命詞世所徧知也有古鍾一口掛之樓上銘惟刻製造之年
月姓氏曰平宗盛鑄少憩小院一僧煮茗酌薦多說神異亦唯欲
靈其山之意爾左折愈下得三仙祠未詳其所祀更進入谷有弘
法大師堂謂之奧院人烟已遠幽邃深靚或有息心之士必所萃
焉導者指其爐曰是空海上人咒法時之遺火續薪綿々未嘗致
燬滅云山事畢此右折以上復始達二天門下山已盡又左折二
百餘步至太乙祠云此祠於島中最舊蓋延喜式有伊都伎島神
社是也天女廟負山而作後高前卑前殿定基址于水中廓廡曲

折連亘數百十間、屋背廢序、雕鏤丹雘、用功力許多、嘗有大華表、一罹災、無復巨材足作、今唯存殘桁、平清盛爲安藝守、性奢侈、佞佛、廟之壯大、蓋始其時乎、廟北有大屋、所謂千疊敷、豐公所建、豐公豪氣與清盛抗而有餘、此屋可以見也、

廿二日、廟後府庫納珍寶甚多、分爲三番、展玩三年一周、一方金發扁、甲冑刀劍、多古名將遺物、法華經一部、平氏諸公集書、首卷清盛手書、古蒼老勁、裝飾以金玉、可以悅目、自市而東、山稍平者、曰今伊勢、毛利元就營壘之跡、在其南者、陶全姜之墟、天文中、全姜弑、大內義隆篡國、元就據義起兵、誘出其兵、擊破之、全姜既陷隘地、騰躓奔殪於岸上、浮屍沈骸於水中、無有免者、全姜亦走死、安藝周防海、春初每見蜃氣結樓臺、島之左右最多、俗甚惡死、有死者必葬島外、居喪亦移處、經一百日、婦人生子亦然、

廿三日、此日冬至、家々作糘糕、親舊相饋、坂東無此事、禹申發舟、峰巒彼此競、奇爭秀、須臾雨雪、遠景模糊、近則殊勝、抵廣島、安藝侯治城、沂本川、本猶如木之幹、水出佐伯郡、諸溪枝葉合爲一津、故爲名、兩畔隄防、禦決洩、有船廠、以廢船艦待用、城北有寺町、十餘寺、皆奉之淨土真教、以親鸞忌辰在近、設報恩會、道俗群聚、鐘鼓諷誦、諺曰、備前法華、安藝門徒、門徒即淨土真教之殊目、此特言二國各信其教之多、我邦言辭、文人之外、雖諺語用韵甚希、而詩隲有荷華、叶下都韻、黍稷方華、叶下途韵、後漢光武亦曰、仕官當作執金吾、娶妻必得陰麗華、吾華爲韻、今華與徒叶、韻鏡家以音韻爲天地自然之聲、今意其然乎、宿逆旅、廿四日、早訪賴霞崖翁、又見小川周藏、以詩聞、然未見有駭人之語、霞崖翁嘗游大坂、時片山微猷方引名士、以文字結盟、命渾沌

政恐改

社如尾藤二洲、古賀精里、中井竹山、履軒等諸老先達，皆自社中出。翁亦以才敏筆札，見稱後折節讀程朱書，以治經爲業。諸老宿亦多同志，政轍講究義理，文章亦改濟南瑯邪，專修唐宋八家之辭。仕藩爲師儒，道德益進，每來江戶，屢會集三近堂，接余以忘年之契。三近堂者，栗山先生書堂，得水府武公書揭之，夜見弟千祺、息子成，遂宿翁家。

廿五日，欲辭，翁欲遣子成往竹原，見叔千齡，請余相伴，乃促裝上途。且語且步，三里至海多驛，驛外即海崖，牡蠣產此地爲佳品，取之者先灣中累石分區域，各有定主，至春夏之交，插竹箭，簇如葭葦，以孟冬收起，黏纏傳著，鮮有虛枝，多者得數斛，數里入山，山無奇，宿瀨野。

廿六日，戴星以發，曉寒殊甚，仍行山間，村園狹路，辟田隴，高者及

山，卑者入溪，安藝周防商賈所襟居，雖村里以市命名，仁志村、鬻猪肉、味佳，支徑右折，至賴千齡家，竹原賴漁鹽利，繁稠爲一都會，和名抄載竹原，蓋舊邑。

廿七日，上西方寺普明閣，閣倚山腹，觀望甚壯，市井外，鹽田方一里許，浮屠祭親鸞，闔村相集爲法會，少饒魚肉者，價廉平，日晚供鮓甚美，三更始乘舟，下溪口待潮，四更挂帆，弦月方升，遠近山河稍生色，行里餘，左傍丘陵，右接洲渚，此已盡矣，彼又彌縫，是以水廣約略不過一里，波穩而舟曲折，殆如行川，日本記所謂淳田川，即此地也。

神

功皇后嘗放舟中流，醜酒海鯽無數，鴨々浮出，土人稱於今每季春見海鯽，噓泡沫掩海，抵絲崎，所謂永井浦是也，山水明媚，世所知之勝概也，夜未白，不能盡極其奇，自竹原至尾道，舟路甚便，故

人多托舟，且寢馳七里道，商賈急業，尤悅乘所謂夜舟，無夜而無舟，畏寒者，出錢借被，費三十二錢，終夜取溫，但恐蟻虱多帶已，余以舟行，不過見三原城，城本在山上，今移平地，屬安藝，小旱川隆景時，猶在山，遺址現存，民間有傳圖，隆景居室後置廡，養親騎馬，接士大夫，掩廡淨座以延之，士大夫退，則撤去障屏，廡室相對自飼，曰：將卒相親，平居固當務爲方便之也，義可以激之，如畜馬，親躬所跨，進退之機，間不容髮，而其無知，唯使之馴耳，又豐公欲以姪秀秋嗣毛利輝元，隆景伺察其不可，中沮，我以其爲庶，欲易於宗，厚請秀秋爲義子，授其國，已乃退老，可謂有儒將之風也，廿八日，平旦，船達尾道，以其津要，人烟稠衆，青樓妓館亦連棟，嘔呵之聲不斷，太平記，湊川戰，本間孫四郎戲曰：源將軍船艦經中國，豈得無載柄浦尾道娼妓乎？二畧有妓，蓋亦久矣，訪勝島原仲

致霞崖翁書翰，引上其樓，爲設酒肴，又伴登千光寺，在北山半腹，躡石磴數十級，大石疊起，繚繞王殿，余怪山臨市井，如地震墜石，災之所及必慘，原仲曰：自古傳言，此地無震，向者雲仙嶽焚崩，中國諸州咸動，此地獨無患，復更上山，有石偃然臨下，扣而聆之，杓休響騰，其聲如人之張頤而敲之，兒童拊之戲遊，凹如孟者數十，其地甚高，見昨宵舟行所由，島嶼虧匿，水光明滅，遠山又列其外，帶雪映雲，眞畫圖，原仲又北指曰：晴日此方亦見山，因幡伯耆也，今不見，恐雪兆頃之果雪，避過千光寺，大石當寺，與山迫對，入寺如入洞，主僧開軒命酒，山水得雪，比前者觀，復成別段之趣，時見漁舟歛釣回者，鄭谷所謂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蓑歸，似爲今日嘗賦之，草香孟慎跡，余亦來，初更下山，廿九日，過箕越山下，石崖穿穴數十，不知始作其所何爲，今土人

藏草粘類、有古墳夾道、右者生大松三株、中間立小石塔、邦俗所傳不一、或謂將軍義昭墳、義昭、織田信長跋胡、君臣生隙、遂自奔亡、托毛利元就、薨于柄浦、其地近、或然、左者項蓮、有三窟、持杖探之、礎下有聲、蓋皆磬石、見田插馬蘭、及長茂刈乾作席、備後庭、天下絕品、備中次之、右望一樓孤起、是福山城、所謂天守、以其地卑、他無所見、神邊驛、訪菅茶山、翁不欲仕官、以醫隱伏村巷、風流溫雅、關西盛稱詩名、其宅在坊南、別莊在防北、號曰黃葉夕陽村舍、邑南有黃葉山、且緣古詩語名焉、胸中不設畛域、以交道之弘爲娛、四方文士有至焉、舍之別莊、自就談論、久暫任意、若館之其宅、我旣爲主、勢不能不致勉強、是其所以待人也、立綱道人先余在焉、近江國人、有山水癖、浪遊四方、塵談至夜分、三十日、平旦翁旣至、竟日談笑、且請看所藏書畫、

防恐坊

十二月一日、見菅圭二、翁母弟、方自備前還、其人才俊、言多戲謔、二日、伴立綱登驛東墟、福島正則領督安藝備後、使福島丹波守之、及其見除國、移城今福山、此卽爲墟、正則之爲將、雄傑無敵、處治馭下、緊急如東濕薪、民不堪之、寺祠及鄉士、占地除稅、每國皆有、二國獨於今無尺寸地、及彼徒者、亦自正則然也、三日、發神邊、翁兄弟送至驛端、得支徑、與官道別、自入備後、田間小亭、棚棧置石佛二軀者甚多、猶東國有道祖神之碑、有小山當路、陂池在側、謂之中山、言其在備中備後界也、備前備中備後本合不分、稱吉備國、東西山相對、其間夷曠數千頃、本潮汐浸灌、無所用、福山先封某侯時、築堤退潮、得良田若干、堤外潮勢高於堤內一丈餘、堤之首尾設閘、啓閉以備外水乾時、洩內水、此地今爲官之隸屬、笠岡、一大市聚、縣令之治、稱陣屋、凡治非城下、則

釀恐醜

後恐復

必曰陣屋、陳猶軍陳之陳、蓋戰國之襲名也、孤山偃臨水、曰吸江、亦古墟也、其下有茶店、西南望柄津神崎、觀眺之美、與水島尾道倫也、白梅長春方開、其地暖可知、左屈一轉、竹篠蒙密、石牀一脚、似待人憩息、釋宗祇嘗題詞、好事者釀錢建碑、鐫其詞、山皆兀然、無樹、草亦不茂、沙礫流塞、川高於平地、熊澤了介曰、治國者、與土木功、剪伐山木、山崩川塞、水旱並至、蓋東方土壤、大抵墳埴水由地中行、中國土性踈理漏瀝、山皆管竇、民乏薪樵、拾掇枝葉、山林淨潔、如庭壺、至鳴方、見西山拙齋翁、及二子孝淑、孝純、四日、拙齋翁、茶山翁、同那波師曾門人、經學文章世稱藍青、拙齋翁特以狷介見知於人、我栗山先生殊推稱、制行之高、為當世之一人、阿波嘗聘之、辭、加賀亦聘之、後辭、朝廷亦有意辟用、使栗山先生以為舊友之義、竊勸陞官途、翁陳其

情素曰、生長山野、不習禮義、雖好讀聖賢遺言、未嘗少有所得、與出而有素餐之羞、不若伏而為明時之逸民、栗山先生自是私稱呼徵士、州里子弟尊信學其門、先以日用言行、次以讀書筆詩文、若有年十五以上、不入其門者、人怪問其父兄曰、子之子若弟、其或有疾病乎、何為不游拙齋翁之門也、其孚于人如是也、是日侍語及夕、

五日、翁別號曰石癩、其所最愛重、有名芙蓉石、石英也、其質透明、外白、隱然含紫色、如煙光之凝、而頂獨潔如帶雪、宛然為芙蓉峰狀、嘗持入京、播紳傳觀、遂經

天覽、於是愛重殊加、十襲韜藏、時出見人、徧請各家題詠、卷軸已成、六日、來語翁者曰、柄浦有蘆桶工、出游、鄉隣少年喧囂集見、工亦就見、一少年捕小蛇生二足、曰、是真龍也、工購以三千錢、謀惡少

年曰、今得奇貨、春社在近、緣人衆群至而商之、其賊無費、惡少年曰此天使子與我富也、三千錢何廉也、酒肴相賀曰、生而畜之、若亡去、則悔而不及、不若殺之去腸胃、乾腊存久、乃操刀割下、方將及脚所、停刀曰、此尺寸地、我輩貧富所決、豈可復斬下刀哉、擬欲割之、有物跳出脫去、其脚無復有、惡少年驚曰、咄蛇失足、我亦失足、俗謂錢爲足、言失得錢之道、

七日、

八日、此日土人曰誓詞始、蓋議約明年典賣品物價直遺錢、江戶此日事始、竿頭注策、篤樹之屋上、斯地無其事、高戶吉夫招供菽乳、

九日、高松人平尾士馱、躡飽人中、西士穀、儼屋學問、余亦托居、適論赤穗故臣復讎事、翁曰、如與野將監、小山源五右衛門、進藤源

川某二字恐有誤

五郎、義烈忠誠固不在四十人下、而不與其事、安藝人嘗有言之、義人之議曰、復讎不必用衆、要在成志而已、一舉克之、則固善、若誤而失之、豈可不存後圖乎、不若分衆先川某半、衆爭先不決、探策然後定、不然、則三人惡坐見其成否、後安藝侯養三人以赤穗之舊祿、子孫相承、如使某果惜死逃竄、若俗說、人當不暇唾面疾惡、胡敢用祿養之爲、又嘗有聞、備後國有一人、寓里閨、亦赤穗故臣、里人初皆嗤笑曰、是亦不義人耳、不能以身殉道、流離如是、既而視其爲人、方正嚴重、絕無鄙野之態、村中子弟漸就學、書講文、或怪謂云、視子之平生、似非不能死者、何甘受汗名而不辭也、其人哂曰、棄生殉義、固難耳、無復所別言、且色如不耻者、是三人之黨乎、世惟知復讎之義烈、而不復知有此等深沈之人、故從聞錄之、

十日、從翁及織田士猛遊明王院、深藏山間、初不見堂室、惟覺松栢稠密、被山已、一道紆曲、無復他之人家、直至山門、其峻巖尤特、有紫巖山之名、主僧好詩、飲食衣衿豐潔、近寺村里不有過二百家者、檀越之力恐不及此、不知何由致財之優、
十一日、在明王院、夜分、躡月歸、口占作聯句、
十二日、小民來語、俗前槌原支村曰、宗津、其長幸八、善教道里民、保結同閭、不失信義、去歲大疫、闔里人口六十八人、病者至廿人、戮力相扶、或視醫藥、助耕耘、及取獲、作索爲苞、不使至窮乏、欠租、俟賞其仁厚、予青錢若干、又特賞賜幸八、又有孝子宇助、母臥病五年矣、宇助夫妻愛養特至、母好食糖霜、日供必多、母思其貧困難得、不樂餐、宇助薦曰、頃者糖霜甚廉、日供亦不費、自勉業不怠、舉以資奉養、又有婦名加禰、嫁未周年有身、遽而夫仙助者歿、舅

憐早寡、待兒長、使再嫁、婦不敢聽、後舅疾癰、或趨醫藥、或幹家事、勞苦無所不至、舅平居賣魚、如日暮不還、遠出迎之、事之尤謹、如此者十六年、亦皆被賞典、

十三日、游至樂居、翁使酌保命酒、備後柄浦所釀、甘美天下之最、庭訓往來、列言諸國名品、於備後則已言酒、足利氏時既善釀、

十四日、

十五日、

十六日、游長川寺、村中且越寺、後山古墓、題曰榮公、側書云、賴政四代孫宗久、土人相傳、是古爲主鳴方之人、但未知其稱賴政者、或爲源三品乎、將爲別人邪、寺東壘、皆墓碑、大書姓名、側又必書孝子某建、或孝孫某建、式樣不失禮、是芳烈公時死者、芳烈公賢明、政教依禮、風俗趨正、嘗令封內人之喪親、聖人以爲可當大

某恐其

壘恐壘

事、不宜委髡徒、當從禮葬埋也、其後風俗偷薄、人情從苟簡、葬祭復咸借浮屠手云、

十七日、

十八日、

十九日、織田士猛、京人、留此數月、又將西遊、送至天草池、士猛工篆刻、留一顆饋余、

二十日、講論語、

二十一日、

二十二日、

二十三日、

二十四日、

二十五日、余與孝純語、余欲以首春辭去、孝純曰、備後洋中有水

前後有日而無記者蓋失其稿本云

島、是能登守平則經大戰、敗源行家之處、四國中國間、東西各自潮頭並進、常會湊於此、故每暮春日、海鯽追潮浮游、群鱗相咽、波濤變赤、漁者不論錢、請留觀之、距此不遠、

二十六日、

二十七日、得鄉書、余先者於長崎奉母兄季秋信、至今缺絕久矣、而偶遞此信、乃知家書抵萬金之意、此日管茶山翁寄蠟梅一枝、色香不凡、陸奧所不觀、

二十八日、雪積三寸、土人以爲大雪、夜雷鳴、翁雪水烹茶、賦詩見

招、

二十九日、旭日晴明、出汲井、軒滴點々、昨雪融下、

晦日、客居殊無事、

九年春正月一日、天氣和煦、如吾鄉仲春以後氣象、瓶水不冰、草

色欲萌、不能無節物之感、土人慶歲、親戚故舊往來、余獨登鳴山陶寫焉、

二日、

三日、

四日、

五日、茶山翁寄書催三原遊、其略云、三原城畔多梅樹、山溪所到無不花、子杖請再西、我欲與遊、余東歸有期、待拙齋翁日不多、即辭、

六日、晚叩七草俎、其俗與東方同、七草其物衆說不同、盛七種菜於俎上、傍加火筋薪木、以搗木叩之、其詞、七草薺兮、七草薺兮、唐土鳥兮、日本鳥兮、未渡前兮、塔々然兮、不知唐山亦存此俗禮、蘇東坡夫人閣詞、有七種共挑人日菜句、蓋似言之、終夜時々叩之、

至朝和七草於糜粥餌之、故以正月七日爲七草節、

七日、翁及社中諸子、約沙見游、欲觀梅花、平旦離鴨方三里、路岐而分焉、有樹大拱、翁指其樹曰、余少時大樹蔭翳數百步、名曰維舟樹、相傳在昔潮水浸灌、海岸在此、外國船舶漂泊、維船待風、其楸自生枝葉、至碩茂、是其聲耳、長葉短莖、翠光冬榮、酷似具多羅、雖一時博物徒、無知其名者、唐船村、外國商舶復至、惡年少奪攘其賊、舶不得復去、遂朽腐焉、石見村、有古善卜者、安倍晴明墳、晴明爲播摩守、以爲隣國、或死而葬此乎、沙見村、負山臨水、人家斷續、茅覆柴扉、民皆淳朴、其奉租稅、如奉祭祀、以正歲、先造苞索稅入之具、然後逮私事、若一家有疾病憂患、則闔村老幼赴助、或出錢米濟救、償負債、十二月廿六日爲限、後期不辨、闔村往弔、煙具手巾、必用朴質物、風流器玩、或有挾帶、則群戒衆責、村爲備中倉

朝廷

敷部下、縣令管谷彌五郎嘉其俗厚、聞之、以行賞典、賜銀兩、衆謀以爲賜銀不可徒費、村素乏水、乃買酒肉、戮力鑿池、喜田得水已足、樹碑請翁文刻之、村中有梅三百餘株、盛開可愛、山脚方石如屋大、斧鑿痕存、相傳豐公築浪華、聚取木石山陽諸州、舟送輦致、石工欲斫破此石、夜有哭聲、以爲不祥、中止之、名之曰哭岩、此村去浪華七十里、其役大可想、村南乘舟至黑崎、肩輿夜歸、
八日、此日立春、
九日、
十日、至樂居是日開業、門生來拜年、翁講文公敬齋箴、
十一日、平明街上有聲曰叱々、似驅去物、土人每歲首、以是日始風馬牛、其俗頗朴、春寒較甚、

十二日、松山城、在鴨方北七里、又其北山中有鍾乳洞、爲佳境、冢村子德嘗有游、其穴深莫能測者、展觀其圖、鍾乳所凝結、衆形具悉、妙極精細、土人云、僧空海所作、亦謬耳、延喜式載、備中有二鍾乳穴神社、恐即言此也、

十四日、

十五日、從翁至地頭村、春風洒襟、四山帶煙、諷詠悠然、徐步上八幡祠、地据爽塏、少有眺望、前楹有翁及茶山翁舊題、橫溝子久復題名焉、

十六日、寬齋從、叟余、本鄉有梅數十株、應必盛開、請先導去、不果、過飲小林嘉十、見一男子剪煙草、翁謂余曰、請諦視此夫、相貌何如、還家、乃告曰、前者男子、初女子耳、十八九歲時、一夜肉起爲男、鬚髯稍生、今娶妻育子、

十七日、

十八日、

十九日、諸子設祖席飲餞、畫人索我為余寫數幅、筆端洒落可觀、孝淑贈烏犀圓、此藥方、幕府之秘訣、藥物中難獲者、牛乳狐膽二種、欲獲狐膽、令州縣國戚得傳其方、藥舖有鬻者、皆偽造、岡山侯以捕七八狐、致之廳事、探策殺一、當死者、伏尾帖耳、成可憐之狀、廿日、過飯高戶吉夫、黃微公邸迹、出土型一枚、吉備寺出古瓦一片、吉夫嘗得之、為余贈之、又勸余為柄浦之游、其地斗出海中、洲渚分出、水仙島當其前、景象殊勝、有福善寺、可領略之、韓人題其門、曰日東第一形勝、題其樓曰對潮樓、人為此憎賞、然中國水路勝景猶踰此多、韓人不遍見、遽下品目已、此日中西士穀東遊約

憎恐增

決矣、翁稱菅谷彌五郎長昌曰、儉以奉己、廉以待下、有學知所本、謀眾求公是、當其令倉敷、郡廳壯雄、門廡深邃、前縣令萬波七郎右衛門所造、若仍存舊構、民費修葺、撤是改作、亦難勞擾、乃賦詩曰、昔者魯公族、死諡之曰獻、聰明相其君、不畜夫聚歛、重勞不毀室、美觀非所願、宋客猶異焉、以為損聲聞、盛哉舊令尹、為縣總十萬、兩衙分椽屬、三載布法憲、身殲勤改煩、文物又隨換、尾大不可掉、節制乃割半、今我何行能、意爾來居館、夏屋遺構虛、豐蔀仍舊貫、早晚明令出、用儉使民勸、如何民亦勞、歲屬玄冥難、毀諸將已乎、三思不能斷、廿一日、至樂居開別筵、翁出示奇石一顆、名虹月鏡、五色爛然、中含虹蜺、又映日轉旋、一團白光外射、牆壁宛如月十三四夜、又以山水竹石對照之、毫末不遺、如見諸鏡中、

廿二日、翁及諸子將過雪堂以餞余、雪堂在鳴方東三里、子弟糾錢營造、時迎翁至此、講經其始落成日、適風雪方興、因以名焉、亦爲翁行寓作之、故曰行窩、已謝鳴方、山在南者曰在方、昔千年尼在山下、築屋居住、遺址猶存、所以保壽之術未聞也、又有彈琴石、黃微公或時來坐其上、弄琴自娛、但以道出甚迂、不得至、玉島以津泊集船常多、爲一都會、圓通寺倚山、巡水樓門立塵埃之外、初山少石、有僧知其多伏在地底、畚去其土、幽石稍見、益去益見、於今嶽嶠嵯峨、成自然狀、登其上、見四圍山及水島、水島泛々如浮二舟之並驅、頗奇、訪太田子直、上其後軒、扁曰有待樓、取之杜工部江山如有待、日欲暮、乃辭、冥行半里、翁稱山水之美、左右殊多、故余聯句有摸索佳山水、暗中費欄川句、既而松間有火、知前路在彼、小野小十郎逢迎焉、松門竹扉、條然隱樓、是即行窩、三

更後、月方升、江面先生色、東山發金光、百道迸注射、久之光彩盡滅、一隻月影升在樹間、人皆叫奇、余唱一聯曰、山上半輪月、江頭十分明、衆繼哦成八句、窗外有梅半開、月色移升簾櫳、真一幅妙畫、欲即模取、恨無能畫者、四更始寢、

廿三日、早起、門外水白、殘月在天、一堂上無主人、共集爐邊烹茗、誠蕭然閑趣、覺希世也、聞喚渡之聲、出見之、一水滾々而來、爲松山川、上流經松山城、南故名、天正中、豐公攻毛利氏、決川灌松山、蓋此水也、流未入海處、有二島、隆然高聳、兩畔削成、曰櫛島、似盤魔曳尾、曰龜島、物象受名焉、松山川、嘗一朝水赤、見者大恠、跡其所由、民鋤田得小瓶二、見其中塵煤爲塊、乃投水、淡赤自瓶內出、潑變水色、或謂古葬蘊藏以朱、其瓶恐朱砂也、晁輔去行窩、沿堤而上、竹篠夾路、見巨家起樓、乃爲小十郎家、邀上其樓、題曰環碧

環碧之實、非竹而在水、前有津渡、岸植桃多、曰桃葉渡、復訪石和助、亦起樓、屋東曰湧金、蓋月色觀最宜、廿四日、發上成、里餘至長尾、憇小野泉藏家、亦村豪、供畫舖、庭多鐵蕉、一石高丈餘、三峰屹然、太似芙蓉、至此始與拙齋翁樹溝子久等別、高戶吉夫欲省兄、伴余同行、鼓冢村、冢上有碑、狀類鼓、故以爲冢名、此地高敞可望遠、吉夫指上成長尾地曰、是嘗爲瀦、故廣平衍沃、水谷伊勢守勝隆起役、築堤禦海潮、濬溝瀉野水、刈蘆葦、定阡陌、於今民賴其利、建祠以祭之、至矢田村、宿守屋氏、吉夫兄也、

廿五日、木村孫三來見、此人才俊、但所學不正、爲余懇請、反復論談、欲其改志歸正、矢田村北、官道通焉、道北陵阜立小石塔、石欄四周、爲黃微公墳、後人所葺、吉夫曰、今岡田侯曾祖某公自巡封

內、冢見發、棺槨朽露、見脛骨稍大、自取比之、長公數寸、已而公心甚惡、遂得疾不起、時人畏怖、爲神之所祟、守屋氏祖謂公歟、骨更修墳墓、當其遇發、掘誌銘明器類、無有出者、黃微公時、文物具備、禮儀悉設、無無之之理、可疑耳、北溪有寺、曰吉備寺、茅覆樸陋、不足觀、藏古時屋瓦、長三尺許、幅一尺餘、以此覆葺、堂宇之壯可想、寺東五百武、地曰天原、有盃井、雖遇旱魃、水未嘗有涸、黃微公產時、以斯水浴洗、故其水有靈、去訪古松軒、其爲人、骸骸不治細事、能通地理、論大體、云、如今設兵者、最淺膚、兵非知地理、則不可行、我眼存尺度、其一視山若水、道程遠近、指言不謬、嘗奉官命、撰武藏地圖、其精確、復出諸圖外、欲辭去、送出門、指南山曰、此亦有古墳、大百餘丈、蓋公侯墳也、古昔豪傑、名存墳、不知所在、墳則雖存、名則不聞、由是觀之、身名固爲二物也、今人爲身求名、不已者

無志爲循吏、雖俗吏武人、足稱其職、苟非教化相先、勸善遠罪、則非聖人之政、士居其職、不奉行其意、則非聖人之徒也、世人稱其就職以來、美事頗多、

廿九日、姬井貞吉齋藤清次右衛門來見、辭子陽、餅茶屋彌三郎、至台宗寺、謁

神祖廟、歷中原、傍旭川而北、中原、旭川中之洲、大木十餘株、枝柯交加、足翳日影、芳烈公每來納涼、無有亭榭、特樹碑以記其事、野岸無船、不可就看、徒爲宛在中坻之歎、有箕山笠山金山、金山最高、而二山相似、昔出黃金、因名焉、既有箕、當以名笠已、湯迫、有松殿關白謫居址、湯淺元禎立碑、其略曰、公天下之元老、平清盛視之如嬰兒、一言不合、逐之畿甸外、跋胡子中朝、恣睢如此、而能道天譴者、未之有也、歷官道而南、有百間堤、嘗屢崩、埽水衝嚙尤暴、

熊澤了介察地勢、視方面、督役築造、凡運土石、北取者南輸、南取者北輸、往來踐躡、基址堅實、經由自外者有罪、自堤成迄今、百有餘年、鞏固如鐵石、又一渠、自蘆川達旭川、長亘數里、津田某建白開鑿、運遭大通、官民共依其利、芳烈公舉用賢能、使各致力、故功績存跡者特多、岩間西明寺、庭有稱淺黃櫻者數株、花未開、蓓蕾如粟粒、恨不得見、廣谷村、有古墳、松二株生焉、相傳巨勢金岡墓、金岡善畫、宮中障屏丹青多成其手、晚作地獄變相圖、夜叉執矛戟、刺擊罪囚、狀極慘刻、夜叉面貌特猙獰可畏、自嘆曰、我命盡於此乎、无幾死、抵西大寺、村名也、村有西大寺、故以名村、宿對翠樓、三十日、訪間野民次、後軒臨蘆川、眼界空濶、望見島郡、山高聳屏、列日常山、藤渡在其北、承旭川下流、每大雨流潦、草壤悉輸之于此、淤泥涇塞、佐々木盛綱使漁夫先導、襲平氏之處、今皆爲良疇、

西大寺每歲上元投榮耀者、近隣數州人競至、爭奪紛拏、自初昏至曉始定、其得是者、承福利、若貧民法之、富人購求、或以十餘金、其囀噪聲聞於讚岐志度、聞其聲者亦有福、猶得榮耀、是以先聞其聲、必伏而手塞耳、眾聚群扶其耳、采曰、請分其福、亦徹曉始止、是風俗之陋、可笑者、榮耀一日御福、觀音像前置梶木一尺許、燒香、諷經、歷廿一日、淨紙累封、大至如杵、東渡、蘆川、得上寺八幡、地比西大寺較高、得上寺之名、祠藏佐々木盛綱甲冑、藤波戰鬪之所撰、向者岡山侯視其弊壤、深治裝飾、觀美復古、至此與直助民次訣、直助、子陽弟、抵長船、中古此地出良冶、淬刀劍、家世相承、今尚守其業、至香登、日沒、宿三倉田與夫家、
二月一日、辭興夫、香登北有熊山、以高且有樹表々然、兒島高德以再據此山、擊兵唱義、與新田義貞應援、使義貞遂拔舟坂、高德以

塚

寡當眾、身被重創、殆死而蘇、凜然忠義之氣、實有與斯山屹立天地之間、山有笛吹岩、憩息岩等處、皆由高德得名、尹部村、比屋陶甌爲業、其窯特以盛酒醬、歷日不變味、且堅緻、堪久顯焉、屋廬牆壁、茸治補理、用缶盎罍、破裂碎裂之餘、片上驛捕米蝦、烹供、肉皆成粒如飯袋、味美、尹里村北左轉、與官途岐、入石門、青山環列、喬木鬱深、溪淺石露、朱文公武夷九曲歌、可移取爲賦者、固在門、揭以學校字、平世固扁、惟春秋釋典洞門、其左一門、爲侯視學設、又其左一門、以通學房及講官解舍、著淨衣、謁聖廟、右瞻芳烈公祠、左上講堂、土木雄宏、不貴裝飾、以牢固渾完爲勝、閑谷本名木谷、芳烈公以閑靜可置學舍、養士更命焉、及伊豫守綱政、改造宏壯、規制中村惕齋所定、見學長有吉和介、武元君立寄書和介、求余投宿、乃過北方、見君立、序久澗情、樓面田園、閑寂可愛、

二日、君立勸上敦土山、謁三公墓、行溪二里、茂松深翠、君立曰、既入敦土境、稱櫻花楓葉、春秋景趣兩宜、又上一里、有人家、守墓士人居焉、曰和意谷、巷首設門、揭榜見法、右畔人家、左畔櫻樹、人家究、宅舍二區、墓祭時、人士退息、櫻究有淨屋、巖壁繚繞、是公憩息處、自此樹更喬、土赤墳、甃石為級、有井水、清冷甘美、以供滄茗、山頂有參議、輝政墳、方碑龜趺、額雕辟邪、天祿、以爵高至三品、用斯制、神道碑、木版套掩、武藏守利隆墳在左、碑立前、石欄圍之、壩門內平布、拳石、芳烈公墳在右、制度略同、利隆墳、芳烈公時、從因幡改封本州、公自巡封內、見此山上壤美澤、改葬二公、始名曰敦土山、至伊豫守綱政、葬祭一復用浮屠、貽厥之美、廢不行焉、還宿清風樓、

上恐土

麻呂、當可削道鏡專權、

帝欲讓位、清麻呂直言不避、其事赫々、照青史、今來其地、仰思不已、燒山、出印材、白質赤文、右岐官途、歷備前播磨界、宿赤穗、謁大川滄洲、白鬚郁然、當世儒人中老成、先封淺野侯、臣為君復讎、義名動一世、華嶽寺、建侯及義人墳墓、同江戶泉岳寺、大石良雄等宅、易瓦換椽、世人取去崇之、建遺構之餘物、至今不存尺寸、可謂好義之甚也、

撒
四日、鹽田井々、自城外至海濱、悉是鹽鹵、人家皆煮戶、每日午前攤砂撒潮、午後取聚烹煮、天下鹽鹽佳處、以赤穗為第一、雖陸奧出羽之遠、猶稱赤穗、則增價售之、山皆澤々、時殖松苗、如養園菜、薪蒸多費于煮鹽也、復出官道、正條川注此、龍野城、據西岸、斑鳩寺在東岸、發源穴栗郡、佩帶諸溪、穴栗多鐵山、刀劍甲冑屬、用穴

言

栗鐵必良、斑鳩寺、麻戶王子所創造、法輪東轉、不久有此寺、門材瓦甌皆悉古蒼、寺僧或不良、似欠修葺、黃茅枯槁、盤陀相連、以群山為肩背腰脚、而書寫山為頭顱、其上樹林鬱葱、如屯雲積氣、浮屠能相名山而托焉、可謂工也、山外見一樓特起、如流雲蒸霞、既入山內、姬路城也、市井今在古外郭、街衢整潔、城壘之盛者、天下有三、一曰浪華、二曰熊本、三曰姬路、黑田如水居于此、當豐公陷三木城、據其地、如水諫曰、其地險可自守、然非霸者之居、我姬路古國府所在、控扼水陸、公當无舍此、可外移、請我避之以授公、豐公大喜、增廣肆大、壘深辟高、以為根據、勢將吞山陽山陰二道、足以警天下之耳目、及我源氏、非譜代諸侯、則不使為主、不敢借利器於人也、譜代者、道自參遠、時臣順者、以其國富饒、諸侯移封、語曰、莞爾入邦域、潛然出

官

郡國、宿管武家、城中昔有廢宅、主人婦性殘忍暴虐、遇奴婢不仁、婢欲總納什器、誤破皿一口、婦忿怒、縛婢倒懸井中、遂死、每夜井旁有聲、數皿從一至九、其及十、則叫然號而哭焉、人惡而不佳、終為廢宅、喚曰皿宅云、五日、城東渡市川、川在市鄉、故名焉、發源但馬國、衆川瀉浪、頗為大水、於姬路北、二派分流、西為妹脊川、昨日城西渡之、東則市川是也、曾根村、有菅公祠、延喜中、菅公左遷九州、駐舟伊保、港登檣笠岡、觀此地勝概、愛焉、後緣其嘗停賞之意、作祠廟祭祀、公手植松、樛曲如臥龍、惜就凋枯二十餘年、枝小者脫落盡矣、唯存其幹、以千年之物、借生色於苔蘚之微、金石之堅、可銷而公之精誠、猶不磨滅、賢者之永世、非關形軀之存沒也、高砂、上受川水、下通海潮、諸國舟船往來為便、舊有城堡、宣吏所處、庶民必聚、大宅巨室

多擁墟址、元和中、本田忠政撤其城、民皆追財利、漸移就港口、今之市并非古之處、播磨之爲國、山川明媚、固冠諸國、又高砂明石秀於其中、故風騷之士所浸淫焉、高砂祠華潔不賤、祀素盞烏命、稻田姬大已貴命、又有尉婆祠、松樹偶生、根柢糾結爲一、俗稱爲相老松、其精化爲人、在松下掃除、尉婆是已、世圖傳壽人長年、然不詳所由起、所謂尾上松、非一株之名、萬樹叢生、翠光異衆、得名焉、尾上地名也、祠有古鐘、鐘紋有雲花寶玉之象、銅色甚古、形象亦異、或言蓋隋唐以上物也、此市昔有赤穗德兵衛、在未禁通商外國之前、性敏達水理、乘使舟船、其妙如神、每到南蠻呂宋大宛等國、交易物貨、見聞風俗、以熟通於海外之情、人呼之曰天竺德兵衛、

六日、見石寶殿、其物斫取全石成神祠狀、大方二丈餘、以爲神、而

祭之已非近古、不知何神所憑依、設門廡屏牆、非復尋常叢祠之比、至皇玉村、聞其所以名、相傳

履仲帝有皇孫二人、長曰億計、次曰弘計、父市邊皇子見殺、二人深韜蹤跡、在明石郡、

清寧帝知而徵之、養爲子、相繼昇帝位、

顯宗

仁賢二帝是也、以其潛匿地、號皇王村云、明石城在市井北、總名一郡海岸爲明石浦、人觀月于此爲勝事、有山曰月山者、最有眺望之美、柿本人麻呂廟、在城東、其創營年紀无記者、人麻呂嘗於此地賦和歌、其和歌終身之傑作、古今之絕唱、因建廟宇、尸祝之、苟好和歌者、於人麻呂莫不尊信、近世流俗又加住吉玉津島爲和歌之三神、奉之致敬、慎廟西南有薩摩守平忠度墓、其西有名腕

冢瘞忠度腕處、今悉民居、猶存遺址、及戰敗、忠度單騎西退、岡部忠澄追及、相撲墜馬、忠度遂伏、忠澄將刎首、忠澄臣來授、斬右手、於是忠度正坐授首、見其屍、懷和歌一首、大抵平氏諸將風流有餘、而才武不振、然至其滅亡、無一人背叛者、其友愛愷悌之情、使足維人心而不解乎、宿明石逆旅、
七日、舞子濱、白砂如雪、行人履屐即路、萬松曲直殊態、其頂翠針一平、自然無高低、自古雖名勝之區、例不經古人歌詠、則不得稱名處、是地亦是也、可惜矣、千壺地名也、道北丘隴有陶壺數百口、仲埋爲圓形如車輪、蓋古陵墓類與、他州郡丘墓不見似是者、而播磨獨有三所、界川水淺可揭、中流立木標、分攝津播磨界、經此至一谷、則一條平砂與官道相連、山在官道北、屏列峻峭、大勢半腹以下、伸脚稍迫、道路使通行不寬、其間有豁谷、則縮脚竦立、讓

餘地授于道路者三所、以東爲首、數之曰一谷二谷三谷、一谷最大、且以

安德帝駐驛、故其名殊顯、總掩二谷三谷之目、壽永中、平氏奉

帝結陣營於此、以生田爲東門、三草爲西門、延尉源義經攻破三草、分兵自入山道、踰銀枌峰、歷峻阻、涉絕壁、出其不意、平氏大敗、今見其踪跡、斷崖昨愕、非人之所能行、其健捷可畏、三谷有大夫平敦盛墓、過墓前、必下馬、傍愆亭作絲菴麥麩饗、視行客、大其聲叫之曰、盛之銀枌、征則敦盛、鹽梅義經、銀枌言巨大、敦盛言洵之得溫、義經言鹽梅之施得宜、皆以聲近而道之、盛讀平聲、平氏敗、乘舟爭遁、敦盛亦步馬欲及、父船、波離汀、熊谷次郎直實喚曰、旣敗又走、是死耻也、請反馬一戰、敦盛即反、接馬交刃、旣而投刀手搏、俱自馬墮、直實在上、視風姿端麗、年齒幼冲、不忍加刃、欲以救

放、敦盛乞死、乃殺、敦盛好聲樂、有善管名、青葉笛、臨死猶自隨、嗚呼敦盛、嗣々佳公子、人屬望於後、而落命、宜乎遺愛及今也、須磨郡指瀕海地、爲須磨浦、以名勝、與明石並稱、其山水雖固秀拔、緣在原行平等名人選謫在此、詞章或表出之、其境益顯、兵庫一都會、豪富頗多、一名神戶、平清盛擁天子遷都、名曰福原、亦此地、清盛埋塞海面營築洲島、亦猶見存、舟船泊湊、常避風雨、賴以爲便、然清盛初志、非爲憂民、故雖藉其利、死、仰其所本者、謁武藏守平知章墓、知章與父知盛同陣于生田、聞一谷城陷、取兵欲退、敵急追進、知章見父危留戰、斃敵取級、其僕就進刺殺知章、監物太郎賴賢又斬其僕報仇、亦知不可遁而自殺、知章爲父死、而賴賢爲主亡、忠孝之美、集在一家、是庭訓之誠、使然乎、則知盛之賢也、湊川、小流已、以楠公著、天下皆知其水名、過此、田畝中有楠公碑、楠

公死在廣嚴寺、碑則其葬地處、南朝統絕、楠氏胤盡、雖忠誠如楠公、丘隴荒涼、久沒草萊、水府源義公瞻仰思慕、使儒臣樹碑、雕鏤朱子論文、楠公精忠大義、待表顯而愈著焉、至吳田、宿吉田喜平次家、

八日、喜平次資財饒多、每與諸侯稱貸、爲素封之豪、家屋邃深、倉庫繚西北、房舍擁東南、四圍不用牆壁、年爲酒、糜米穀六萬馱、其贏亦數千、天下釀地、旣得其名、人徧知之、莫如伊丹池田、攝津郡邑咸冒其名、然味亦不異、則人亦不爲濫、且有海運之便、漕翰諸國、今江戶所酤、多此地之醞、以航海歷日爲波濤蕩搖、酒性至熟、醱而不烈、水路經富士山南而東行、故字曰見富士酒、江戶人不獨賞之、上國之人亦謂愈於飲其地也、關東所作曰地酒、非食性稍別者、不好飲之、門右有月波樓、前臨無地、月夜輪來金波、其賞

殊佳、見石經十三經、李唐時所刻、但孟子以明雕本補闕、我藩方興、學舍主人欲以饋之、石經舶來我、二百年來、無幾許部、得之以奔藏、可喜、

九日、喜平次勸摩耶山遊、至處女塚、有古墳三所、或爲古婦女墓、或謂古帝王山陵、其制似馬竄封而大者、然冢以處女喚之、存之士人口角、則爲山陵者、好事之徒、見其墳之大、爲非常人之墓耳、新田義貞拒足利尊氏於此、尊氏分兵四萬騎爲三隊、欲挾擊之、義貞視之曰、非身自當仇、則衆不可濟、將帥竭力、方在今日也、乃在陣後、屢當敵、馬負七矢、步上冢、敵集射、其上者俯之、下者踰之、中者雙刀斬之、疾如風雨、捷如鬼神、殲發十六矢、皆不能中、小山田太郎高家急馳救之、進馬義貞使遁、自留戰以沒、自明石至此、地不過十里、忠臣義士遇亂世、致死者多、使人感激追思、踟躕不

去、何耶、生田川、五日不雨、乾涸水盡、上流山谷出石材、以川爲挽路、石工咸御影村之居民、故名其石曰御影石、堅貞牢實爲少比、摩耶山、初地尤險、屈曲以緩其勢、然不免牆面、凡山有大刹、別開路坦夷、取米糶薪芻、此山亦必然、若唯峻坂一路以通之、豈不復勞乎、支院別房據山峻處、帖起石砌、以平夷土、托基址、夫人堂、五六年前、罹祝融、裝飾草略、募緣求再造、山上之望、濶敞無蔽、數十國地、山水稍大者、皆列於目前、莫不見焉、去年來、雖慣登頓、不以尋常駭目、若是觀、所難輒逢、赤松圓心、勤王初、舉兵據此、討賊啓行、故於佛場爲勝宇、於兵革爲名城、其山已美、於何不好乎、西至布曳、瀑布墮岸下、俯崖視所委、閎然如井、瀨尾太郎嘗潛水入底者是也、水出山、溝渠百道爭挽、灌車舂稻、以充釀作、過須磨寺、謁生田祠、見筍、腹、梅、梅子、粟、大、後花時爲恨、梶原景時救景季、再犯

敵折梅插箭箠、接戰奮威、後人誦之、以名其樹云、十日、是日初午、以其穀神、家々祭稻荷、蓋如唐山社日、鳴鼓旌旗、男女雜選、游娛乘春、吉田氏宅西亦有祠、造酒工名杜氏、一倉一杜氏、凡有十杜氏、每人捐財、或雜劇、或勝花、各自競新巧、欲觀者悅目、

十一日、辭吉田氏、至西宮、祠夷三郎、未詳目爲西宮三郎、

天照大神弟、生三歲未能步、父母惡之、乘之天盤、豫章船、而棄海、託風夷人、援之、奉事此地、而名蛭兒宮、即是也、聖德太子始教民交易、推蛭兒爲宗、使依其道、人之賄饒財也、後世不獨商賈而禋祀之、堂宇楹柱、雕鏤深塗、頗煥發、豐公嘗營造大其舊、繚牆瓦紋、猶存菊華、尼崎城、距大坂三里、農商少富者、雖天地大物、不能兩利乎、城枕水、津渡以舟、下流注海、有大物浦、源義經鬪牆、爲賴朝所

竄、將走九州、發舟于是、平知盛、靈見海中、辨慶修法消之、達浪華、復寓懷德堂、

十二日、與竹山翁語、西遊、翁去年送余詩落句、桑乾水上望并州、自以其居爲我十霜之故鄉、嘗謝其情厚、今方還、此心旣已安、幾如歸桑梓、過山片氏、

十三日、講書後、過天滿祠、廟在市井搏地之間、若有火災、則每易相及、是以民之崇信者、糾財餽錢、起塢植花木、以使塞火道、其功今方半、

十四日、至天王寺、在城南、所謂七堂伽藍具在、其樓門西向、相傳此正與極樂相對、扁曰正極樂國東門中心、小野道風書、聖德太子斃守屋、創此寺、古藏未來記、蓋其所載神怪、如讖緯書、楠公嘗馮斯書、操民心、一扶中興之業、英雄之所規、无不可用之物、其東

有茶白山、

神祖頓營處、近列真田丸、舊子城及此、真田幸村守之、屢當大兵、每奮勇威知略、然不知天命所歸、以果一諾之信、可悲哉、十五日、訪兼葭堂、十六日、雨、

十七日、讀履軒翁文、聞蕎麵匠泉氏賢、過其門而見之、粥蕎之盛、為少比、南泉氏嘗獨沽、北泉氏貧窶、南泉氏辭其夜沽、使之往北泉氏、是以二泉共富、

十八日、竹山翁復開別筵、作詩華余行、十九日、晚乘舟泝淀河、去年沿流時、舟行速達、此夜逆流不便、百丈拽挽、半夜頃有舟賣酒肉、言語慢豪、如對奴僕、昔亂時貴介隱匿、以是為生、宿習不改、人亦慣聽、莫有惡者、未及伏見、天已明、

二十日、經深草、渡五條橋、入京師、館北村庄助家、士數別有所親、在、乃就宿之、

廿一日、訪金子仙左衛門、謝去年辱款、且聞余西去後、文晁滯都之情狀、及季秋東歸、

廿二日、見村瀨栲亭於祇園隱樓、嘗仕秋田侯、久在羽州、近辭其職、還京師、籍仍屬秋田、性好閑退、不與世儒交、文字甚工、

廿三日、山本中郎持朱文公黑跡四大字、適雅飛動、忻慕不已、請模寫贈貽、主人庄助書買為業、出見唐本數十品、雖有好書、余囊中既竭于客途、欲估无所儲、乃止、

廿四日、渡三條橋、至北白川、以其在京師之北、云爾、非有南之對此者、一條寺村、在比壑西麓、有石川丈山隱宅、今名詩仙堂、丈山在時、已擇古今詩人之高者卅六人、圖畫其像、揭之梁楣、又有遺

整恐
下同

物數種來觀者投阿屠物弄之近以尼姑為主自存寺院之風氣
丈山儒雅之韵致行將見尅乎從村北登山名雲母坂竹箭莽生
无樹林其頂則比壑之巔也北對鞍馬山然猶隔數里東下山山
支縱橫溪谷幽深樹亦喬矣傳言昔有三千坊在其間遺址彷彿
可認者猶多高堂邃院儼然不廢薪火續明法燈長照所謂中堂
高大闊壯群僧所讀經修法其南有四明山傳教大師墓在東面
謁之而出其背上山頂東臨琵琶湖西南近瞻京師遠望竹田淀
春景尤晴煙靄難褰眼界不遑拓山色欲滅水光獨閃名山之觀
當雖累日不厭割愛乃下阪路峻急脚不與心謀步武迅疾至阪
本謁山王祠宿逆旅
廿五日至琵琶湖沙岸數里波瀾動響復與海潮別韻栗山先生
嘗有詩湖邊沙路淨無塵松渚柳灣任馬蹄鄉村却怪語言好

塵恐埃

皇

州近在數峰西今來此境見其能寫實辛崎一株松老幹穹隆垂
蔭數畝龍鱗鑑水湖風鳴葉旁近無人余獨坐其下不覺氣忽發
豪頗如欲與嘉樹爭貞操然我跡一去無復人知之則自耻庸常
不足為有為亡之流耳如彼明智左馬助雖所事非其人臨危難
而不負義軍裝明顯出安土城孤騎渡大江蹴踏波濤遂達辛崎
維馬此松暫時憇息以入坂本城威風颯爽千歲在目可謂真好
男兒其名足匹敵鎮青也滋賀故都遺址耳不存彌望曾無異尋
常草野祇遇櫻花之欲發憶平忠度和歌之所謂已至三井寺亦
大利門內數道振牆為區域房舍院堂所往必有有鬼鐘一口西
塔辨慶奪去輓上比壑師僧怒而諭之辨慶悔欲還之山上擲之
鐘甬破裂歷年釁隙稍合宿大津
廿六日經山科入京師

廿七日、本願寺、分東西二寺、在六條為東、經災近成、其廣大天下第一、佛教派流分異、淨土真教為盛、苟說其法、雖愚夫愚婦、感嘆垂涕以聽之、性命且不惜、况財貨乎、

廿八日、與士毅謀起程、出告別金子仙左衛門、觀後三年画卷、其時去今七百年、甲冑袍襖、刀戟製造頗異、好古家取徵此卷、藝林所當貯傳、

廿九日、木下彌一兵衛、橋本肥後守、田中訥言、山本中郎、齋藤小平等來告別、彌一兵衛、順菴曾孫、仕加賀藩、順菴門下之盛、近世无比、新井白石室鳩巢、祇園伯玉、雨森芳洲等其魁云、齋藤小平、家元士流、數世落販商、猶係籍我藩、

三月朔、早發京師、過清水寺、登山有觀音堂、堂前乃所謂舞臺、憑山臨崖、高數十丈、岷々民有求而不得、或誓神持傘自扞、擅身其

下、以下其事、可成則無傷、否則毀損立死、私欲之不制、甚者至如是、不知仁其身、悲夫、踰山為大谷、墳墓累々、本願寺之墳莊也、歷山科醍醐、抵大津、應永中、伊達政宗朝于

天子

天子、其及東歸、有出都之和歌、膾炙人口、遂遠

天子、蒙宸賞、政宗與我皆與人、今日情境略似、因依其歌意作小詩、欲去帝王州、中心為孰愁、似人欄住我、有欲挽衣留、道出湖南、天晴氣和、水烟山靄、所謂八勝增數等品格、捨陸就舟、抵矢橋、湖中舟制作差異、名曰全木舟、馬而子蓋上世制全木作之、至今形狀猶異也、編葦為簣、遮圍湖中、口大中小、屈曲如蠶殼、魚可徐入、不可急出、察其多集、蔽口捕之、草津驛、賣策材、直周而縮促、長三尺許、抱廿八節為最美、三上山、赤而无木、雖不高於衆山、乃覺靈異出類、嘗有大蜈蚣棲焉、時出向湖與龍鬪、龍力極、化女就藤原秀

鄉請其鑿。岷岷秀鄉乃諧，唾唾鏃射之，一矢即死。人之唾液毒於
岷，岷如神，龍報苞米，日炊不竭。川邊村東南有山，曰栗丘，嘗有大
樹，數十里爲之蔭翳，以妨稼穡，是故被斧斤，朽爲堆者如此。亦扶
桑類，與梅木村大屋揭金字招牌，以賣和中散，亭子前盆池假山，
花卉木石，待憩息，供寓目，設之侈，見售之多，可因知宿石部。
二日早發，天陰微風，扇和草木芽尖露珠點着，所謂養花天。川水
高於平地數丈，汎溢殊爲劇，予乃有屋上臥堤，溪流句渡水口
川，即城市，以蔓艸造篋篋什器類，排粥賣多是物，鈴鹿山中有征
夷將軍田村麻呂廟，或曰昔賊挾妖術，據山壅道，剽奪行旅，害虐
良民。

朝廷遣將出兵，詩之無克，後擇材武卓偉，以田村麻呂充之，使之討
之。田村麻呂雖雄武，攻之不得勝，精禱觀音大士，依冥祐得勝，是

以此山有祠，然於史傳无所見。田村麻呂於此山討賊之事，元亨
釋書、田村麻呂奉

勅討陸奧賊高丸，官軍與賊合戰，矢盡，有小比丘小男子，拾矢與田
村麻呂，親射高丸，其小比丘小男子者，或佛陀冥助，非人物，今因
山有斯廟，取彼說傳會乎。廟在此者，按田村麻呂進爲中衛大將，
居恒居中，若

朝廷有事，

勅出固三關，鈴鹿三關之一，凡關鎮壓以武爲事，故廟祠。田村麻呂
不絕也，坂下訪孝子萬吉，萬吉嘗猶幼，親疾，衣食無所資，萬吉日
出驛路，易人疲險，得錢養親，其任雖重，敢負戴之，雖風雨未嘗一
日有避，若避則爲親闕養，其甘躡辛苦，聞者莫不流涕。
官異其茂孝，風髻綱常，賜布幟一幅，染成孝子萬吉四字，褒表其

門、攀世傳以為榮、樞紳或歌咏贈之、富者錢物餽之、宿坂下、三日、關驛、有地藏堂、頗壯大、驛南山松栢桓々、是古關址、民多造火繩、以用放銃為佳、驛東路岐分雙引、南折與官道別、入津侯部內、沿路草木燒殘、曰、去歲伊賀民結黨競訴、執火臨村落、不與者欲燒之、是以其黨漸集、岡本五郎左衛門循吏也、嘗黜就閑職、乃出噫、以利害、撫以仁恕、眾皆縉服而退去、一心田、謂之高田門迹、巨剎也、高堂邃院、瓦屋粉墻、較之京師佛光寺、更大、一心田、佛光寺皆淨土真教支流之目、津城、挾帶二川、市鄣亘二里、凡伊勢道里以五十丁為一里、紀伊熊野亦然、陸奧仙臺以六丁為一里、謂之小程、川六丁謂之大程、是天下里程之異也、眾庶之拜太廟、四時不絕、春時特多、驛人馱人、駕二箱盛人、品騎者、駢騎者、累纍不斷、他邦所無、宿松坂、

緣恐條

四日、村墟相臨、行人絡驛、歌謠載路、一人唱、眾和之、謂伊勢音頭、田間、陂鳥雀具、名風銃、其制以繩三條為緣、葦索約竹竿、旋轉急下、剽然有聲、至山田、山或讀如雍、

內宮外宮、二廟相去一里許、至尊至嚴、非筆舌所可說、拜門、墻外、宿茶屋村、五日、路皆昨日所歷、過津城、右折、始非舊路、白子松坂、豪商多處、地便於致富乎、關東諸州商戶、稱伊勢屋、皆其子舖也、宿神戶、凡地號神戶、神田之類、古昔租稅給祭祀之用者也、六日、雨急、四望冥茫、追分村、與官道合、桑名城、我先侯三世得封此地、故今僚屬先祖、亦多此土之人、其山川勝形、悉所曾聞、是以有入舊國之思、夜、衝雨、抵照源寺、拜先侯墳、

七日、乘舟直抵官驛、爲直道、所謂七里渡是也、遇雨則不能航、例必泝對馬川、枉道佐屋、是日雨、放舟對馬川、入木曾川、兩岸築堤、鞏固、田膏沃、雖尺寸惜而不與之水、長島城、在堤外、舟行低、不得望、花柳時々隱映、蓬間窺視、午時始上岸、松浦俟西上、旌旗帷幕、艤舟以待、道北見中村、戶不踰數十、豐公產此、遂勃興并天下、間氣之生英雄、不必在邑里之巨織、又北望名護屋、所謂天主聳然、起于雲霧之中、鳩吻以黃金冶造、光輝發越、天下以爲名城、諺曰、伊勢以津聞、津以伊勢鳴、尾張名護屋兮、以城池而飛聲、侯國富饒、莫勝於名護屋、五穀之美、以尾張爲天下之最、宜矣、侯有斯國、居諸侯上、班、熱田祠、壯偉煥爛、垣墻四繚、植花柳方開、帶雨垂低、織田信長擊今川義元、聞祠中兵器之發聲、宣言神佐助我軍、遂以取勝、此祠也、宿官驛、

八日、道南有大高墟、神祖守信義、不懼勅敵、自爲將入根城中、謀略深遠、天下聞掛望者、實自其軍、桶狹、在道側、織田信長襲討今川義元於此、義元及六將死處、樹碑表出、信長之用兵、每以神速取勝、義元不備於此、其敗亡自取也、鳴海、染成棉布、作花草羅網、雜彩百般、名曰鳴海絞、小板橋架境川、尾張參河以爲界、豐公賤時、臥矢矯橋上、見松下嘉平騶從過之、乃謂曰、在尾張、則祿有三千石、人馬擁簇、應得似此、今視參河國膏腴、讓尾張、意斯人祿必可有五千石者、是言可以見二國肥柄、池經耐驛東一里、有在原業平墳、古池沼、架板橋、曲折取勢、得八橋名、燕子花多生、色香形象稍異、他是業平之遺愛、今猶存焉、池則變爲田、橋亦毀折已久矣、風騷之士、唯艶而稱之耳、村老謂余曰、此處古官道、有二觀音堂、東曰不騎觀音、西

曰下馬觀音、若有暴人不畏騎馬通行、必駭逸墜墮、矢矯川、逕矢
矯里、襟帶百川、故廣深、橋梁大者天下莫如焉、其理費用、年給一
萬石之入、大樹寺、官寺也、

府朝先君墳塋所在、而地接岡崎城、岡崎街市四十八曲、頗富庶、
東市有妓屋、或說、儲君三郎信康之未廢、淫而好色、多召女京
師、及事敗、放爲妓、是以岡崎妓特以顯云、童謠曰、岡崎女郎衆、
岡崎女郎衆、岡崎女郎衆者、好女郎衆矣、或又傳、世謳歌
神祖、謠曰、岡崎城主、岡崎城主、岡崎城主者、好城主、聲之訛、
遂至曰女郎衆、換聖賢之名號、以變慢之目、然鄙俗之無忌憚、類
此亦多、世始學箏及三絃、初頭受此腔、次及諸雜曲、猶書字之以
呂波、

神祖數世在斯城、西拍尾張、東攻遠江駿河、以移濱松、徙駿府、遂

以居江戶、故偉事茂蹟存參遠者多、宿藤川驛

九日、寶藏寺、在路側村墟中、以寺各村、寺門有松名掛、雙

神祖爲童、在此寺、習字染濡已周、掛乾此松、乃所以有名焉、習字

之紙、結定上方、每披之、二紙雙出、故謂之雙紙、或又謂書冊曰雙

紙、亦此之類也、又揭下馬牌、亦官寺、村作麻繩鞋系黑索類甚多、

赤坂驛長二人、皆松平姓、其先出自

府朝之支庶、是以在民間公然稱之、國府村、今讀國若古、古昔置

府於此、管轄一州、於今富庶踰他村里、有一路岐出、怯今切險者、

必由此道以支行、至濱松復合、命曰氣賀道、氣賀、村邑也、其所經

由、此邑稍大、故名、吉田城西有豐川流焉、豐川、矢橋川、大屋川、衆

水中之巨擘、有此三派、所以名三河國、拜

太廟於伊勢者、放舟下此川爲捷、然非官道、又有風濤之懼、千金之

子必不逕也、白須賀驛西溝渠、立境川之目、其東為遠江、對有近江、故曰遠、三百年前、南海颶風、擄惡、巨濤掀揚、林壑蕩盡、吟城滅沒、遂合江為海、是以荒居舞坂間、非舟不能航、江中元有濱名橋、和歌者流詞中所言是也、橋西有橋本驛、皆沒水不存、今之橋本村、古驛殘破之餘、新居始稱荒江、以尋常村落在今驛南地、後移此為驛、改曰新居、亦以其遇難、曰今切、有關門面水、因險設也、十日出關買舟、雨降、舟底縮首、往々觀沙鳥躍魚、至舞坂上岸、海錯甚多、濱松城、神祖中居斯城、與武田信玄接戰、才武耀然、照世、味方原犀崖在城外、戰敗、洞開城門以待敵、敵怪不敢入、及敵退、追而再進大戰、其勇銳傑、驚實大義、所鼓舞也、天龍川、双流滔々、得天龍小天龍之目、承源諏訪湖、比日雨、波浪上沙、兩涯益廣、東岸有池田村、

古以為驛、今廢為村、此距見付驛三里、有捷徑、逕一言坂、神祖嘗敗甲軍追急、有安間平次彌者、竊指示捷徑、追兵多出于大道、其入捷徑者、本多平八郎於一言坂據扼擊退之、平八郎膂力絕倫、氣概蓋世、每臨軍執鎗、所向無前、鎗秘四尺、鋒亦四尺、嘗執立于野、蜻蜓觸為兩斷、因目其利曰蜻蜓斬、神祖亦常戴頭兜上注牦牛毛、軍裝之美、潔白如雪、甲軍為之語曰、神祖有二長物、唐之頭兜、本多平八、俗言牦牛尾曰唐、故曰然、見付驛有冷酒、清兵衛者、神祖在軍而渴、清兵衛饋酒、不待其醞而即嚙之、乃酬賜之以冷酒、為氏亦飯左太郎之類、英雄之舉、真率褒賞、子孫榮之、有諭封侯、人之東征、或至此驛、始得見富士、故名驛曰見付、見付之為語、謂始認也、

十一日、嘗讀甲陽軍鑑、聞甲將櫛田甚五郎忠勇、敵中全軍而退、久感激焉、因訪高天神遺墟所在、土人曰、在掛川南二里許、其時城無定將、部將數名糾合以守、大兵攻之、歷年不休、城中疲勞、衆議乞援甲府、甚五郎獨不可曰、甲軍近者敗于長篠、老將多斃、今休兵養威、待時以謀再舉、斯城固重、使部將來、則必不能救濟、若大將親至、雖幸得勝、而不足爲武、不幸而有負、何以成後圖矣、使城終破、則如他部屬、雖我無如之何、於甚五郎一隊、必突敵陣、完全以還、後城破、果如其言、掛川城四岐路樹綽楔、爲秋葉鳳來道、鳳來寺爲佛宇、在三河、秋葉大神禱、此消災、其山隸遠江、城二百年前、我

山恐有誤

先侯治之、凡有營造之事、書其起山之月日、主吏工匠之姓名、約之棟梁、曰棟札、東門有

而溪恐有誤

先侯時棟札、驛吏曰、前路大堰川、爲雨暴漲、不可敢涉、近河而溪、則百物踊貴、非便、即宿、日猶午、十二日、黎明方發、日阪驛、擲取蕨根、製粉作蒸餅、佳品、自此至金谷、石路盤陀、有一大石獸踞、一面款識、南无阿彌陀五字、所謂夜哭石也、有松復同名、土人所傳甚怪、不須記、上青樹坂、望海面、金光耀而不定、浮雲蔽天、海上纔開、日氣專射、故特異於常日、菊河、上流發于溪間、有菊糴生、故名、有誓願寺、北據山上、溪上多葛枝、節誕潤、採以紡績、其布精細、懸河城多產、比之他邦、爲尤美、大堰河、泅夫待旅客、貴者乘輦、賤者騎項、輦非四人以上不昇之、騎項則單夫已、是日所謂九十二文河、水及涉夫肩、啞發聲助勢、予亦勵聲勉之、凡論水淺深者、以錢高下、翻涉夫之數也、卑者七十錢、高踰九十五錢、不復敢濟之、駿河國中水大者四、富士川獨

獨舟、大堰川、阿部川、興津川皆涉、夫貧渡、以其水峻急、且去舟橋特阻、藤枝驛、即田中城郭郭、八幡祠、有古鐘、弘安中鑄造、銘文存焉、岡部驛、訪杉山清藏、士方之伯兄、予與子方同窓四年、予還江戶、欲為士方取去家信、不圖士方出迎曰、祖母有喪、奔至在此、復將往江戶、謂同去、乃止宿焉、十三日、在岡部、清藏告欲游竹園、乃至鉅竹秀密、大底一尺圍以上、約生筍時、再遊飯食、臨富士嶽、十四日、宇津山、通大道、非古所謂葛細道、備仄盤紆者、所謂十糶子、或紅或白、每串十粒、如念珠、豐公東征、單騎出此、農夫忠右衛門見馬履既破、走着新履、公憤以外套一領、神祖亦至、賜茶甌一枚、於今并寶藏之、釋宗長庵跡在溪上、駿河山永明媚、今川氏好文、故一時儒釋知文字者多留不去、阿部川、

東岸賣餠、甚美、故世呼餠、曰阿部川餅、上流諸村、裁茶製造、為利、駿府、城隍雄深、市井九十六坊、神祖讓天下後、安居攝養焉、爾後使諸侯瓜時交代守衛、去城一里有久能山、特立與連山不續、使南海涵其下、石階曲折、凡十七重、廟寢門、廡樓臺、精彩煥發、蓋日光則以幽深而靈異、此地以做濶而神祥、可謂固無軒輊矣、興津驛、西頭山出薄海角、清見寺、在山半、山水清麗、土木瀟灑、前有三保洲、後有富士、天下寺觀、大率雖占勝地、則無出此右也、慶長中、朝鮮聘使某死葬、子孫復來聘、修祭祀之儀、門牆廟宇、增葺理新、扁曰永世孝享、宿逆旅、十五日、渡興津川、上薩摩山、東行者每觀富士於左、而薩陞獨觀之於右、且隔水望之、上下隱映、奇絕特殊、欲譬無物、欲言無詞、但栗山先生有詩、庶乎與此相敵乎、詩曰、誰將東海水、洗出玉芙蓉、

蟠地三州盡插天八葉重雲霞蒸大麓日月避中峰獨立元無競
自成衆嶽宗路本在山下施之山上者明應中所通人往山足則
有風濤之畏而無今佳眺且又當潮汐急漲則迅疾奔走避就巖
穴且避且奔遲速爭瞬息惟不與潮頭觸是欲不違顧其他也故
其地有親之不知子之不識之名其名不祥不可以爲訓仁山氏
與弟直義鬪牆而戰于此是亦父子兄弟相忌之甚也稍下山酒
店燒盞頗有佳名所謂田子浦亦指此數里間地山邊赤人和歌
之詠富士處蒲原驛有墟北條新三郎所據蓋守小田原氏西界
也東兼關東西取駿河少半宜哉小田原氏一時兵威之熾如火
也新三郎後入佛號幻庵常參廟算中古僧兵少暗將禪機微有
資於韜略乎富士川石高流急出於甲州注於駿州從高下卑傾
波委射橫突船腹故篙之者俯仰太力吉原原二驛皆富士麓仲

止者正相對遠顏咫尺然無良緣則雲雨數日一行不得窺其半
面者亦多也富士或作不二言其無對作芙蓉詞人言其形容婀娜
或言琵琶湖陷而此山成一夜之所西凹恐妄山形修正如聖
人君子之正形而立焉天地融結之初造化神物所成我日東之
表鎮而非俗論紕繆之所誣也其東南中腹一山耳附寶永中山
焚噴土自成於四面削成之形似微生玳類而亦不足累名山頃
年文士有躡其頂而嘆其奇絕者予亦欲登未遂也宿沼津夢極
履富士頂自以爲感觸
十六日城東山王祠側藏大釜半破裂相傳源將軍賴朝田子富
士爲群卒炊爨黃瀬川流于村中賴朝就東岸布陳營欲與平氏
戰弟義經率與羽兵來會驩愛情密以此終始則焉有後年之乖
離千貫泉出駿河而溉伊豆伊豆得因以耕耨故年以錢千貫價

之故名、吾邦千錢爲一貫、二國亦斯水爲界、伊豆驛與田同一國形勢斗出南海、地脈墳起、不作平土而爲山岳、三島箱根財帶于鄰壤、三島神祠堂室深邃、朱樑金璫、瞻禮生敬、是即箱根山麓、所謂箱根八里者、曰始此至小田原、山中村營壘在高、小田原氏欲以當豐公兵、豐公率大軍進攻直拔、鼓內匠渡部勘兵衛成合平左衛門等先登顯功、小田原氏始懼、嗚呼亦晚哉、箱根絕頂以山太高無田、一驛丁壯惟行李賃送、家屋非逆旅則酒樓食舖、別無業爲生、湖水渺漫在山上、如掌上盆盎、關門據其岸、小田原侯遣臣更番守之、方今天下諸關、箱根最險要、誰苟亦嚴、權現祠在湖北、古木鬱葱、石磴沒苔、曾我祐成時宗欲復父仇、精禱得志、自出現靈異爲多、寺有刀一柄、二人刺仇所用、所謂赤木柄刀、三釜款識數十字、不可讀、文永中造字可讀、山東下、比西上則殊峻險、攀

山、二峰聳道北、兩相肖、故曰孿、是箱根最高處、在江戶近郊望之、蒼翠駢列、衛富士脚、湖水下流、一溪宛轉、湯泉生七所、謂之箱根七湯、能驗疾病、浴者冬夏不斷、早雲寺門扁曰金湯山、鮮人雲峰書、古鐘、元德中造、北條氏五代碑碣存列、遺民於今在農商間、謁掃除、宿小田原、

十七日、酒勾川、冬成興梁、三時徒涉、酒勾、古驛、妓館頗多、鎌倉少年執袴、游蕩失節稍多、雖孝義如曾我兄弟、或一染指、士大夫相會、猶或使妓行酒、考見古今風俗汗隆、上有制度品節之盛、下存忠貞禮義之操、非可比我

有源氏者、梅澤大邑、其實不讓驛、唯無郵站耳、高麗寺、山老松茂生、江戶西郊、唯有此一山也、其他江戶所謂山者、特丘阜耳、馬入川、舟船通行旅、水發甲斐猿橋、物徂徠所銘、橋之奇而危者、風雨

迅疾、周年浪跡、心急於欲還江戶、繪島錄倉路程非遙、非再擊難期、故不過之、直走投宿藤澤驛、清淨光寺、巨剎也、日既沒、不敢上殿、

十八日、早發、登金奈川臺、酒樓命酌、進杯士方、次及士穀、江戶既在近、以慰長道勞、且說歸入之喜、臺有江山之美觀、割烹依倣都樣、聽中垂空、買一醉而止焉、士方笑曰、不飲於天下之名山、而方飲於是臺、子亦謂山水之觀不若都邑之游乎、予曰、否、閑宗祇宗長等書、每梗塞道路、欄住關門、不遂其游者多也、我今逢治世、四海一家、發東方、迄西極、其安如行枕席上、山水之奇、无遐而不探、其樂何以易之、士穀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請復速就道、予二人乃諾、日暮入江戶、報之邸、
公引見、問以遊蹤所及、謹對梗概、謝恩退次、尋有立教館學長之

命、賜俸祿、歸養母氏、長崎者、此游之極遠、而予在長崎得母氏書、曰、度支君奉命赴越後、我亦當同去、然心所不樂、予今還在母氏未發之前五日、嗚呼、我公修先王孝治政、洪覃德澤、而無竭焉、以及草介之微、使母氏無離桑梓之悲、而予得奉菽水之歡、故記前日之遊蹤、而說我之所、以有今日、以歎君恩之無疆耳、

有方錄終

原書不分卷次，特割為三綴耳。今從之。先生之有此錄，起於二十九歲之夏，而止於三十歲之春云。

蒙齋先生文集別錄卷之三

桑名 秋山 斷 校

榮使錄

吾

公襲封以來，歲例發使者一員，致幣鹽竈神，其為使，大率以近侍及文學士充之。又許便道探勝，以縱登頓之娛。今茲寬政戊午，不肖典幸從其事，乃退自顧，以其官則非近侍，以文學則非其材，而特有斯

命，皆出異數，窮簡榮矣。若無記其行，則為榮弗永。於是乎雜記所見焉。外族首藤金八就余曰：吾欲遊松島，亦既久矣，未得其時。徒夢寐於千里之外耳。子若同遊，則凡道途所資給、錢穀、衣糧之出納、奴僕遞驛之勤惰，吾當服其勞。山水登覽之樂，子其為政焉。予

寬政十年戊午
先生年三十一

喜曰、如是乎、庶乎得以專心乎探勝也、乃同游約成矣、時江戶諸友贈詩若文、以華吾行、乃賦以酬、

股勤千里外、被送故人游、高興借雄筆、名區浮片舟、征膠分曉色、旅服渡春流、恨與君從異、飄然向遠陬、

正月十八日、黎明方發、諸子集余家以餞、渡向寺橋、殘月尚在、清霜凜々侵人肌膚、所謂鷓鴣茅店月、人跡板橋霜者、與松平竹卿林子斐等別、暫別不得無感、

岐路徘徊且暫留、春寒柳色帶離愁、潯々一脉橋邊水、先向仙臺城下流、

至北郊、與坂井清水二子分手、自此路傍山、紆直左右、隱見如縫、水自石罅出、然鳴、其清可掬、根田一村、飲其下流、此地距府城不遠、吾杖屨所屨及、然以遠游故、山色亦改、而以倣奇焉、已而後有

然字上恐有脫字
倣恐效

咿啞聲、以為僕徒相戲、顧之、井上松卿、馬飼菊卿、躡我告別、欲酌而別、過根田村、以平旦弗賣、賦小詩以謝、

別手忽忙裡、悠々先道回、非緣交態密、風雪曷追來、

北風方急、飛雪撲面、至七折阪、紆回以上下、側有所謂片葉葦、土俗說小野小町事、然其事不經、不足倚據、又數里抵夫妻阪、阪皆石、鑿以為途、望亦頗奇、烏嶽、吾白川管內一名山、又行二里、北望平原、空濶無際、乃知征途在其中、下阪為大和久、自此道路平直、笠石村北數百步、長松數株、摩空、其下有墳、碑立其上、蓋以圓石似笠、名曰笠石、碑文漫漶、弗可辨、松林曰笠森、

本邦謂樹木鬱茂為森、至鏡沼村、巨豪釀酒、有保命酒者、其味尤佳、抵須加川、人烟繁稠、市舖排列、儼然一都會也、過十念寺、見主僧、寺近罹災、方務土木、乃復至長祿寺、寺舊大刹、災後事從減省、堂

宇不備、渡釋迦堂水、民屋十餘、殘宇破壁、其北松杉聳直相持、中安小祠、曰大職冠錄足大明神、所謂岩瀨森也、至此回顧二階堂、氏墟時市塵後、草樹莽然、風物寥落、嗚乎廟課一跌、而城隍卒爲狐狸窟、可悲也、已而風雪大臻、四山弗可辨、使人縮首疾行、行五里、雪霽風益急、左望三春城、粉壁一帶、出乎青山間、晶々然、我友鳥鳴卿、三春侯所客待、留寓五年、此行將訪、投書言之、風伯爲祟、不果、

江城一別已經年、久廢洋裁、撫七絃、遙望三春、惻相憶、風流何處入林泉、

宿那山、亦繁富、殆加于須賀川、

十九日、五更風仍怒號、皆發寒烈不可言、日程有限、勉強以發、塵土冥々、渡大師川、疾風自西、殆墮橋下、流澌掩川而下、前後寒可

知□□中、上杉仙臺先侯嘗戰爭于此、死者墳墓在下流、至福原、自此山路高低、却顧那山、佃田相連、數里不斷、又路左堤上懸鐘、乃就見之、堤外沼水浩蕩、疾風驅之迫岸、即冰成皴、斯沼所溉、凡數千萬頃、若或遇旱、農民大集、扣其鐘以祈雨、過此、彌望之地、草木榛莽、左至高山麓、人烟少見、物象寂寞、

西嶽凍雲凝不飛、寒風獵々拂征衣、版圖正屬荒夷外、村落寥寥行處稀、

至日和田、有蛇骨地藏、及松浦佐用姬堂、皆茅覆無華飾、世所傳說怪妄、弗足信、小栗元卿嘗詳記之、然佐用姬者、與彼化爲望夫石者異也、望夫石今現存肥前、則蓋二人同名也、又行可半里、路右小山隆然而峙、一松倚其頂、數枝分指、可以翳而遠望、名曰淺香山、沼亦在其西數百步、然古所謂者、乃在路東數里、抵温石町、

民家排鋪賣所謂温石者價甚廉至二本松城南二松夾路以名云其東自坊中得支徑行半里許熊水流田間買小船以濟老杜所謂野航恰受兩三人是也是謂仲渡過此即爲安達原方今墾辟已成良田左折行路傍丘墳生一松二杉名曰黑塚即葬女鬼處然或相傳是後人所築其實則今已在水底又東數步有寺觀音閣後大石礮碗相重如累莖然固非人力所能爲相傳以爲鬼物所致亦宜矣其東灌木叢生山上安熊野祠謂之祈權現那知東光坊以其方術祝女鬼於斯祠女鬼爲之恐走驅逐三回今名其地曰三度回後遂顛仆不能起即死其地曰根本國譯以僵爲寢寢根亦相近因轉訛也又山南謂諸共歸女鬼旣斃東光坊乃舍螺及鋤杖帥衆而去螺卒化爲石今其大二丈餘螺形猶存矣至二本柳驛首故有二巨柳其一已枯矣驛末寺門榜曰安達

太郎山其命名甚異乃欲問其故日旣沒矣可恨宿八丁目有寺曰盛林寺頗巨刹欲訪川俟某疾不能見饋餅餌一厨賦以謝之本聞聲價及中原一世文章誰共論爲是相如能病渴無由杖屢訪閑門

二十日平旦發八丁目山間清霜承日氣消釋鳥立樹枝嘖々又遙望西北諸山白雪縹緲高低相連而東奔遇土人間之山多不有名氏曰其陰即羽州是天地自爲限矣行探名區不暫停縱橫千里向青冥霜清古道朝暉靜風歇松林鳥語聽天際雪峰分奧羽山間春水入滄溟殷勤每就樵蘇問何得使帔幾度經又見一峰特立雲霧蔽虧曰箭筈岳以其似富士亦曰信夫富士謂信夫者以其郡名配也

冰雪千尋玉作峰，誰知東奧望芙蓉。暫時相見轉相失，天畔白雲已幾重。

至伏拜阪，數萬頃佃田，井然列目下，一山屹爾而峙者曰鳥崎，是移羽黑神處，非齋戒累日不能登，上世熊水 downstream 塞，佃田皆沼，欲登湯殿山者，至此途窮，乃遙拜去，路側有伏拜石，或曰山中亞相東征，拜羽黑神，祈戰勝，後因以名焉，然皆口碑所傳，未足據信，下阪右入支徑，行數百步，登山有寺，曰滿願寺，揭禪林二字木菴書，門榜曰黑岩山，寺東有虛空藏閣，下臨熊川，石崖峭直，恐人墜墮，乃欄以護之，水中大石起伏，有名蛇骨龍燈者，傳古巨蛇輒出害人，或患之，乃刺殺以投崖下，其骨化成石，又歲七月，燈自然石上，以非人所為，名曰龍燈，虛空藏佛，即山中亞相所服膺之物，閣後大石相撐柱，其下呀然成穴者，可避風雨，蓋異境也，乃就閣後

藏忍織

柱題名焉，下山桑田數里，民屋藏曲薄，伊達信夫二郡盛勤蠶織，以致利，世共稱之，至福島，市聚繁稠，非若他小侯都，其嘗為蒲生氏之屬邑，以土壤饒富，乃名曰福島，則其富庶亦既久矣，土物繪帛綿楮尤多，余欲觀所謂文字搨石，問之土人，廼指其東山曰石，在彼下，道隔二里所，前路有期，以游觀事不可迂，乃割愛矣，至瀨上，其北二里有佐藤庄司墟及墳墓，醫王寺多藏舊物，亦不能過，觀桑折驛北山稍平，曰高館，仙臺侯祖政宗所居以創業，後倚山，前臨野，蓋地勢得宜也，驛中有寺，題曰伊達院，意必古刹，過而問之，曰寺之起，由斯驛始而有，所藏古器，嘗罹災為烏有矣，過藤田，余屢問踞松及辨慶研所在，僕三平嘗過觀之，乃曰其道尚遠，已而至貝田，遇獵夫，曰踞松已在我後半里，乃蒼皇還向，得支徑而下，少見其杪，脚自進，不與心謀，深翠鬱然，枝葉重々，其梢下垂至

地以頑石承之、如枕然、蓋恐塗泥染汙、就枯槁矣、乃僂而入、偃蓋下、殆如坐穹廡、雨雪不漏、幹圍以絲料之一丈餘、高以目料之可八尺、四枝分披者、以步料之、大率四五丈、或有屋幹上、以防其朽、其枯木固雖異、以源廷尉嘗踞其下、人之所愛益加、豈及屋鳥之謂乎、

四山皆白雪、一樹獨青烟、偃蓋真應翳、雄姿誰敢先、爲誇大夫寵、已闕連枝麟、此地暫棲息、盛名千歲傳、

辨慶研猶遠、卒不可至、乃至大木戶、山夾路、無他可徑、自此以東、別爲一世界、藤原秀衡嘗關于此、以嚴守備、今已爲仙臺侯管内、山經伊達自成界、水向仙臺數派通、誰識重關百二險、不妨今日車書同、

過越河、至萬木沼、水凍半泮、水鳥群浮、哇々、又行數百步、途如行

溝中、左右皆頑石、又一石臨道、人躡身過之、名曰擋鐵岩、騎者至是必降、否則鐵鼻必觸突、不能進、因以爲名、日已暮、冥行三里、宿白石、

廿一日、早發、懲昨冥行、渡白石川、跨以板橋、水旁山峭直、蒼石林立、

朝渡板橋霜、時聞竹外鳥、樹疎山骨立、泉淨水衣少、
左望不忘山、雪峰紗半插雲中、俗呼以郡名、曰刈田岳、水外有墟、宮內長十郎者嘗居焉、過葛田宮、行松林中、是爲眞野茅原、又路側漆樹大數圍者成行、皆已枯矣、當時爲政、用心于利、國可見也、至金加瀨驛、南阪曰小豆阪、土色似名焉、白石以北、衆溪水銅臭逆鼻、余嘗見豫州銅山諸溪水皆然、說之土人、不爲然、曰、不忘山自焚、瘴氣蒸水也、過大河原、萑髮山立路左、其麓大石屹立數丈、

相傳信夫太郎者，騎以登其上，以誇其技，蹄痕今猶凹云。至槻木驛，驛首故有大槻，驛所以得名，今則不存。安白旗八幡祠，源義家東征軍得利，乃神其旗，俎豆焉。爾來世祀不絕。過此，路在堤上，熊水渺漫如江海，巨舟大舶可帆而上下焉。其南山鬱然深秀者，曰鳥堂。安倍貞任屬城，其下曰矢拔澤，有御靈祠，奉祀鎌倉景政。景政爲鳥海彌三郎射眼，逐之七日，竟射斃之。然後拔其矢，即此地也。路左山上松樹，逕迤成行，海泊欲泊荒濱者，常以此松爲望，記名曰千貫松。洋中如無所表識，則亡羊不知所之，乃言若謀其價，則可直千緡也。至岩沼，亦一市聚，竹駒松，期之歸途，不探自此東北。地皆平行，凡數萬頃，田畝整理，世稱江戶數十萬戶民，半則生于仙臺米穀，未可遽非也。其左連山如臥岡，起伏不斷，至仙臺鎮城西而極焉。羽林實方墳，在連山下，所謂道祖神祠，今猶壯大，以

道迂不得過，又有高館者，山巔稍平，可以屯數千兵，相傳安倍貞任居焉。伊達以北，舊墟多稱高館者，不識其何由也。宿倭田，廿二日，鷄鳴方發，倭田至中田，夜已白矣。名取川，激流決丈，梶原源太從源將軍所渡，在上流一里許，蓋古道也。又有生出山，形如覆甕，雖弗甚高，形狀頗異。漁夫洋中失方，則必以此爲識而進。退其船，斯山一夜而生，乃所以得名。至長町，右折出宮城原，土人云，菽多白花，秋望如雪，月夜殊佳。過原町，川架板橋，所謂緒斷橋也。一里得支徑而右，至燕澤，村中有碑，康安中所建，多謎語，省文不可悉解。至今市亦有川，跨以圮橋，所謂十府菅蒯在其西，轟橋亦在其北。右折行，又遇岐路，東則鹽竈，北者南部官道，至市川，自此地少高，得小徑而東，有一茅亭，多賀城碑存其中。近世好事者，盛爲搨本以傳世，恐石爲之漸漫滅矣。仙臺侯爲禁之，鑄鎖甚固。

元恐神

全盛元龜歲、樓臺海水西、夕陽空寂々、芳草獨萋々、歎此車興地、忽成狐兔棲、惟爲殘碑在、荒墟人不迷、田間往々見裂瓦、其堅緻、可當研材、多被好事者采去、現存惟可方寸者耳、又石丈餘者、立草莽中、蓋遺礎也、審其地勢、倚山臨野、余多見古府城、大率如此、至鹽竈、市聚繁昌、宿阿部氏、廿三日、致幣於祠、石礎數百級、老杉蒙翳、遶之、別宮一區、左右宮同一區、堂宇壯大、金碧瓊耀、與羽神祠此爲第一、回廊外有鐵燈一基、泉三耶所置、義人之遺物、千歲使人生敬畏心、下礎觀鹽竈、坊中有釜四焉、相傳上古人未知烹潮爲鹽、此神始烹鹽、又過法蓮寺、闌干臨海、頗有觀望、仙臺侯使長臣片倉小十郎代致幣、其騶從儼然一諸侯、島中買船以松島、螺髻萬點、森列于汪洋間、映帶秀發、近者大、遠者小、草木生者鬱葱如烟、兀者皆見白土、前者

以字恐有誤

現恐焜

心下恐有脫字

已去、後者復進、南應則北嫉、左接則右失、使人目忙心、舟子左右一々誦其名、予乃謂曰、如是乎、心爲之役、江山別有真趣、何在汲汲欲逐其名、而無一遺哉、乃掛席臥船底、來者迎之、背者不追、彼萬頃澹然者、與吾心相稱、而景象變態、實造物之極伎倆者乎、於是上下俯仰、樂而不已、

天借清風送布帆、一葦直凌萬頃前、千點青螺次第出、百里江山須臾遷、彌望却笑區中益、溟渤始真波外天、此時一毫無凡骨、四大飄然忽欲仙、求藥徐福今安在、浮槎博望去不旋、天地剖判幾百世、風流何人至今傳、吾輩文章終不振、奇骨何闕此山川、只是數斗樽中酒、高吟漫學李青蓮、舟至御島、松樹鬚髯、清韻自揚、俳歌家者流、碑簇立、可厭、南臨岸有元僧一寧、一碑、文字飛動可喜、大率仙臺以東、石理緻密、可以

堪久、故往々古碑巖存焉、至松島、乃留一奴于逆旅、令具饌、上富春、行一里、抵本鄉、亦市聚、人家櫛比、與羽經飢荒、仙臺爲甚、聞其荒涼已極、濱海之地不甚貧、田疇亦理、又數里、抵富春山、途險、松杉幽邃、上方有寺、前臨松島、洲渚環拱、烟樹映帶、聯亘環拱、來而合、去而背、如奔如追、姿態萬狀、所謂八十八島一矚可盡、土人相謂松島景在富春、島間舟行非不奇也、但得一島則失一島、漆桶掃帚、富春則全象一目矣、

攀躋自訝近仙都、勝概如茲天下無、風色何能堪背去、夕陽不識向歸途、

寺下煙波澹不搖、上方梵閣自岿嶮、坐窺萬里滄溟色、三島群仙忽被招、

澄視久之、僕徒相促、乃下、得化石一顆、宿松島、命僕曰、半夜必起、

將觀月、四更僕呼我、即起、雲翳四塞、可恨、潮聲猶動、余喜靜聽之、起坐南窓、夜色深、微雲似媚、月光陰、枕邊仍聽潮聲響、領得十分江海心、

廿四日、早起、闌外望、實足稱奇觀、乃過瑞留寺、堂宇雄深、仙臺先侯所營、門榜曰桑海禪林、

海上禪林名瑞岳、山峰繚繞簇松杉、堪憐十里芳洲色、滿目春風挂布帆、

僕皆發矣、余獨復過御島、游望久之、春風徐至、波浪不駭、煙光明滅、晴朝物色更增價焉、余友夢寐於松島者多、恨不提携同游于此、

名山勝水獨相躋、此日故人恨不齊、御島磯頭何所贈、清風滿袖爲君携、

續修通志 卷之四 藝文 別錄

午後還鹽竈、過語藤家子章家、登其金華樓、樓之所望、金華山立於蒼茫、有無之間、翠岱明滅、與灑氣相變態、躋攀高檻、夕陽初、相見風流意不疎、自是仙山窓下物、不妨君本好樓居、

廿五日、發鹽竈、左折得支徑、抵野田、有玉川、今僅一溝渠耳、側松樹數株成林、下建碑、鐫能因和歌、近世好事者所為、間古彷彿渡野橋、青松林下望蕭條、玉川獨有遺名在、三尺小渠跳可超、

至楓山、山多楓、以名、至末松山、長松摩天者數十株、仙臺侯別館于此、民家遶其外、無復可奇、館下偃月池中、石筍離鱗、高下相依、其池與海潮同盈虛、名曰沖井、本邦謂水心為沖、宿仙臺、謁志村先生、其昆季二人亦皆仕學職、乃

仕恐任

相集于一堂、談論酬酢、又分韻賦詩、水鄉風物屬年芳、况向江湖興自長、已喜春宵辱迎送、還愁明日是參商、一門桃李人皆識、四海文章誰復當、為許重來千里客、登龍終又不相妨、辭歸逆旅、子剛送至、已鷄鳴矣、廿六日、仙臺市坊縱橫、大厦高樓翼然相望焉、雖嘗歷飢荒、固亦大都會、男女華裝、絡繹過街衢、士女盛裝、不是貧、廟堂憂苦未須頻、此心當與賈生語、千歲長沙才孰真、

行五里抵岩沼、皆前日所歷、驛南謁竹駒祠、及命二奴直官道、余欲探岩城相馬勝、乃左折以渡熊水、其源發吾鄉西山、潺々一勻耳、至此洪流渺漫、

卷之四 藝文 別錄

曾涉濫觴西嶽隈、風濤隔望挂帆回、歛衣昔聞東流水、幾日已
過桑梓來、自此土田多汗萊、民居亦少、聞其所以、曰、明和中有三年旱、天明
中有二年澇、是以如是民疲也、

一過熊水、少人煙、青嶺透迤海水邊、借間田疇榛莽遠、荒蕪頻
遇旱饑年、

宿山下、

廿七日、路在山根、樹裡時、觀海水空洞、抵駒峰、仙臺侯置關、關
譏行旅、過此、爲相馬地、有銀杏枝類倒生者、相傳相馬先侯當定
封境、以其鞭策插地爲識、枝葉自生、至今扶疎如此、其右連山、逶
迤奔走趨南、其最峭直深秀者、曰羽黑岳、原野蕭條、一鳥過、無風、溟渤卷
長波、仙臺地至駒峰盡、相馬山

連羽岳多、

此日始見梅花、瀕海地暖早可知、至中村、相馬侯治所、市多鬻陶
器、蓋名產也、城南里餘有池、曰日下志、池中多鯉、以仲春下入海
灣中、仲秋復上入池、每歲然也、侯家有厲禁、土人不得妄漁、宿鹿
島、

廿八日、林霏罩山、春氣和暢、農培麥苗、汗淋漓、猶言衣糧輒不給、
青煙纔籠水村、晨芳草新生、雨後春、譜盡民痛、今日切慚吾已
學漫游人、

至原町、其南塔高七尺、強施門以通行旅、是乃芟牧地、每年五月
得馬數匹、致之妙見祠、過此、路在山澤間、長松夾路、復時、見海
色、至小高野、有墟、曰相馬先侯所居、老樟鬱然、造天、宿中津、主翁
所謂鄉士也、大抵相馬比村鄉士數十人、皆自耕其田、侯家除租、

是以其人樸直、無虛華習、

廿九日、西風復起、寒冷不可言、

鷓鴣山驛動、東嶺曙雲橫、風急春猶冷、冰消波始生、竹簟籠野

渡、古道絕人行、獨為貪光景、不須問去程、

行六里抵木戶、其南一里許、道始濱海、時天陰風惡、驕濤蹴天、湖

泝搏岸以躍、蓋壯觀也、

海色春驕風雪催、咆哮萬里怒潮來、修鯨影躍滄洲去、白馬波

傾山嶽回、枚叔才豪還欲耻、木華賦筆孰能裁、浮槎未擬張侯

輿、袖手彷徨大水隈、

離海登山、大雪驟至、冥濛不辨咫尺、簪笠為之重、抵久濱、人烟頗

繁、岩沼以南一市聚、途復在海岸沙磧中、十步進則五步退、風雪

撲面、耳目不得張、至橫內村、村端有波立寺、其前奇石立於波際、

如狡狴怒龍蛇躍、大同中、藥王像自立其上、浮屠為之說曰、是海

龍王之所藏、而偶出于人間、乃祠、波立寺後山、山有觀望之美、奧

羽間、祠寺歲久者、大概皆曰創大同年、蓋田村將軍東征、雖多經

營、亦不可如此繁、蓋誕亦居半也、土人曰、寺藏寶錄、未知其實否、

開基言是大同年、秀出奇巖、潮水前、濟勝恨遭風雪日、名山往

往妨良緣、

宿四倉、

二月朔日、逆旅前、東海空茫無際、時日出如金盆、璀璨四射、山皆

為昨雪所埋、淡裝濃飾、與日氣映發、亦一壯觀、村南渡水、柳條已

秋、風亦不寒、蓋濱海之風氣、

雲晴溟渤、浴朱曦、映帶千山雪、後時、仍見江村橋畔柳、春風自

向畫中吹、

歌恐有誤

右望赤江岳，眾山中深秀特偉，不問而可知。傳每夜東海生數燈，點々行空，挂岳樹，獨在岳上者見之，在他處則不能見。抵平，訪窟窟，不在，晚宿湯本，舉村中湯池凡百二十，尤善治濕瘡云。造物已知此地偏，山腰臂湧，噴湯泉，應緣深染風塵色，凡骨浴來猶未仙。

二日早發，途復上下山丘，遂至海岸，船材山積沙上，皆敗裂之餘。土人云，嘗遇颶風大發，巨舶十五艘，皆覆沒于此矣。又一里，松十餘株立于草莽中，是爲奧常界，即勿來關蹟也。左轉別官道，入山間，途遽絕矣。一洞當面，其中幽暗，乃入其內，忽復開明，農家數十填溪間，曰黑浦，余驚以爲真是一桃源耳。又得一洞入，乃爲平瀉，人家稠密且華潔，皆面海。吾與船往來江戶，必泊焉。又得二洞，左則至八幡祠，右者復市廛，去歲罹災，死灰山積，然洞外人家寂如。

淺川者與白河異封境而接近者也

不知，蓋奇境也。觀望之美，亦可雁行松島。訪僧遲月，距市百步許，營一小宇，柴門竹籬，結構洒落有致。門題曰如是庵，見其藏本，山谷子昂親跡可喜。語頃刻，日方哺，遲月說淺川民唱誘欲作亂，余驚曰：淺川之於白川，其隔半日程耳，非可須臾安也。乃請吃茶飯，裝束直就歸途，冥行十四里，但覺數上下山谷耳。三日停午，方還白川。

使輅獨喜勝遊存，事務平生無出門，莫道文章真不競，一山一水是君恩。

榮使錄終

右榮使錄、無善本可校者、是以不免有疑誤云、

乙亥四月、大廟日光有事、諸侯官至侍從、皆遣使進獻有物、其使非大夫則上士、從者大國數百人、小國不下數十人、一條大路、出江戶、屬於日光、悉為人填咽、蠕々然如一大長蟲、蛇蜒屈盤、不知其全形頭尾之所終始也、近而見之、則有人有馬、有輿有徒、扛櫃負函、帶刀挾槍、服青着緋、結伍整隊、爭雄嗤雌、沿途觀者、耆民婦孺、紛闐載路、因意江戶平日容此大眾、不加其隘、今出之、不加其減、以見江城之弘大、而又知祭儀之盛也、予典為我老公奉使、以十一日起程、暴風挾雨、疾徐皴揚、草木起伏如波濤、油衣為帆、昇夫踉蹌、與中困眩、掀舞如坐風舟、午後風頭轉西、雲白開散、天青駁出、頗可喜、然搏人者雖猛、吹雲則似怒、或曰、人眾入日光、不減數十萬、其山固靈、觸犯或多、暴風隕霜、必其為是也、

使日光錄

乙亥四月、大廟日光有事、諸侯官至侍從、皆遣使進獻有物、其使非大夫則上士、從者大國數百人、小國不下數十人、一條大路、出江戶、屬於日光、悉為人填咽、蠕々然如一大長蟲、蛇蜒屈盤、不知其全形頭尾之所終始也、近而見之、則有人有馬、有輿有徒、扛櫃負函、帶刀挾槍、服青着緋、結伍整隊、爭雄嗤雌、沿途觀者、耆民婦孺、紛闐載路、因意江戶平日容此大眾、不加其隘、今出之、不加其減、以見江城之弘大、而又知祭儀之盛也、予典為我老公奉使、以十一日起程、暴風挾雨、疾徐皴揚、草木起伏如波濤、油衣為帆、昇夫踉蹌、與中困眩、掀舞如坐風舟、午後風頭轉西、雲白開散、天青駁出、頗可喜、然搏人者雖猛、吹雲則似怒、或曰、人眾入日光、不減數十萬、其山固靈、觸犯或多、暴風隕霜、必其為是也、

文化十二年
乙亥先生年
四十八

予曰、否、偶然耳、夫吾

烈祖在天之靈、昭明充塞、降福興祥、常年猶盛、况孝享神予之日、祥風靈雨、潤澤兩間、以溢天地、如或者說道、方惑世之談耳、路出於利、訥、喧囂嘈雜、舟航來去、佇立以待、其已渡者、螻蟻徐行、未航者、蜂屯蛙叫、昔者慶長庚子、西賊大起、軍次小山、聞之旋兵討之、爭先濟於是津、今可以想見也、武州地盡于是、水東為總州、總州之北為野州、野州大抵土地瘠塉、五穀所生、非菽而麥、藝稻田者少、而草海乃多、以俄為人海、村落皆如關街、沽酒鬻餌、充溢道旁、宇都宮城、有二路岐、右者為奧羽道、侯伯覲就之所由、左則以通日光、自發江戶、平地無山、至德次郎驛、始得之、大澤村西、樹標為神領、言其隸日光、行樹植杉、與從前樹松者異焉、廟始成日、松平正綱所栽、凡行樹松為陽、杉為陰、其蔭清風涼、為行旅謀、松之為

勝、使地幽邃而靈奧、莫如乎杉、然視地之宜何如耳、日光地、左溪右山、人家挾街、一家高一家、層々疊出、街盡溪橫、是曰大谷、架御橋、瑤以青銅、樑以明朱、欄住兩端、大君親祭至此、及公侯奉命攝禮、獨以得由此平常、白板橋別架渡人、橋內梵刹、挾道、所謂坊中、諸侯所置、修葺厨食、皆有常給、烈祖在中央高處、周牆重疊、陪臣不許入詣、闔閣、則在墻窺窺耳、本宮在左、新宮在右、二廟、大猷廟又在其右、其他神祠佛宇、林立叢聚、山隈水澳、各占以陪列、炫耀焜煊、柱楹咸彫、極工極精、創造已至、增葺又加、故諺曰、不見日光、不可說天下之莊、信也、恭惟烈祖櫛風沐雨、混一海宇、至今昇平二百有餘年、不知戰鬪為何物、偉哉盛德大業、致治之久、求之海西產聖之國、亦無有如此者、

此字下一本
有所謂字

祠典禮節制度儀注豐備可何如也、恨不能詳見而盡言也、輸王
寺親王、青蓮院親王、梶井親王、總領其事、執政長岡侯爲總奉行、
寺社奉行大小監察以下數百員、各理其職、彥根侯爲大使、高田
侯爲小使、中津侯沼田侯護衛、廟埽門牆、實人視察非常、鳥羽侯
壬生侯防虞火災、水桶麻搭、警備嚴肅、十七日、遷主御旅所、鹵簿
翼衛、車馬精良、金甲錦旛、輝映林谷、實天下之偉觀、七十五案、以
序薦饗、彥根高田二侯、三藩三卿、中壺姻戚諸使、序進俯伏、拜跪
叩頭、鼓樂不斷、間以梵唄、祭畢、
天子乃遣左大臣近衛藤公、大納言六條源公、大納言山科藤公、大
納言甘露寺藤公、中納言德大寺藤公、中納言日野藤公等、以十
八日十九日、
恩命遐降、追錄盛烈、以賜祭名、其儀式謂

救會、吾儕僭臣、爲侯國一介使臣、弗得竊目大禮、獨就本坊爲侯家
行禮拜伏儀、刀馬價二致之、短刀長袴、使臣常服、以畢其事、罷歸、
取原路、心自暢然、始與山水應接、雀宮驛、有祠、曰雀大明神、不知
其所祀爲何物、問之、傳說陋誕、不足信、近修北越地志、越祠有名
雀森、解者云、雀國訓與鎮近、雀森則鎮森也、蓋古有鎮府官員有
功德者、民不能忘、祠之不絕、久而名差實失、卒使無所考也、今此
雀宮、亦是乎、是地距古國府墟爲近、小山驛西有廢隍、小山氏數
世居住、雄視八州、園庭遺址、有稱七石者、地蟠獸怒、各成形肖、數
之而得六、蓋或致泐剝、或人持去乎、西乳高敞、平疇數十里、山擁
其外、川通其中、地腴人富、村落菜布、是爲寒川郡、小山與此接隣、
能成市聚、由此也、小山自古婦女有姿色、故俗喚曰小山、則爲美
妓之稱、路旁野薔薇花盛開、嘗聞農家詩、菽以薔薇花爲侯、今見

乳恐郭

隴畝播種甚多，問之果菽，甘有一日，復命。文化十二年，於...
（以下文字因模糊難以辨認，僅能依稀看出句意）
使日光錄終
本錄亦不得善本，不能無疑誤也。

蒙齋先生文集別錄卷之四

秋山 斷 校

湯谷十日記 松崎傑堂評

湯谷在野州那須郡，南連日光山，北接我甲子峰，山脈不斷，溪谷重複，生湯泉數十所，人家整潔，雖冬夏浴客不絕，獨湯谷為最。余今年以四月十七日發，曉月淒涼，如秋有霜，黍稷方茁，恐其凋悴。然山鄉每常有然，不必為害也。亂山逶迤，草木鬚髮，無一峭拔奇秀，譬如對齷齪，回熟之人，言譚居止，平凡淺近，不足起予。目唯見其為山，而脚莫覺之，僅起步，輒至其巔，顧之皴淺流小，浸迫茶磴。鬼面毘沙門等山，而後礪硯，嶽崎拾數日，閑而忘晨昏，巖岫嘯出雲氣，縷々如抽，又乍集乍散，數十里間，晴雨之權，在此山，躑躅花盛開，若被猩紅，凡花木開落生熟，比之白河，晚旬有餘日，氣過清

故爾、

十八日、山居方位難認、始以窓扉東面、朝暾初升、照自我左肩、即知樓為南面、因意谿谷盤曲、轉眄易方、善不迷者難矣、况疾風雷雨乎、漢儒舜入大麓、不迷解、未遽可非也、人家倚山、一家高一家、棟礎相次、自卑而觀之、如十層浮屠、皆待浴客為生、街盡矣、曲折更登、抵湯前祠、祠側多古木、苔皮皴裂、蛇蟠蟠、大抵有湯泉、必建祠以祀、宇賀神、是祠亦是也、槽中見遇蝮蛇傷來浴者、腓紫黑色、大如漆桶、一浴不待扶持、再浴却杖、至于六七浴、猶蹶蹶、過十浴而從容全復、湯蓋出自硫黃穴、其色縹碧、嚙之味雜甘澁、開槽七所、有稱熱湯、有稱冷湯、曰、主治各異、我覺其湯性不甚殊、善醫蛇鼠毒疥瘡、目疾云、此湯始起、在

舒

明帝時、狩野三郎吉住者、田射麋、逸、以為傷深必死、麋從害禾、屢

射屢至、吉住異之、而尾、麋浴于溪、視之、則湯泉也、以為神、始開槽、今命曰鹿湯是也、又有稱御所湯者、以水府義公嘗來浴名焉、遐陬小民、朴鹿卑野、耳目不慣、俄觀貴胄、雄藩儀衛、鹵簿之嚴整、而駭汗驚走、冒以盛名、而不知僭越耳、義公賢而有聞之、必愕然失措、吉住子孫寥落在茗荷澤、為農夫、曰八左衛門、存古鞍鐙、渾朴堅實、夔別今制、但謂其事在

舒

明帝時、則可疑、當時距古不遠、姓名異樣、不宜有狩野三郎者、土人傳聞、或有所紕繆、其麋角双角、岐出十餘枝、森然如林、巨大可知、藏在祠中、

十九日、游北湯大丸、北湯在野州最北、故名、亦在溪間、開槽三所、鑿穴豁訝、浮々生烟、其氣薰灼、溪石悉赭、魚介不產、崖下有瀑、探之徑盡矣、攀樹俯視、一條縹碧、流至于此、而遽拋之、激射噴薄、為

他人有是
妙思當作
一篇文字
寫出誇人
翁輒隨筆
一揮不少
吝惜蓋翁
身雖貧無
半畝而文
園所有甚
富也翁足
跡遍天下
記游之文
累大冊余
他日獲徧
觀須此意
以作一序

千丈白髮，鬚鬢梳下，又歛蹙潭底，停蓄紺碧，紆餘曲折以去，其形
其色，變化至妙，以其谷深岸危，目眩心悸，強以割愛，登山更高，以
至大丸，有溪皆湯，探之，手足爛爛，和以水而後可浴，其地最高，眼
界敞濶，余於是時，自謂千金之家，引泉於遠，移石於險，種樹蒔花，
營造臺榭，勞費人力，大作園囿，奪天地之工，誇駭世之觀，我貧雖
無半畝園，耳目不為無所托，每探山水，聽琴筑之聲於水，娛滃渤
之狀於雲，以杖鞋為車，以停足為家，旬日不還，彼樂于園囿者，人
為之主，水石為客，好于探勝者，我為之客，江山為主，雖有迎送往
來之異，其所娛于山水竹石者，同而雄偉傑特，平遠曠廓，隨我心
所欲，信我脚所到，悉為吾園囿者，富者之適，不如貧者之得也，涉
燒痕，採紫蕨，披竹身，刷笋以還，厨中俄富，是亦一夸，
藉如此
二十日，飛雲入樓，十步無見，我以為雨兆，土人乃言風候，午後風

隨處學問

無礙自在
筆入毫毛

果怒，入夜為雨，雨聲挾溪聲，淙潏飄蕭，物皆同響，以奪人聲，土人
獨能細語喃喃，曰：活々者水也，涓々者雨也，如人語，則韻自別，近
日我淨念雜好掃地盡矣，唯以浴與詩為事業，乃為之驅使，可笑，
此日浴九次，得詩五首，

二十一日，湯谷地勢南卑北高，是以南風捲雨，從卑段絕筆絕升高，風之與

雨相為經緯，包羅山水，為紗籠中之物，午後稍晴，扇山猶入雲，扇

山者，溪上之山，狀似披蝴蝶扇，扇心處有壇墀，樹木祀富士淺間

二神，其下有殺生石，樹柵防人，柵中廣百步強，皆石，不能知所指

命，相傳昔者妖狐媚為美人，入宮專寵，名曰玉藻，

帝

得蠱惑疾，乃募善射者為厭勝，三浦介上總介應之，斃妖狐，其精

馮依石，升起毒霧，日三次，傷害物類，僧玄能操禪杖，一唱打破，石

解毒散，飛舞冲空，墮據三所，爾後其害稍稀，今喚斫石斧，稱玄能，
余所聞異此謂工匠

蓋此由也、或曰、是砒石毒、非有玄能事、溪皆非真土石、硫黃凝結為地、故伏火焦足、不可以徒跣往、噴煙自焚、陷為坎、藏野蔬其中、覆以草茅、經食頃則熟、味頗佳、人倘遭火、一溪盡燒、灌以水則益熾、蓋內火得外火、合勢猛烈、雖以水不受救也、唯覆沙土則熄、溪口榜禁人喫煙以防、是夜風大起、樓居如坐風船、氣冷重綿、斯地當土囊口、風之多常也、

二十二日、登山、頃日每遇晴景、煙嵐濃密、渾沌瀾漫、數十里外、忽合為天、今日適霽、眼門廓然、野青川白、界際分明、雲影斑駁、陰晴布地、其間有溪谷丘陵、喬林短草、人煙獸藪之異、我今伏視、概為坦平如掌、是我所居者極高、而彼所在者甚卑也、嗚呼、其勢居高者、其觀雖大、將有同視汗隆、忽略細小之過、處卑者、其視雖詳、將有臨大事、茫洋不任之病、愛接近、喜疎遠、去兩短、取二長、則我知

為政亦不難也、

二十三日、聞湯谷南一里有村曰橫澤、有婦年踰一百歲、過之、黃髮被肩、眼光炯々如井、面赤而粟、緜緜在火爐側、狀類世所畫山婆者、言其所着裘褐皆手自制、為余酌醪、其醪黍釀、味淡而苦澁、嫗獨能飲數碗、村隸黑羽部內、侯異其年壽、給粟、嫗辭謝曰、如婆者、垂死之餘、老于宇下、已為恩、如更糜廩粟、其罪多矣、孫一耶兵衛固辭、侯為之更議、除一耶兵衛終身徭役之半、湯谷有寺、日月山寺、祠僧居也、鐘磬蒼古剝蝕、看其款識、纔百年間物、硫黃氣薰射使然、凡銅鐵銀鐵挾至、俄頃鏽衣朽敗、獨黃金形色依然、乃知豈、夫、子、自、道、也、邪、精造、語、佳、英充實者、不受凌轢于外物、有稱行人者、齋居灌水、誦咒七日、椎髻白衣、割紙注竿、如拂子長柄、行必樹之、群從其後、周極山嶺、瞻禮祠宇、曰、滅罪業、皆近郡平民為浮屠所誘者、茶碾峯、舊名月

山投化僧心越以形似更名爲十勝詩其詩見存
 二十四日學生四名宿椿來候且語且浴
 二十五日淵深乏水有災不可以救供日用者剝木遠引受以木
 槽家々分汲得僅足焉故每有火輒致延燒大率不遺一椽余相
 其地後山有泉眼雖極小山腰平地數百畝空閑不耕若就其所
 爲池蓄水則下流供用加多又有災則決之便於撲滅然池下須
 別鑿一溝以備漏泄不然則其地高出于人家上若遇雨澇山水
 暴漲恐與祝融同害亦可虞矣土人苟且無遠慮及屋宅已成不
 復存後圖雖告必不從有華燭家婦家先招小童數十人待夫親
 迎夫伴婦還童非沿途嘍囉狼雜送至其家極口贊男有德義婦
 有美色是禮俗異者
 二十六日黑羽侯去年襲封村民稱新政舉美事

二十七日浴者以七日爲一小限謂之一回每限出糴携奴婢者
 賃借竈突盤盂以自餼容裝單獨者求糊償價僦宅酒食費出甚
 儉非物廉地之貧也余患得治辭湯谷急風颯至顧瞻失山雲霧
 冥蒙不見道路所由蓋似欲禦重來者余乃獨戲言曰是豈非欲
 淵谷之奧秘人之無窺者乎山靈爲謀何其遲也
 以寧人品已高學績文章俱深故其隨處信筆皆有妙境如此
 卷寥寥數簡讀之使人應接不暇也愚弟松崎復借評
 余讀以寧記文即知當時心境兩存乎此冊又使讀者心在湯
 谷之境蓋文之不可已也禪家謂前心不可得後心不可得豈
 其然乎 冠山松平常漫書

予素好文字而學荒才疎不能屬一辭著一篇又好山水游而
 善病且乏勝具不能捫藤蘿越危險而豁其登陟之懷居常以
 爲憾焉今聞以寧遊記於其所憾兩併得之何其愉快也矧
 復筆力豪健出沒無端若驅雨役風飄々上下雲霧中莫行不
 自在一讀之間身猶親履其勝而搜其奇矣於是乎始足以償
 予平生之憾也噫不有鳩之拙亦安知鵲之巧相共抵掌一笑

聞恐閱

以筆將歸白河、臨別、強予書其卷尾、俟他之際、書此以還之、

讀以筆之文、而不知學所以然、未足與語也、
金澤大島繼直識

附錄詩

浴客無知字者、不足共語、故終日默坐、然有時乎、心胸自語、不為無奇語、曰、人君側有左右史、以記其言行、後世得讀以考其動靜、古騷人到處賦詩屬文、使傳播後世者、有以見其人之事歷、然則詩乃我徒之史官耳、不可以不記傳乎、

十八日朝望

一夢覺時窓已白、闌干鵬望蕩心胸、三竿晴日卑於我、倒照崖冤茶磴峰、

偶成

曉色升山早、日暉入谷遲、久晴減泉響、密葉補疎枝、土俗專求利、
非童尚賣餽、聖門好氣象、是此浴沂時、
農夫地瘠却寒酸、利在湯泉生業安、清耐遠沽白河市、野蔬半糗
土人餐、傍山戶、牖面牆立、仰谷星辰坐井觀、東野回瞻草猶短、認
知城邑樹團欒、
較好仙人好、山樓十日居、囊齋餘俸米、案讀一筐書、鄙唯沾餅餌、
厨纔烹菜蔬、浴來憑枕臥、四體酷安舒、
真成茶磴似、宜改月山名、僧心越嘗浴此地戴石坤興重、生雲天
象輕、神祠依絕頂、靈液出深坑、俚俗孝忠外、攀登費敬誠、
示加生
止酒方三月、入山傾一杯、東隣迎醉伴、比日倒雲屨、林筍纖如指、

溪魚銀作腮、人嫌讀書者、喜汝屢尋來、

題壁

竊谷無時刻、只知卯與酉、夜深月侵坐、晏起日臨牖、峻嶺猶苦巽、他山悉暗嘯、世人不好文、猿鳥即吟友、小樓板作壁、高屋茅成瓦、山雨動連朝、谷風無九夏、泉甘烹苦茶、鹹冷吹殘炮、寄寓雖時少、慎終除苟且、

代殺生石

我本無心物、何人加醜名、毒氣敢自起、造化偶然生、僧家多誣說、漫目野狐精、破碎一擊下、飈飛鴻毛輕、當今在三所、口碑傳以成、狐狸性陋惡、元來非儻類、怨冤向誰訴、實錄孰能記、石精集山間、生火如陽燧、凝成砒礪質、蒸成肅殺氣、一物有一能、悉皆天地吏、投之得其所、沈疴亦可治、藥物雖藥人、殺人常亦多、毒石雖有毒、

毒人無幾何、草芥與木石、畢竟胡足論、讒諛且姦邪、害人莫如人、請君莫輕聽、春秋載吾言、

即事

山厨四席樓八席、眠食三口足朝夕、因憶平生長物多、簡易從來心所適、下山丁女樵採近、竹筒淋浪引水脉、銅鑼鐵釜供烹羹、朝餐已畢無餘格、無門無冊戶才閉、屋前屋後通巷陌、囊中元無可欲物、梁上何懼君子客、非客非主寓暫時、不冷不熱浴靈液、欲出即出還即還、晴日綿衣雨襪襖、仰見山頭無心雲、俯愛水中不凡石、一缸焚油終夕紅、窓櫺豁開長晝白、閑摹坡公龍蛇字、倦吟老杜舊詩冊、吟哦相和只鳥語、一徑出游皆獸迹、休暇一句學真隱、不厭山林劇窮僻、晴宜登覽雨宜浴、俱是山中適所欲、雨後遇晴試相臨、畫圖一幅

未裝襪、水勢如刀尤快利、石形似獸甚猙獰、山魃日暮窺人到、風雨洞中夏竊冥、君恩有厚俸、不禁水雲游、比歲賜休暇、各區徧探搜、小人求不厭、詩句陋還羞、復此西山下、漁樵互唱酬、為逐阿爺離母遙、僕夫負去入山椒、經旬見我怕無限、倚柱按刀語自嬌、手鑿小池排石子、遠從細徑移松苗、有時攀引擾詩興、永晝亦能慰寂寥、

歸途

來時躑躅紫藤盈、辭日早蟬百舌鳴、閑記吾前物相代、回眸無處不詩情、

轍恐騷

享和二年
壬戌先生
年三十五

廬遊錄 壬戌仲秋、公巡東邑、先期二日、有廬遊之命、秋霖方霽、天氣清高、久屈膝蠅、勝夢屢動、而有此命、幸亦甚矣、五更將發、田文輔已在門、乃先羈而去、緘月彎、升城陰、粉壁掩映、隍水澹蕩、殆疑非平生來往之境、至大橋、秋初大水絕其半、宛然如斷虹、假作板橋、足音鏗、月色沈鈎、水面悉化珠璣、既而昇夫馱馬、啞啞成聲、皆負庖厨之具、文輔束楮竹為炬三條、使僕與介擔一條照路、與介眇目、予僕東、八雙眼共翳、予亦欠病眼、與文輔併、四人、八目而全者僅二、皆集于文輔、於是余三人屢顛仆反側、而文輔常自得焉、文輔吟老杜秋興八首、予擊節和之、續誦以前後赤壁、文輔與余同學職、

予出則文輔在，文輔出則予在，不能二人同離學以遊，今因命同行，故文輔有與子元同泉石癖，提携共賞，是君恩句，頃之紅雲一線橫東嶺，徐女如緝綴，遂成數百道，前林老木如戟如幢，如大邦公侯盛列，鹵簿而相朝，是以曉雲映發，如此奇耳，今年上國水害禾稼，米價躡貴，民將呼癸庚，而彌望之地，黍稷垂穗，田不見土隗，蕎麥方發，花素艷潔白，與黃禾成經緯，隴畝如織文，嚮者天明癸卯，我與羽五穀不登，而上國有年，今歲則反之，豈所謂天地亦有乘除乎？有轎而至者，其檜室如瓜形，目所常熟，而遽忘其爲誰，問之文輔，文輔亦忘，山光水色，引去眼彩，使人不復思之，須臾轎尋至，闚其窓簾，南子彥也，予拍手曰：此子彥也，而誤失之，豈山精野魅欲奪我神乎？子彥下轎共步，東望蒼山翠嶺，高低連帶，中有一峰怒起，曰蝦夷山，去年巡村落，與子彥共過其下，今日見之

如舊相識，翠眉含喜氣，而相挑，行數里，餓甚，乃開行厨，班荆而坐，食且望西北遠山，謂文輔曰：美哉此味也，以雲爲葢，以風爲漿，比之家常茶飯，則不亦大牢乎？文輔爲之噴飯，在路遇乞子，夫妻及子三人，負敗簾，夫簾上載屐，蓋路費已竭，且行且捫，賣以爲食者，嗟可憐也，使東八與數錢，乃如得拱壁，便知渴者易爲飲也，至觀魚亭，去歲與子彥遊，尙草創耳，池水增鑿，門徑痛灑掃，長松拂天，清陰滿地，九夏可消暑也，駕即至，池上游覽，就林中撥香菌數筐，駕又過羅浮苑，苑始成，梅苗蓬々，開盛期，數年後，造池鍾水，屈曲架橋，有小亭，曰濠梁亭，結構潔雅，十里咫尺，所謂小倉山如觀掌上，豪富內藤氏，自祖平家法一定，以儉勤爲務，平視貧困者救之，弄財無嗇，近歲

霸府撰孝義錄亦采錄其事世傳爲美談
公屢稱其家不墜祖訓能守儉勤又將之龍崎路徑細小衆皆單
行導者報瀑布在近忽隱入聞風雨聲已而前行者驚嗟不已予
亦進而觀之其勢急者爲瀑徐者爲簾瀑者噴雪萬斛簾者如掬
珠玉徐入而拋乾造坤設其壯不可言

公凝立拄策起且坐覽觀不倦臨去顧望再三蓋有戀々之色焉
公之於物當去而去當留而留未嘗見矚躡徘徊如是也但嘗遊
信夫郡登佐藤氏兄弟墟悲涼悽愴不忍去佇立久之彼以忠烈
之感此以登覽之美我所見止一再而已矣釋白雲大文泉躡蹠
據樹根寫真景數幅自嘆瑰瑋卓絕非筆力之所及予亦思賦
詩朗誦以敵之然觀之神思索然如小巫逢大巫乃有拋來白雪
百千斛奇觀使詩人口箝予遊此地於今四回水勢今日最盛

而觀亦尤奇善哉河伯爲政以供

公之覽也將背而去颺々涼々聲猶在耳脚爲之不進如後有物
而牽留之至三城目村

本邦地名多用目字蓋數物而指言之辭按古昔白河關之未廢
是其當關北之三城者乎然我臆造耳抑亦有所謂乎其西地高
平極目草莽若用力開墾當得田數萬頃唯時無西門豹不得挽
水之便也到矢吹驛自此往途所歷予脚甚疲猶鼓勇以進大夫
澤君謂日子倦於步我倦於騎寧使借我馬乘予謝以騎之到根
田

公命買村酒炙小魚蕭然山野之娛復出于自然談及鎌倉景政
公謂曰景政行事史乘所載無幾何獨以矢集于目之事而威名
赫顯昭著也忍一旦之困而得千載之名古人大率如是矣子彥

在側曰、堪七日痛苦而終復仇、精神不撓、非容易所致也、歡話頃之、又復就道、家已在近、我心安徐、不似發程之盛壯也、乃意彼盛壯者、或失之過、蓋創業之人情乎、安徐者、失之不及、有治安之風習乎、如以安徐之心、而行盛壯之事、則我將與之矣、是我之所以省于斯游、享和二年八月廿九日、

先生時歲五十七

轍環錄 桑名 秋山 斷 校

文政七年甲申五月、從儀衛于桑名、以去年三月奉命移封、方今入城也、自我

先侯去桑名、中間北越東奧遷徙轉移百有二十年、而今復始復舊、翻從越例、與馬檠戟加飾增數、士民歡迎、喧填街衢、嘆觀舊儀之盛、而余為之前驅、嗚呼榮也、寓居紫氣樓三十日、樓在京坊門側、友人來謀還路所、由東海東山已慣往還、山水熟見盡矣、乃欲得一生路而尋去之、有人語余曰、有中馬道者焉、我畧聞之、可歷甲信達江戶、昔者武田氏出兵參尾之徑也、如其詳悉、抵名古屋則可間知、乃申告得報、於是乎發、

六月十日、大塚菊卿、巨野泉祐、巨野文助來曰、名古屋城、人文昌

盛幾比三都、今在近隣、與共行遊、余喜得伴、送客十餘名、又來會紫氣樓、命酌微醉、板屋拍々、詰旦送雨、時屬梅天、陰晴不定、應然、川口解纜、送客立岸頭、張望、余舟落霧翳、殊懷悵悵、桑名者、衆水所委會、洪道汙分、各出有所至、沿入海、以趨官驛、曰七里渡、穿入支流、泝木曾水、抵佐屋、曰佐屋港、泝上伊尾川、可至美濃、余始計欲泝觀養老瀑、然後陸走名古屋、以雨不果、七里佐屋俱爲王程、若遇風雨、則七里不發舟、必迂路自佐屋、雖有欲犯之者、掌船司執而不可、余舟達佐屋、就陸東行、平疇如掌、尾州、天下沃土、土田插秧早畢、蒙茸蔽水、村墟相臨、無閒曠地、土人指樹林曰、此中爲中村、豐臣秀吉所處、戶不滿四五、煙蓋間氣之所生、一時旁薄集而散、渙於今日、則蕭索耳、投宿名古屋、

災甚稀、故慮土木耐久、以務堅完、城樓鳴吻、黃金鑄造、光耀煥發、土人誇說喋々、然此城創築、承兵戈頻作之餘、諸侯不勝勞役、殆欲謀反、然難、神祖慈仁、威嚴不敢發而止、山口士春省鄉祭祖考、往在大高、息餘一耶、走奴報余來此、士春冒雨來歸、不入其門、先直訪逆旅、序數十年離合之情、及舊友存亡之話、秦士鉉馳息及僕、具酒饌以招余、菊卿泉祐先至、余亦尋謝士春而至、士鉉焉、士鉉聞余行路跋跡、將自中馬道、迺笑曰、省約屬從、弗用興馬、故履險阻、謀東還、是猶未可以已乎、余曰、喜好山水之情未衰、且不欲就熟路、勞驛郵也、詩酒夜酣、乃返、柿八疾病暴發、疼病不堪、終夜呻吟、乃還之桑名、

十二日、過士春辭別、士春好樂、父子每合奏、嘗馳書曰、余有詣其

屋必合奏以娛之、草率間猶憶其言、欲聽之、士春鼓掌、餘一餘二吹笙及篳篥、樂闋、士春云、去歲貴藩移封近地、因得聞之、君賢而政美、士武而有禮、非他邦之類也、余荅曰、吾侯欲力之、猶未能也、而士亦願學焉、惟恐不至也、竟去名古屋、菊卿泉祐送至城東、民俗儉朴、不置酒樓、至一小村、始有酒、然亦無肉、漆桶磁杯、二三巡以別、躡歷五山五溪、以至參州界、界在米木坂上、山皆沙土赤白、松柏多而雜樹少、溪有居民、地名多喚爲某迫間、蓋謂地在山間、尾州方言也、世唯知桶迫間、在官道、且以今川義元死顯而已、岩崎者、溪之大而長者也、長湫役、東西軍對相持、池田信輝奮欲以一隊撞岡崎之虛、秀吉聽而濟師、道出于此、丹羽氏次衆雖少、志甚固、兵亦勇、以與是當、不敢使西軍東行、神祖帥兵踵至、大克之、信輝森長可皆死、初氏次世臣織田信長、

攻城野戰、功勳不數、及信長爲明智光秀所弑、秀吉移書氏次曰、子若與我致力、則請授尾張半國、氏次見之、怒曰、今雖我君敗、公子猶多、州郡非彼有也、而欲恣封之、非叛而何、我不立叛人之下、乃通信爲臣於岡崎、長湫之戰、義戰也、氏次鼓忠義氣、以寡敵衆、嗚呼、可謂忠也、踰界入參州地、稱伊保、古墟據山、亦丹羽氏遺址、有浮屠、爲其墳寺、投民家、年少聚演雜劇、鐘鼓有聲、徹曉乃止、十三日、男女布野耘籽、又陸田植草綿、草綿有早晚二種、各隨地宜、以樹藝、草綿以參州爲上品、四鄉村東、沙川一條、涓滴不存、上岸如新崩、水潦遽至、則湯々奔波、利於常流、距此二里、有松平村、國祖潛伏遁跡、自上州來此、以嗣松平氏、故國姓德川松平並稱、傍近村落、大槩汗馬勳臣所姓、蓋皆其產地、道出岡脊、四近聚眼中、松蔭布地、宜憩息、實升眺之逸境、所恨地

僻無人、山名水姓欲聞而不能、獨我所記者、有猿投山耳、比昨所視稍近、樹木疎密可辨、孤秀獨高、足稱一名山、延喜式、三河國賀茂郡、有狹投神社、今猶有神祠、禮贍常多、下岡入御舟村、嘔啞嘈雜、隔離落聞之、漸至其所、少年團集、以椎鑿穴木心、箍作梳、其材用松、又置藥研數坐、合作粧藥、曰牛頭祠、明日祭祀、俗必放烟花、濃信二州衆水料、合委會入一溪、石高水深、奔駛傾倒、就淀處渡航、村臨岸、西曰西枝下、東曰東枝下、是矢矯上流也、又溪行三里、遇足助川、率岸而上、則爲足助村、人烟頗衆、旁近村里、負牛馱馬、曬米麻綿、湊集交易、嘗在名古屋、已聞其名、果是市聚之關者也、非獨今然、古亦名所、和各抄、參州下有足助、又閱大平記、三河國人足助十郎、從王師守笠置城、善射驚世、亦蓋此地人也、明川村北、阪路高登、滿

身濡汗、極絕頂而休、土人亦來指西南曰、猶望名古屋城之鴟吻、日彩閃々、參州山嶺深高、是處爲最、余曾過東海道、便思參遠之間、何有峯巒重沓巨大如此、然人之往東海道、譬如過人家正門之前、坦平淨掃、宜然、如中馬道、則自後門過、庖廚圜廁、委曲陋醜、其理自然也、若視一偏隻隅、謂概畧可如是、非誣則愚也、宿蓮谷、屋前有樓樹、主人姓稱樓下、主人曰、信州舊雖多出物產、民生貧乏、無舟船運送之便、自中馬之利開焉、民稍富足、所謂中馬、一人使四馬之號也、其馬匹皆牝而健、瘦而長、較與常馬骨相異、甲信產此馬、以易舟利、天之濟物溥哉、余謂中馬之中、當讀爲仲字、見其有上下也、

十四日、翠霧掩林、物盡沾濕、深山光景、前淵曼々、水碓敲石、其設非爲春穀、欲其發洪音、驅鹿猪、除禾稼害、有村名武節、亦小市、怪

其名出凡間之莫知其解者、馱馬騎去、余忘足勞、奴弛負擔、柘路山絕頂、限以爲參、信界有樹、朱實粲然、問之、菜黃早熟、自是一種、奴扳援採摘、以自餽、若盛貯籃絡、贈之、江戶人必珍美、惟怯行李加重、下此爲根羽、更覺溪深山高、世稱信州高儉第一、信然也、自根羽復上山、双峯駢立、曰牛嶽、曰覆舟山、皆名以形似、若極絕巔、東海諸州可望、其尤著見者爲桑名城、木曾川一線、森々亘平野、其接海處、若有物、因認識爲桑名、今乃思嘗於桑名、棟花堤北角、遙望山形一髮、土人謂曰信州山、蓋此耳、信州固多山、惟御嶽駒嶽與是匹耦、其他可以兒孫視之、嶽之爲號、甚尊、中土五嶽之外、不敢得僭、邦人不甚重之、苟見高大秀出、必假其名而不惜矣、然若此四山、使中土稱之、爲羞少也、道路通二山間、平谷治部谷二村、據其表背、以地之高寒、人家多板圍、如用土牆、則冬日風雪注

射、百物咸冰、土性失黏、墜墮解渙、或曰信州寒節、溺洩立凍、撐柱爲妨、是以欲溺者、執策上厠、且碎且利、或又曰、交遊蘭臭、每烹茶招喫、遇歲寒、隨例呼之、人聲凝冰、閤壁隣人莫聞、乘春溫來、互冰融釋、壁爲人語、曰、茶味方芳、寧無意飲、連呼不休、是雖戲言、實其寒或有似乎、淵溪多生橡、杼余見之、便憶嘗聞信州山鄉、寡田收穀常少、採橡實作食、以問土人、土人云、此邊穀猶易得耳、接遠州地、有名遠山鄉、無處不山、菽麥猶少、惟以果實論貧富、嫁娶資粧、救濟貧窶、就山谷指其蓄實贈之、人之貴之、燕晉棗栗、岷蜀蹲胝、尙未如也、雷雨一注、晚氣淒冷如暮秋、浴後附火、管茶山有過木曾詩云、驛舍無蚊霧氣清、暑行還喜入山程、治部谷亦然、十五日、乍雨乍晴、展收雨衣、及午十餘次、奴厭煩、沾被冒行、水烟溪霧、奪短眼界、是時無聊、波合村首置關門、行旅出此路、受其誰

何東海道今切木曾福島形勢與此接連傳曰國祖在上野勢迫身危避難離國暫潛處相州藤澤又轉至此地遂入參州投松平高山重複溪谷深奧欲遁形迹者所應竄匿也自治部谷至此下降已多意疑必已平地接飯田阪路更下三里無一攀登見來者與是反背俯杖短步狹指仰不數武而必息息則仰天曰苦既而見溪水波皺稍伸漫流不湍乃覺平地漸近抵駒場始平地兩畔山退斥原濕中道一帶二十許里天龍河通渠爲一條幹流群溪灌注枝分葉附積以南奔石高水悍不可泛舟古信中多菱牧地驥驎亦出如駒場蓋牧馬地也土肥饒民庶頗稠伊奈郡於信中豐富小笠原氏世守及武田氏力武熾盛終以并吞飯田城去歲臘月有災市鄆中富民所居焚十七八工匠滿街泥漿之役甚劇君侯美政救恤被災家作長屋貸無家者

神祖以飯田爲信中暖鄉物貨之產于山固多烟草乾柿桑麻蠶織皆集于飯田所謂中馬駄運南通名古屋北達松本出以投彼所求入以充我所欲宜致富贍晚宿片桐信中地名多用切字如餘田切小田切中田切大田切是也水從山淵下橫截田隴者必得此名也桐切二字國讀如一故片桐初稱行切人被鋒刃者每多俗因忌切字改爲桐而其災無復有之片桐市正且元產此地驛東有遺墟今僅存其彷彿云

十六日飯島御代官羽倉外記治所市聚開熱渡大田切溪水激奔雷吼石色咸白如塗粉手擦之而不染指蓋雪水浸灌自相化然也駒嶽在上流峰稜負日處皆出青碧見其本色溪谷群穢間亘夏含雪水從其底來歷久之力雖石之頑猶移路傍小店制可漏子待客招牌題云駒嶽淵中雪水煨成蕎麥其潔淨可知特以

朝早恐冷物傷肚不飯以過伊奈部村道岐水亦來會循天龍河上至高島率三峰川行遠高遠城二水會流而後天龍河始大三峰川自高向卑故勢急樹衝天龍共移其河身西切山岸天龍源自鷺湖其所積深寬而所行溫藉能承而合之雖撓而不屈有似君子之氣象者哉余東出抵高遠則與天龍辭高遠距此三里道在山陽無樹成蔭負西日烘背後苦熱不可堪因慮其通道之宜信州寒甚風雪每迅則謀爲之開道不暇備于夏暘也張望東去深樹一團在山腹白光逗透射出綠間認知爲粉堞道忽傍山腰山多巨石高者欲墜卑者橫出妨行道三峰川嚙其下峭立數十丈欄杆防墜就俯關之心悸不能正視余見天下要害者多未曾有如此比人家盈其中隣並鱗重無有餘地天正中武田氏之將滅仁科源五郎信盛據城禦織田信忠攻之戰急城中多猛兵信

忠勵衆入城廳事有梧桐攀以指揮兵城兵視之刀槍亂斫數年後樹皮縱橫存癢痕森長可發屋上擊鳥銃源五郎爲之辟易知不可復闢坐廳事自屠腹抉抽臟腑拋之障壁裨將數人復同死血痕模糊歷年不消今望其城想其事猶使凜然甲信之士武悍善鬪由信玄鼓舞僭霸之功如是况王道之化乎雖然天地久空此上等可歎

十七日彌勒川降材塞流皆伐之沿岸有赭山者嘗聞信州出良材最天下今觀之信然五里窮金澤嶺絕頂絕頂平地數百畝其垂南溪處草茵纖茸涼風自土囊口熨鞋斷杖弄捐極多山阪苦熱必至此一休又有觀望之美焉下覽平野濶然數里有村墟有林樾有水田有荒草近者縫際分明遠則雲塗烟抹所謂八嶽繚其外如八摺屏風面背殊煥冷是所以甲信接壤而風氣差別也

下山半腹望鷺湖、半面爲山掩、二十八年、前游學西行、過其北岸、見盡完全、今復遇此、不能無感、金澤驛、欲作就舖、可漏子方成、乃供之、味美、道出鄉土原、爲甲信界、始望富士山、下阪入溪、釜無川自南棚來、與道相左右十餘里、水勢如建瓴、其所向刷去沙石、窒碍無有、則不成涸、湫爲淵、方言謂淵爲釜、故喚爲釜無川、嘗記明宋濂記山水語云、至第二潭、圓如鍤釜、若其水、則不得著形容如此語也、釜無川、實爲富士川之濫觴、而其所以更稱富士者、甲府側有稱富士池、一泓之大、周回五六丈許、餘流南入荒川、荒川又合笛吹川、笛吹川注釜無川、而後衆水沒名、特喚爲富士川、南流遙々、至駿州注海、其水道所由、在富士山西麓、傾注如奔馬、爲天下第一悍流、舟駕而下、旋眩飛舞、俄頃達岩淵、余久欲托舟下此、然如下此、則復出東海道、失生路而就熟路、亦我所欲耳、路傍

往々壇上置圓石二顆爲尸、樹緋楔祀之、不知爲何神、問之、曰祠道祖神、他州所不見、長松半里許、路穿入其底、清泉白石映發清麗、自余移家江戶、所愛玩盆花、葦草耳、而遇此穠翠、與平生厭山澤者異賞、櫻雲記云、皇子宗良去駿州、歷甲州、將至信州、擧兵、休白須松林、以作和歌、今白須村在其東、此即所謂白須松林也、此地生松亦久矣哉、邱阜橫列、村墟並宇於其上、曰臺原、昔者馬場美濃守信房館焉、以接信州要地、擇而使居焉、信房苑于長篠、子孫不存、屋敗傾側、白須有寺、移其門立焉、今猶不圯、結構與今匠作者頗異、又北崖民屋主稱莊左、好訟甚健、每勞郡吏裁斷、既及七十餘、訴郡吏怒欲誅之、信玄聞之、曰、是夫也、或非凡物、試而可已、置之、先鋒果勇悍無敵、莊左宅前流水曲折、於是曲淵爲氏、投宿薦木驛、逆旅後堂扁額、僧浩然書、浩然書名振京都、浩然嘗來

宿此堂、觀壁掛皆川瀆圖書字、又見扁額某人書拙、謂曰、楣上壁間爲不相稱、我爲改寫扁額、庶乎足以相輝映乎、因即揭之、十八日、曉發遇微雨、富士山八嶽皆失所在、使人無聊、然逢晴日、暑威如焚、峽中積石煎熬、故行人或欲避、而早夜過此、釜無川水稍冷、今日無其苦、六里抵薤崎、是山岸所盡、地爲平野、水頭南轉、氣象寬弘、市聚亦鬧、武田氏時、數經戰爭、蓋以四達地也、上身延山者、多逕此而岐焉、時天晴、間身延山、猶入雲、薤崎以東、井水溪洲咸渾、非踰篠屋而東、則不復得清水、土人性慣飲而甘之、又汲炊非此則不活、如旅客則非煮爲湯茶者、不欲敢飲、甲州四圍險峻、田野中關、天造要害、信玄以爲山河如此、區々城隍何用之爲、號令所加、威武所被、金湯具在、若使四馬隻輪涉及疆場、則爲旣敗矣、豈徒覆簣挽水恃于人力之所造者乎、嗚呼、信玄傑鷲、三十

四世之掉尾哉、至于勝賴、委靡不振、退縮謀全而不得、避古府、移新府、又遂入天目山、卒斃、可謂愚也、然餘德入民心、於今爲深、苟見議武田氏者、瞋目欲毆、如黃金製造、仍用其舊、弗爲改鑄、官亦寬容、假其忠厚、如不知者、并與官造雜用、不咎、名曰甲州金、古府西距今府一里、今府之有城、神祖晚年起功、仗策巡視、因是興人名曰依杖城云、縱橫通街衢、充溢一里餘、城南一蓮寺、巨剎也、余於江戶逢遊行、遊行贈書一蓮寺、說余若訪訊、則名區遺物、指示莫遺、余持書趨寺、有故不接待外人、乃止、是以入自西郭而出東門、不詳其委曲、渡笛吹川、歷石和驛、坦路五里、抵勝沼驛、自是復山道、勝沼當溪口、甲府東每村產葡萄、勝沼產巨實饒乳、人賞爲最、架閣延布、蘿蔓長施、二三根瘡數畝、所不見他邦、時太早、垂實豆大、每秋季、獻送江戶、沽數

千金、徂徠紀行中言、是驛人煙繁簇、甲峽道、今日觀之、闔驛歷災、屋宅疎露、讓他驛幾等、且驛有葡萄利、大抵諸州居易得利之地、民必貧、侈心一生、不可復除、風俗不尚節儉、視爲鄙陋、竟至如是、天明寬政頃、驕奢之習小熾矣、我生若得再見、則幸而已矣、十九日、二里鴉瀨置關、關外爲津留郡、舉一郡地、喚曰郡內、別置官署、不管割甲府、是以民呼關內爲甲州、其口氣如境外人之音、吐、我不知其習俗致然之故、然武田氏之於府朝、爲宿敵深寇、甲州之民、思慕武田氏而不遺、如有爲首唱者、恐人心難保、今國內爲畛域如此、則事勢掣肘、不軌之心、消燦不起矣、小路帶山、岐出官道北、天目山在其溪窮處、田野村擁麓、清雲寺據頂、清雲寺爲武田安藝守信光墳寺、故勝賴欲入而據之、不知時運一傾、雖君子難恃、况浮屠置恩怨于心外者乎、其事徂

制恐轉

徂紀行具記、實可哀也、然勝賴爲人無可取、從士亦一死報所事耳、獨忠精赫々泣人者、爲小宮山內膳也、初內膳仕勝賴、忠直所忌、讒間又乘之、擯葉流浪、君臣之交久絕、伏在草莽焉、俄聞勝賴危難已迫、疾走至田野、介請其容罪宥過、復全契合、問其讒人、則早已逃亡矣、乃低垂悲泣、無他語、遂以殉死、嗚呼悲壯之跡、爲人臣者、孰有聞而不流涕哉、上篠屋嶺、旭日稍高、斜影既暑、但樹陰長布、立住絕頂、風從背後吹、葉戰涼來、貪歇不去久之、下山半里許、溪間有聲、伏窺之、一勺之微、敗葉墜莖、上下掩敷、強欲掬飲、即渾濁、忍渴又下百許步、琳琅如鳴玉、成蹊在側、乃知飲者既衆、就見之、沙礫如玉粒、光耀發出、汗泥悉洗去、非復甲府側近之水、宿渴頓愈、神氣方旺、躬生羽翼、脚不勞而疾、忽遇所謂箭立杉、直幹造天、傍枝簇雲、我見覺不凡、問而知之、源二品獵入此山、步倦險

阻、傍立弓箭、愬息頃之、民懷遺愛、斧斤不及、其時樹大小不可識、徂徠言大可五圍、於今又踰百有餘年、則復似加大、然以形軀爲度、修短每人殊異、如余矮小、在常人外、不可爲準、又有一大楓樹、與杉相去不過四十許步、其高大亦相伯仲、唯以不帶古人之事蹟、無有訪者、雖徂徠不言之、雖材之良、文之理、勝杉超絕、徒飽風霜、埋沈山澤、是以思人遇不遇亦應有似焉、初雁村、花咲村、一溪比次、喜其名佳、而又至其隣者、叫土人短氣問之、乃庸陋不可入文字、是可供他日一笑已、道與准后、文明十九年、過初雁、賦和歌、樹碑彫鐫立路側、因歎自古經過此路、應幾多人、而猶道與、以有是和歌見知、是文字之不可已也、溪水自篠屋沿下至大月驛、有大礪水來注、支流反大于幹流、徂徠所謂橋長二十四丈五尺者、架于支流北端、今圯、駒橋驛無橋、猿橋驛有橋、在驛北云、猿王所

架、余謂橋也者、道其可涉、駒橋岸平、馬能可涉、猿橋崖聳、非他物所扳援、是蓋所以得名、不然、則駒橋不得言橋、而猿橋則有物有名、不必費分解、天下橋梁、名聞世者、有四、矢矯橋、錦帶橋、越中富山舟橋、與猿橋也、故我諦視盡之、溪水勢猛烈、其所衝突、如快劍截斷、村落田隴、崩隴無所避、至猿橋、兩岸石堅、卷水底出、對峙高三十三尋、底深亦三十三尋、水爲岸所約、變入岩間爲漫流、故其爲橋、慮柱楹不可下施、可得傍托、就岸斜插、起鉅材、上長乎下、雁齒累出、力足承桁梁、然後架之、穹然以成、牢實美、工亦偉觀也、然多經年所、板穿樑朽、恐半渡隕墜、榜不許通、輿馬、別就湍急處、假作圯橋、余以單身渡舊橋、俯視閭窻、毛起心悸、過達彼岸、自賀、余行過山水、必留、倦疲必休、道路遲回、是以先遣奴到犬目驛、就逆旅、設湯飯、已而日暮、欲別宿不得、暝行數里、達犬目驛、每屋打麥、

篝火如晝、

二十日、村窓簌々聞縲車聲、因憶郡內民、養蠶事、機杼、善織、作縞、世稱郡內縞、產此、乃問之、曰、去年之得絲、悉已作絹、充了租稅、今年之所成、未上機杼、白絲爲繸耳、猿橋以東、路在山、與溪隔、通路紆曲、不甚致上下、白氣一帶、繞起谷底、是即桂川所行、諏訪村置關、郡內地盡此、有關川、以爲國界、桂川來會、嘗得年魚、酒店作炙下酒、美不可言、至此不見富士山、富士山跨駿甲相三州、其麓在甲州爲多、然駿甲各爭爲其州山、未聞獄訟之所決定、騎上小佛嶺、頗羊腸、絕頂人家賣酒飯、相武界在此、此行下是山、則無復遇山程、徂徠曰、小佛嶺以西、人憂險峻、木曾熊野不相如何、必然、徂徠不見其地、以耳聞而臆度之、容易發言、然山川月旦、不中猶可、其論聖道、亦有與此同繆、寧可不得罪哉、下山抵駒木野、復置關、

自此道路坦寬、人家或疏或密、不至空曠、抵八王子、兩畔皆所謂千人同心家、雖門墻屋宇、洪纖牢鬆、有差等、自是士人之宅、廳事前椽下、置鎧函弓銃、長柄燈籠、儼然羅列、乃知養兵莫如土著、在江戶者、雖同祿秩、無此警嚴、商賈罹災、營爲拮据、新宅已成者、十之二三、今年春二月被災地、所在有之、嘗讀宋史、驚汴京多火、今而思之、不可甚怪、

二十一日、出平原、空闊無際、所謂武藏野是邪、然非斥一所也、近者冠山老侯、著武藏名所考、昭晰辨之、玉川亦平川耳、水道昌披、流潦集時、狂嚼痕突、雖築隄防以備之、有時崩圯、下爲六合川、開鑿支渠、挽入江戶、匿流旁午、日本橋南、悉汲此末流、府中、古爲太守者、居住於此、今其遺礎不可認知、中央有六所明神祠、民戶擁簇、祠外墻地、茶店肉舖、張設爭售、衣白綿、操數珠、戴臺笠、異字號、

每隊伴侶數十百人、充塞道路、昨來相遇不知幾群、皆平民修道
教、上富士山者、富士山高寒、但自六月迄七月中節可上、過此、風
雪搏擊、肌膚瘵裂、余適以其可時過其下、宿願復萌、然自省身老
筋力衰茶、且道途侶衆猥褻、况集上山、則更可何如、我友松崎慊
堂、隔頂已三回、聞今復來在伊豆、欲以升登、旋歸江戶、會語山上
事、耳觀將賢目覽、乃僦竹兜子入江戶、直上月池別邸、奉謁
老公、報聞桑名消息、退而休、

常に見聞ぬる事も老ぬるに隨てわすれぬれハ今此巻よかきと老ぬ
山川に風のうけさる志からみハ色ふかき錦なるべしこの朽殘る落
葉とたまか見とくむへきたくわか遺忘よ備ふるのみ

文化十三年長月初の二日

蒙翁

志からみ

一備中の國吉備の官始て建立したる時の古瓦を寛政四年の春掘得し
といふ

一正之公保科家の御養子とあり給ひ御引うつりのとき保科家より騎
馬百人御迎よまいりたり此比みあわらよて鬚を結たりとかの御家
の御記録にありしとそけよ此御分限にて百騎も御迎に出るよは質
素の風ならてハ行ひかたかるべし

一與田豊前守殿御膳番を勧めらましとき時節過たる鶴を御料理あり
てそまを御試みにとて出しけれハわき御馬さきにて討死する命は
あれども時ならぬものをくらしい毒のため捨る命ハなして御試

みせさりしとぞその事 有徳公の御聽に入しかやうて御目付に御
取立あり其後年をへて御執政田沼侯の御別業へ 御臺所御成の事
願えれしか異儀なくその御催しありしに豊前殿獨少しも承引あき
にによりて御沙汰やみとありぬ名君の御目鑑の人ハ格別なりとその
比世擧て賞し奉りしよし栗山先生の御物語なり
一石川丈山翁常にいばれしハ忠義と見たらば上意もかまふあとなむ
是も先生の御ものかたりなり
一伊達正宗君御工夫の上よき甲冑を拵ひ給ひ御自慢心にて片倉小十
郎へ見せ給ひしに小十郎拜見して申けるはおしき事にハ御目の所
かあきたりと申上られしか正宗君其具足を御終身着給ふ事なかり
しと平山子龍がたりぬ
一齋藤三太夫殿へ行しときるみのたちといふ短刀の製作を見たり衣
笠内大臣の御歌に何事をおもふへしともまられしなるみのうち
も刀やばある

一野村筑前といふ近江士のあらはせし撰士篇に一番鎗の條に世の中
に主はひとり我ひとり心ゆる勇氣のもの一番鎗いるとみへた
り
一岩城の上田といふ所に上田隆廣の墟あり上春寺といふ寺は上田家
の開基也上田の迹へ梶原美濃といふ人來り領せしか隆勝寺といふ
寺ハ梶原の開基なりといふ梶原美濃は太田三樂の子なり常陸口に
その事詳なり岩城の簾下となりぬ今會津の藩士に梶原某といふ
ハその孫裔なりとぞ
一岩前郡林城村 正親町帝の勅額賜りし寺ありこゝに古文書數多
ち傳ふといふ
一岩城の濱にて初てすゑとり得たる經をおんねへといふ方言なり御
費のなまりあるべし初穂を神にそなへし名残にや
一老農かいふ苗をうゆるには雨よて寒きかよく麥ハあつきかよきと
て俚諺よ布子田よそたか麥といふ

一今相馬侯の封内行方宇多郡は和名抄をとしめ古郡の名を去るしたる書とも見あたらす昔は信夫郡の内よて信夫の浦など古歌によみしは此二郡の海邊をさしたるからんか今の信夫郡は海よりたる地あしさて相馬侯の御先祖下總より封をこゝへ移し給ひしときより行方宇多の名はおこりしよや今も此御城下をさして相馬くと唱ふまど其地に行て問へば相馬といふ所ふし侯下總の相馬よりこゝに來給ひしゆへ今かくハ云成へし

一岩城平の城主内藤左京亮義槩ハ賢明の聞へありて民のため種々の良法を舉行ハま今に餘風の残りし事有とそ風山念佛とて今に秋七月比毎年大勢あつまりて念佛唱ふる事あり此侯のよめに後世を祈るありとそ風山ハ別號あり岩城風土記と云一卷ハ此侯の時代儒臣の撰みしものと云善昌寺といふ寺に侯の木像一軀を安置す予親しく謁せ

一大和物語に仁明帝の御宇奥州ハ夷狄やもすれハ侵すによりて親

王を下しをかれしよしみえたり今の宮城郡ハ其居給ふ地にてかく名にハおこるならんかと石川利兵衛といふものかたりぬ利兵衛ハ平の町の豪富家あり

一筑波山の下ハ國養蠶社あり大和物語人丸の歌ハ筑波根の新桑まゆの絹ハあれと君か淨衣云々の歌あれば養蠶の社も古き事なりと利兵衛かいふ

一かどりの村眞言宗圓通寺といふ寺ハ日野中納言雅宣卿謫居の地と土人言傳ふ

一菊田郡關田村の地内に穴居の跡あり

一水戸御領分三十六萬石を四ツに分け南部太田郡松岡久慈郡多賀郡といふ私に置れしにや昔の郡名にはいまた見ず

一太田の城主中山備中守殿大塚の手綱の舊墟を取立て移り給はんといふ文化三年予遊行の時普請最中なりき

一大塚村の東にあたり車村といふあり古壘あり車丹波の古城ありと

そ

一多賀郡花園明神大社なり多賀郡ハ奥州境にて山多く地高し多賀ハ
 高きゆへなるへし奥州の古郡名の高野郡も此多賀郡につゞきたる
 地なり高野ハ今は奥州の内まなし予か五十四郡考にくとし
 一常州袋田の瀑布高さ三十丈計三段に落ぬ
 一久慈郡の内に陰陽山といふ山の義公の名付給ひしとそ山頂に大き
 さ二丈餘をかりの男女の二石あり會津南山塔のゑつりの陽備後國
 路傍の陽大井川より出る陽などハ我も見たり皆天造自然の物あり
 天地の間萬物をそたてゝ其餘暇にハかゝるものまで形狀の妙を極
 め給ふもおかし
 一黒羽の壘北四丁計よしして古き土居の跡ありかまへ場といふ伊王野
 氏出張の跡といひ傳ふ伊王野氏繁昌の時ハ今の黒羽町まいたと云
 所の片側までも伊王野封内たりしと也同所の北五斗時といふ小名
 の地ハ藥師の像あり仁平年中の銘あり

一黒羽の藩士矢野角助先祖ハ小山家の舊臣なり小山落城之時立退雲
 巖寺の住僧ハ叔父なればこゝに來りるしを黒羽より召れしといふ
 今に小山の城跡に矢野曲輪の小名も残りたれば小山にては大臣の
 列なるへし我藩山中久右衛門も小山の舊臣よて同姓なりしとて近
 きころ小山と姓氏を改めぬ
 一伊王野信濃守の家老鮎瀬彌五郎今よ伊王野に居て名主を勤む先
 祖は五月女坂の合戦に宇都宮俊綱をうつ又關山の合戦よ功を顯は
 しぬ然るにこの兩度の軍戦年數いたく隔りぬれば彌五郎一人よと
 あるへからす必いまひとりの家老小山田藤助といふものなるへし
 黒羽家中に今も子孫あり
 一長崎へ來る清朝船の水主を工社又は目侶といふ近き比伊豆下田へ
 來りたる南京舟にも目侶人乗といふ目侶工社何といふ名義にや解
 しかとし
 一ロハルトミスといふ西洋天文の書其術簡にして要を得たるものな

りと登

一長崎に朱子の鑄像を藏するもの有其像の肩に陰識に昔大明成化四年梁昶于金陵請鑄侍奉と彫り

一肥後國合志郡牧村伊勢神明十月十五日祭神を行ふその日社内をかりにいかなる晴天にても毎年雨ふらぬ事なすとそ

一高砂の尉婆の木像いかなる故にや山城國御所内村にありしを寛政八年に高砂に遷し本に復しぬ

一婦人の産を汚とする事唐よては漢の蔡邕か熾帝へ奉る書にみゆ妻妾産者齊則不入側室之門とあり

一長崎唐寺四ヶ寺あり福濟寺は書畫多し仇實父か畫桃李園獨樂園西園雅集金谷園の一幅密畫あり書は陳彭年あり跋は四園各勝也仇實父名筆也彭隆池名書也此一卷可稱三絶允宜寶諸萬曆改元冬十一月觀并識於弁園瑯琊王世貞とあり又別に渡海羅漢の面贊あり尤名品なり御代官高木作右衛門殿の宅へ行しとき大塔宮の腹巻ありと

て緋威の腹巻を出して見せらるけに古色あるもの也

一肥後の菊池郡の隈府ハ一郡中の親村にて村の側に菊の池とて四席まぐへき程の大きさの池あり清水盛よ湧出ぬ昔その水の湧る形ち中高く泡立て菊花の盛にさけるあまくなれば菊池の名はおこりたりと考觀光寺は菊池代々の墳墓あり皆小さき五輪よて誰々といふ事辨しかたなく大なる楠の下は武光の墳なる事疑ひなしとて近き頃土地の舊民龜趺の方碑をさつ銘を蔽茂次郎よ乞ふ觀光寺の後の山は城跡よてことくく鋤て畠となしたれども方三四丈程鋤もせて大なる礎のある地は土人履をはかて登るかり是を征西の官の御殿の跡といふ又其山下に古き櫻あり官の手挿し給ひし木あり今も花多くさくといふ其側の畠は學校畠犬追物場ふんと云小名のこりたり學校の有し時の聖像とて裏に文永何年とか書たる掛物を村は持傳へたり予も見しか古色掬をへきものあり委敷事はあせれしか文永の年號のみ覺ぬ

一阿波國鳴門を一覽して演傳ひ讃州へおもむきしその日は七月二十五日あり秋陽沙をあふり煎るかよく煮るも沙ふかく足の用を没す土人に道は里數をどへは何里むくれの何といふ村へ出ると答ふ道行ことをむくるといふの方言あるべしもし沙ふかく足のむくる故よやういふ事ありては、
 一楠三卷の書といふもの偽作疑ひおしまつあやまりの一端をいはる卷の末に建武三年五月從五位河内守橘正成と志るす南朝にて建武三年二月廿九日改元にて延元といふ北朝の年號を用ひらるる所謂なりとたる事諸書に歴然たり正成公北朝の年號を用ひらるる所謂なり
 一今川了俊の水の方圓の器に志たかひ人の善惡の友によるといふの唐太宗の文に古人云君猶器也民猶水也方圓在於器不在於水の語に本つられしなるべし
 一我母の成合氏なり母の母の畑田氏なり其父宗益君の儼然たる武夫なりしか醫道にくとしけれりとして一代限りの醫師に命せられ給

ひ明日命の下らんとする宵は組頭へ御うけよ行給ふとて城門のありたりよて野村増右衛門に逢給ひしに増右衛門のいひしはあすは醫師の命あるへし御請いたすへからす我よきやうに取おし遣すへしといひしを宗益君は軽く承り給ひぬ我其時野村かいひしは隨はる眷屬までも縁坐せらるへきと子孫らよかたり給ひしと母君のいひ給ひき

一我年わかきとき七十よあまれる井上次郎大夫といふ翁ありけり天姓奇人也武術を多くなしあみ火矢を常は拵へ置て葛籠よひとつ入てあり時々一二根ツ、打放せば必そのあとを補ひをきぬ

一河村遊山翁そのあみ御横目勤めたるとき今の老公世子よて安永七年日光御社参のとき寛光君の御名代として初て白川へ來り給ひしその時誰やらん御家中の人物の事問給ひしか遊山答へ奉りて申けるは人物の善惡は外人よむかひ評論いたすまじき旨神文仕りたる上は大殿君の外世子にいまをも御請は仕かたき旨申上

けると考其朴直嚴格なるを愛し給ふゆへにや追々御登庸ありて御
 月番次席迄にすくみぬ 遊山の家代々御物頭御用人あどを勤め
 祿三百石あり一か五十石の加秩賜りぬ
 一人の骨地中に年久しくあればもし長大にあるものにやいと疑はし
 美濃國金勝山にて石窟をほりあてたるか壇の上に大なる髑髏をの
 せ劔にて耳の脇よりむかふの耳まで貫き入り其大きき平人に三倍
 せりといふ事西遊のとききぬ又備中の吉備公の古墳より大なる
 髓の骨を掘得たり岡田侯伊藤君みづから我をねにくらへ給ひしに
 三寸計も長かりしと考仙臺柴田郡に古骨山といふあり銅を掘とて
 人骨を掘出せしに長さ一丈に餘れり

一村上侯内藤君にて越後國三嶋郡圓城寺瀉を山をうかちて水を海へ
 そくき出すへき事十餘年をへて文化十二年成就を年久しければそ
 の間にハ異議有ものありいかある人事に幹たりしや聞まほし
 一石南塘かと唐人の兵書に塘報の字あり久しく疑をきしに宋神宗諭
 邊將詔ニ河朔地勢坦平畧無險阻殆非前世之比惟塘水實爲礎塞卿等

當體朕意協增脩云々是らに依てみれハ塘ある所に軍兵を留置其所
 よりの注進をさして塘報といふまや

- 一本朝通鑑慶長九年二月 台徳公命東海東山北陸三道郡吏每一里築
- 一 塹至五月成とあり今の白川近邊の一里塚も考の時築立たるものか
- 一 おなし書に慶長十一年十二月 神君禁闔國用永樂通寶錢 先是永樂
 錢どみゆ錢明よりわたりたるばかりよてはなく關東北條氏かと鑄
 造せし事もあれハ専ら世に行れたるなるへし
- 一 まさ永祿七年織田信長移居稻葉山改名岐阜采用周之岐山魯之曲阜
 とあり

- 一 足利將軍義秋公近江へ落行し時湖上に泛ひ舟中の詩に落魄江湖暗
- 一 結愁孤舟一夜思悠々天公亦慰吾生 否月白蘆花淺水秋この風調明の
- 一 建文帝の詩に似たり貴介の人落ふれたる氣象如此ものまや
- 一 明和九年江戸大火の時岡崎侯本多君馬上よて大手より平川御門へ
 乗ぬけ給へはいつれの御門にてやこゝは下馬あり何とて乗馬にて

通らるゝやと咎たれハ御普代の大名變事の時御城内いつ方にて
も乗馬いたさゝる地おし馬鹿をいばす疾御門をひらけと聲高く
叱りて通り給ひぬそのとき御年十七よいませしとそ英才おもふへ
し惜哉十九歳にて下世し給ひぬ終焉のときも御親屬を招き給ひ當
家は格別の家からなれば何とそ中興と志さしたるかはや相果ると
仰られしよし 老公の御をなして承りぬ

一 鎌倉物語に上杉憲實鎌倉を出る夜月明なりければ當家の氏神春日
大明神わか行末を守らせ給ふよと悦ひたることによりて見れハ越
後の春日山の名も上杉家世々の居城なれば氏神の社ありし故なる
へし同國高田も春日山より移りし御城故春日を氏神とす我藩かの
高田に生れしものハ白川へ移りしに春日の社なけれハ白川愛宕町
に春日を勧請せしなり上杉家の氏神なりしより越後に生るゝもの
ハ何の姓氏によらず氏神とし夫より今又白川へ轉して後新らたに
春日を勧請しけれハ町家にては春日を氏神とする所も有かり

一 よき事はかり初にもきゝたきといふ因に加州の儒臣大嶋忠藏かあ
なりしハ加藩の醫官何某宅まで論語の以禮讓治邦何有といふ所の
講釋を火の番の何某きゝるしよその中はにて本郷春木町より失火
あり火の番勤むるものは常に火事装束し家來までも袴の装束をし
て待た如くなれば失火といひもあへすたゝちにその講席を去て乗
出し速に火にかゝり消留て手柄もありしに御茶の水の十人火消の
御人數も参りあひて打けしぬ火事すみて後消口の論こもくおこ
らんとするを彼士は衆を制していへらく春木町はわか藩邸にちか
ければ私よ人數を出せしありもとより公務の事にあらす御火消の
人々は專一の勤仕の事ありいかて消口のことゝも論すべきよ非す
といたく示して火事場目付よまゝと斷り申述て直よ人數を引
まどひあへりけり歸途たゝちよ醫師の家へ行て此まで學問をせさ
りしことを今更ふかく悔ひおもひぬ今日足下の講釋に禮讓の事を
きゝし故消口の論にて属役とも 公義の御人數と口論せんとせし

をゆにこゝそとおもひて皆制して退きぬ全く講釋の大庇にて予過
 かく君の御名を汚さす此恩顧少あからすと厚く禮辭を述べて瘞れ
 より學問に志ふかくありしとそ此始末をくれて見へけるよや御目
 付衆も感し給ひて再び姓名をきかれしとそ

一松前の富山泉の碑文をそのまゝ寫しぬ石の高サ三尺六寸横一尺六
 寸なり○梓弓やしまの外までもてらします御代の光いたらぬくま
 なく暇夷のしま人をさへなてやせんせらるへきよしをきてさせ給
 へるにつきて享和二とせ箱館にはしめて政所をまうけられ筑前守
 藤原安福朝臣と正養とをしてかはるゝそこをほもらせらるかく
 て政所より諸士の官舎にいたるはてことゝ造營なりて後井を
 ほらんとするにこゝハ海岸にそひたる山陰なれハいはほはほいは
 してうかつへきよしなくからうしてひとつ堀得つれどもあはたの
 官舎の用ゆるにたらす是そ上下の愁ひなりけるまかるに被接の官
 人おほき中に富山三十郎保高といへるあわきてこれをうれふる事

せちありしほどよある日蝦蹩の山をひより清水流れ出るをどめ出
 てとみよあめ試みしよその性清淨にしてあちまひもまご甘美あり
 つるに岩間をうかちてあまたの楓してこれをひくに政所をはしめ
 もろゝの官舎よもひきて猶あまり有いてや水ハ五行のひとつに
 してまはらくもかくべからざるもの也そも保高か功おほひなりと
 いふへしかるがゆへに此みあもとを富山泉となつくるものなり
 くみそめし泉ともいさほしの壑の名もつきぬ世々よつたへん

文化三年二月日安藝守藤原正養誌屋代太郎源弘賢書并題額

一おろしや國の錢貨なりとて中嶋爲吉の持來りしを寫し置ぬ質ハ唐

眞鍮に似たる
 色なり今一枚
 の物の勤番日
 記の中にまゐ
 しぬ



一奥州平泉の近所の村々よては豊作のどしは色々化物の形を作り頭にいたゝきおどりて念佛を唱ふる事ありタカクテモツケといふ是は高館にて康衡滅亡の前いろくのもの、け出て變帷多かりしといひ傳ふか其姿今に残りしかと大關順庵表かありぬ

一大社大寺ハ國々にて領主の命をも用ひず跋扈する舊習也仙臺の鹽竈明神ハ大社にて寛政の末に神主と社僧と口論の出入有しに侯家にて十分の御裁許あり其後聞しに鹽竈明神の御祈禱の札を公義へ奉り給ふにハ神主松平陸奥守とかきて奉り給ふとそすへて神主社僧ハ公邊へ訟訴する事かあそす皆仙臺侯にて御捌ありこれらハ政宗公の卓識より出るなりと順庵あかるとる

一朝鮮の事かきたるものに毛利秀包白川と襄陽にありといふ所よ白川ニハイセント假名付て有し

一武邊咄といふ書に中村式部少輔一氏の家來成合平左衛門尉利忠は泉州小木川にて一番鎗して豊太閤より御感狀賜はりぬかゝる功也

れど一氏よりは只三百石よて召仕はれぬそのち木村伊勢守へ出たるに成合は隠れなき勇士なればとて三萬石を賜はり佐沼の城を預けらる木村身上果て又一氏方へもどりそのときは三千石よありぬ關ヶ原御陳九月十四日株瀬河にて中村一學と石田治部の方と戦ひのとき成合平右衛門朱の牛の舌の指物よて一番鎗をして討死を成合か首を石田の家臣猪尾甚大夫討取りてけりその後黒田長政公聞及て猪尾を千石にてかゝへ足輕二十人預け置れしか成合か首取たるといふ事きかれて成合は天下に隠れなき勇士なり其首取たるものに小知はいかゝと三千石やりて足輕三十人預けられしと見へたり成合の山中の城のり等の事は世に聞へたれどかほどに詳かなる事は初て見たり我親族成合又大夫の先祖なればいどうれしくてこゝにしるす

一われ昌平坂御學問所にありし時佐久間某とて山鹿流の軍學する人のもとにて山鹿甚五右衛門已か終身の事書たる冊子に東海道にて

名將といはれたる松平越中守殿へ被召と自負してかき置ぬ又金玉
 詞林といふ書に並木道仁もとは惣内といひて太田三樂方にて二
 十一二の時入札よて侍大將よなりさいはい許し給ふほどの人なり
 春日左衛門別て念比にて松平越中守殿へも呼給ふと見へたり此等
 によりてみればわか 國祖神公ハ名士をまねき給ひ材を愛し給ひ
 ぬまた名士才士も 御懇遇を榮とせし事顯然たり
 一金玉詞林に一族とハ吾父高祖曾祖祖父子孫曾孫玄孫一類とハ弟甥
 從弟伯父又從弟忌のゝる分一家とハ遠くとも同名の分一門とハ
 近とも他名を名乗分とありよく分明に解したり人々あきまへ置へ
 し
 一帯刀先生といふ事塙檢校に問しに帯刀の長を申也近衛の番長をも
 先生と申しぬ同列の中よて頭立さるものをいふと答へぬ
 一國書のうちに耶等とて臣下をさしたる語ありふと心とむれば分か
 たき字面なり耶從等といふ字面によりて考ふれば朝廷にて羽林の

軍をおかれしより將軍ハ羽林耶を被官として臣僕のことくつかひ
 し故なるへし
 一本朝にて刀劍にさめを装とする事唐を襲ひしにや白樂天の詩よ刀
 劍鱗魚鱗といふ句あり
 一卑幼の人尊長に答ふる辭にアイといふ日々にいひて其文字を志る
 ものなし韓文の遠游聯句よ猥歎の字あり注に王逸曰歎歎也方言曰
 歎然也南楚凡言然曰歎とあるを以て平日のアイの字ハ歎なる事を
 知りぬ又人を叱る時發語よヤイといふ唉の字なるへし史記項羽本
 紀亞父曰唉豎子不足與謀と有是なりヤイノ反ヘーイ也人を叱るに
 イイといふも亦此唉の字にや
 一本朝のむらし人の名雅馴にして多く古語を取たるもの也武家に成
 ても出處正しき物とおほゆ韓文唐故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に
 公宜有後有二稚子其祐成之公食廟祀とあり二の稚子といひて祐成
 といふは彼曾我十耶の名此語をとりしにやふさりの稚子成し事も

此文と能事實をおかしふすといふへし

一 高内又七松山藩の人代官職を務早魁の時一人の考を以て稻の根を縦横に鎌を以てうかち夜露を含ましむ地柔にして露多ければ十日ほどへて自然と稻に生色を存して雨のふるまでなもちりしより伊豫よてハ今に早年にハ必このわさを行ふと高橋善次かいひぬ一いほしへ何々保とて郡又ハ庄とおかし様に地は名づく事誰も志る事なり郡司庄司の名は普くしれり東寺の百合文書の内に治承二年は保司源の何某と志るしたり保司の名ある事始てまりぬ今に保の名残りたる地所々あり或ハ保を轉して何々尾と呼ぶ所あり是も保なるへし

一 流行病の時人の名を門へ張てよけとする事世間の習あり唐にてもあり小倉山房集陳鵬年傳に蘇大疫公所疫斷民書公各鎮于門とあり今大般若の札をばるも鎮といふへし記事をかく人心得をくべきあり

一 淺草觀音の境内に久米の平内左衛門といふ石像あり實に國初の御旗本鈴木正三といふ人也正三法躰の後武者坐禪時の聲坐禪といふ事を工夫して坐禪せられしかその像なりといふ正三年わかき時神祖にしかかひ奉りて百戦の功ありその後願もなく三河よて髻を切て僧となりぬ組頭より願なくして出家せし事不束なりととかめられければ予今世の事十分に勤たればこれより後世の事しるへき爲にかくはなれりといふ頭きゝてけにさる事なれと家督等の事もあるものなりといはれければ正三また答ふるは私事數度の功ありて御目鑑をもて千石賜りぬ世悴はいか程にて俸祿相應すへきやわれはときまへすされば家督も願はず是も上の御目かねにていかほどなりとも賜はるへしといひて去りぬいかにも不束なる事なれば出奔といふ名目にあらん家斷絶すへきなと評義ある事 台徳公きこしめし給ひていやく出奔とはいふへからず是等は遁世といふものなりと仰せありて俸祿相違なく玉りぬ今駿河臺に鈴木何某

といふは其孫裔あり正三法鉢の後江戸へ下るとて箱根山を越ゆる時盜賊出て錢をおきてゆけといひかけたりしに予錢おしと答ふ賊さらば衣服をといふ安き事よとてたゞちよ衣服と帯とを投出し襦半と下帯はくれよといふ賊その品はやるへしといへば正三かゝる体にて大手を振て去る心あき賊も衣類を惜ますなけ出したるさまはいかよも懲をばあれし心成べしあれと懲誠の出家といふへしとて丹心に感してかゝる出家の物奪ひとるハ淺ましとおもひまづらふうち正三また立かへり今おもひ出せハ下帯に金一步ありしとて投出してとく行ぬ賊いよく恐感しけん其金と衣を持てあとより追かけ小田原邊にてやうく追つきて衣金をあへしあなへんとさし出せハ汝らとときもの、手にふれしもの再ひきるへきやハとて聊も顧みず賊一言の答へもなく一念發起せしとて平伏したれいゝや、まだ早しもそつと惡事もしむまき物も十分にくらへ其後の事といふれけれハもハや如此とて元どり切てあなれハさらハ

とて同道して江戸へともかひ出ぬその賊惠中といひて正三の法脈をつきたり正三一名ハ石平道人ともいふ二人法師の類三四部著述あり惠中も著述あり石平道行形記といふものもかきぬ今服部坂に正三堂といひ傳ふ所ハ惠中も住し所ありと考正三の禪味は端的に武士の覺悟生死の所悟入すへき方便なりといふある士正三の法語をきゝて大坂陣の時塙下へ落たりしを敵鎗にて突く其志は首を下より取てしかとよぎりあるさりし事おもひ出ぬ考の時の心死生をわすれ大丈夫たりと存候らひし今御咄にて恩ひ出たりと申けれハ正三それ考こかり貴丈ハ常にそこを忘れるたり我ハ常よそこをわすれぬばかりと答へたりとありある時眞言宗の僧何やら經文の事他言よいひぬたるを正三見て僧は經文のみせんさくするより生死の覺悟專要ありといひしかハ僧それハ早とく覺悟極めしと答しかさらハ打殺してまいらせんといひあから有るふ柱とき材木をとり持て打かゝれハ僧あやほり入しとて平伏しからうして詫言いひつく

ろひぬ誠に快活の禪味ありと平山子龍かたりぬ
一文政二年大銃炸裂して青木左織火毒のため終に死たりその後大
やけどの薬を心得あるへきと思ふ人にも問ひ試みしにやけどの火
毒をさるにいか、それの療治あやまりぬ三四夜も過れば火毒の外に
して只脱疽の療治をせむか第一なりと南部伯民かいひぬ
一本邦にて七夕に兒女子色紙短冊の間ひやうふんの形の紙をも付て
歌をかきて竹に結び付る事唐山を學ひたるあるへし福建通志土風
の部河州府の下に社學小生清農歌詩擊鼓竹懸紙胡盧藏所習課紙焚
郊外謂之乞功とあり
一さ、かにの事も同書風俗那武府の下に七夕女兒以篋縛層樓飾綵紙
繪牛女於其上中蓄囍子一枚置庭中祀之瞻拜乞巧若囍子結綱謂之得
巧
一阿部宗平といふ針醫石坂宗哲殿より代脈にわか宅へ來りぬもとは
白石の家頼ありしか故ありて浪人となり石坂の中間奉公にすみて

それより針治を習ひ覺へしといふ依て片倉の家ハ代々勝れたる賢
大夫とき、ぬいか、やと問ひしよ三四代先きに雪山といひし小十
郎は名譽あるものなり君侯御家老の家へ御立寄といへば元より珍
味を設て御興をそふ事なるか、の小十郎は御立寄のとき赤豆飯を
奉りてさして御馳走なかりし候御歸館の後御禮と御機嫌伺は罷出
て御側の伊達藤五郎へ面會しそのとき今日の御馳走ふりを御前よ
て御はあしはなきやと伺ひければゆよその事なり小十郎今日のも
てあしは在郷風なりとて御不機嫌にましくぬと答へたれば小十郎
危坐して申けるは御先祖政宗公仙道人取橋にて上杉と御合戦のと
きわか先祖一人御供仕り手いたき御働よて候き其時殊の外御空腹
よて御難儀にいませは小十郎かたへの百姓屋へ行所望して赤豆飯
を奉りぬ君臣どもに如此御艱苦をへてかゝる大國を御たもち被遊
し事なりされハ君侯の御馳走にハ赤豆飯程のものはあるまじきと
心得て奉りぬと言葉正しく申ければ藤五郎御前へ出てまつ直よし

かくと申上げれば君侯ゆにもくわれ心得違なりむかしを忘
し事面目なきとて速に小十郎に逢玉ひ過ちを謝し給ひければわか
素心御心よかなひしとて小十郎いとくよろこひ萬歳をとなへて
退出せしと終

法林寺書牘

上畧大山崎の廣前伏拜し一里計り行てつらくおもふよう彼金龍
櫻のもと所をし問はやと道への家へ立寄此何たりに金龍寺てふ寺
やあるさらばおのれよ教て得させよといひたりければ家の主云よ
ふきんりふ寺てふ寺この四五里のほどにありしきん龍とはいかに書
候そとおのれ金龍寺の文字ありといへばあるし其はきんりう寺に
て何らすこん龍寺にて候此海道より右のかたへ十八丁入てあま村
と云あり金龍寺もあま村の内ありとて委しく教へければおのれ右
の道ゆく程なく山路へかゝりぬもとに大道あり丹波海道なり此廣
き道横切山中へまけ入いとさひしき道にてかさまらに山櫻あまた

ありて惣門にいたる攝相大畧と書たる碑あり寺院清静にして天台
律寺あり観音堂の前櫻數株あり庫裡へ立寄我ハ諸國一見の僧にて
候久々桑名の照源精舎に錫をとめて候こたひ思ひ立此津の國一
見せばやと存候抑かの照源精舎よ今ある所の櫻をきん龍櫻と名付
ていにしへ桑名のあるし櫻を此寺より移し植てみよあふめてられ
候しか今にいたりもよとせあまりあか八十ちのとしを経てあむ色
よき花の白にて春ことに咲出て花の名も金龍櫻と申候あり然るに
此寺の櫻の名はいかにとあへいかなる故よしにか候こふらくハ詳
ばらよきこへさせ候へ其時あるしのひちり香の衣に香のけさかけ
六字寶號とあへつゝすゝつまくり立出如意をあけて曰旅僧問花花
知汝哉汝知花哉我答曰歳々年々人不同時よ主僧實よ忠のりかむか
しなからの山櫻哉と云しもうべある哉と云て合掌し十念しければ
我亦合掌十念せり主僧云此寺の櫻古くよりありてむかし
東照宮世にいませし時櫻を奉りしより當寺へ三拾石の寺領を給ふ

今に退轉なし其櫻ハ不賢像櫻なり今此寺の庭より一株あり伊勢櫻二三本あり餘ハ山櫻なりきんりう櫻といふはしらすはたこハ嶋上郡よして安満村の内なり古曾部村といふハ是より七八丁下の村なり攝州の内ハ古曾部郡といふハなし一村の名なりまた當寺に古記もあらざれば古へ桑名侯へ櫻の木まいらせし事も曾て不知今始て聞りと下署

神無月五日

通阿

志からみ終

